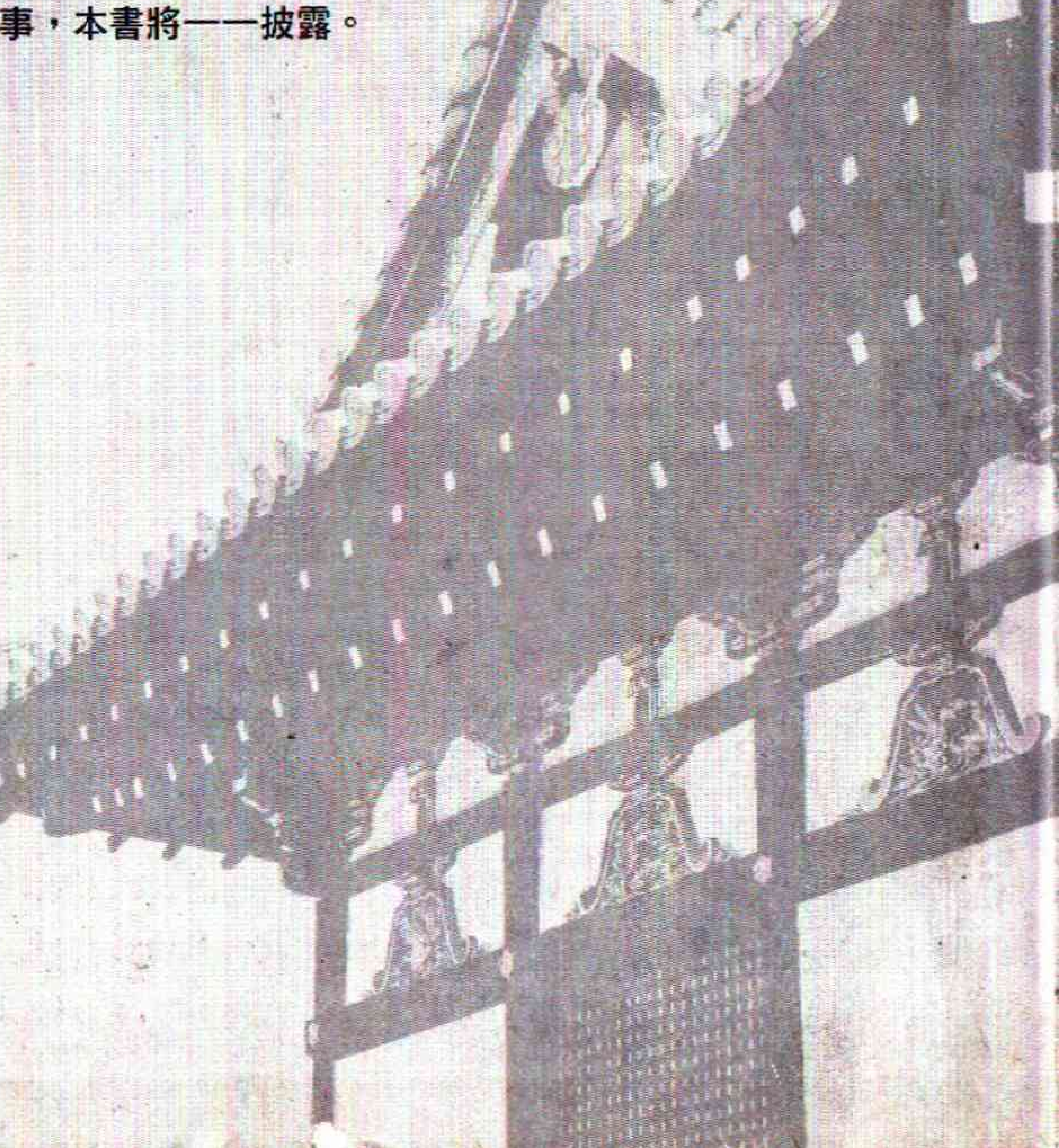
名人館

06

從曾國藩看處世智慧

名臣曾國藩是性格極為複雜的人物，他轟轟烈烈的戰績，讓史官將自己的業績記在青史上，在他生命的圓圈裡，轉出了什麼樣的驚人之舉，在他風起雲湧的人生當中，有著什麼樣的傳奇故事，本書將一一披露。

逍遙師父・夏天◆編著



名人館
06

從曾國藩看處世智慧

名臣曾國藩是性格極為複雜的人物，他轟轟烈烈的戰績，讓史官將自己的業績記在青史上，在他生命的圓圈裡，轉出了什麼樣的驚人之舉，在他風起雲湧的人生當中，有著什麼樣的傳奇故事，本書將一一披露。

逍遙師父・夏天◈編著

前言

在中國近代史上，曾國藩一直是個頗受爭議的人物。在封建社會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他驚鴻一瞥似地出現，以滿腹才華和過人膽識成功地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滿清朝廷既喜且憂，喜的是視爲附骨之蛆的江山隱患已除，憂的是曾國藩的身分——一個漢人手握重兵。但意想不到的是，這位權重一時，門生故吏滿天下，而又以心狠手辣聞名的名臣，卻在平定重患後自裁湘軍，對朝廷言聽計從，寧願備受猜忌也絕無二心。這就是權高位顯的晚清一代名臣曾國藩，既被譽爲中興名臣，又被譏爲漢人之賊，民間因其殺人如麻而直呼「曾剃頭」，當代則認爲他是鎮壓農民起義軍的劊子手。

雖然後人看問題的角度不同，立場各異，可謂見仁見智。但，毫無疑問，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極有研究價值的人物。蔣介石曾慨歎曾國藩識人之準，用人之得當，律己之嚴，治軍之有方，是他的老師；包括曾國藩的門生故吏，如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晚清重臣，都對曾國藩評價極高，視他爲郭子儀一類的人物。

相較於歷史上的權臣，如曹操、董卓，曾國藩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他不能親自帶兵打仗，但他「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領軍才能卻

是有口皆碑的。論識人用人的能力，曾國藩也極爲高明，經他賞識和提拔的門生故吏如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胡林翼、彭玉麟、楊載福、曾國荃、容閎等，都是中國近代史上權傾一時的人物。要說智謀，曾國藩更被後人視爲集「官場厚黑學」之大成，他學識淵博，滿腹經綸，卻又城府極深，考慮問題之老練與全面，解決問題手段之狠、準，少有人能出其右。

某些方面，曾國藩讓人聯想到三國時代的梟雄曹操。但是，曾國藩的命運卻與曹操截然不同。曹操從挾天子以令諸侯到廢帝自立爲王，這個過程打一開始就是曹操所算計、追求的，「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不過是這種追求過程中的一個注腳而已。而曾國藩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儒家信徒，他把「治國平天下」、「達則兼濟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信念，當作自己一生的追求所在。在他看來，自己是皇帝一手栽培，常對皇恩浩蕩感到惶恐與感激，恨不能粉身碎骨以報答萬一，又怎會有圖謀天下的非分之想呢？

中國歷史上不乏建功立業的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響後世的人，前者如諸葛亮、范仲淹，後者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辦事兼傳教之人」，歷史上只有兩位，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國藩，這也是曾國藩與曹操之輩的區別。

前言

曾國藩是影響清末歷史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創造湘軍，以捍衛孔孟名教爲號召，弭平洪楊。其處世智慧，爲後代諸多名人氏所推崇。

其實，撇開歷史的種種成見，曾國藩其實是一個懷有人性溫暖光輝的人物，他性格複雜但爲人謹慎，深謀遠慮，行事雷厲風行，講究策略，往往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爲官清廉，從不居功自傲，在官場上享有極高威望。更難得的是，他在晚年還能看出西洋文明是救治大清的眞正良藥，力倡「洋務運動」，改建水師，選址設廠，引進人才，並派人留洋，學習西方先進文明，這與滿蒙貴族遺老遺少的迂腐見識天差地別。

當然，曾國藩也有其局限，身爲清廷重要官員，他仇視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不惜以身家性命爲維護晚清江山效力，這點留待歷史的評斷。

縱觀曾國藩的一生，我們發現曾國藩是一個充滿悲劇色彩的英雄。他傾全力維持大清江山，而整個國勢自上而下卻已病入膏肓，奄奄待斃。雖然他的出現曾爲晚清帶來一線生機，但西方強列的入侵卻是他始料所不及的。曾國藩身在局中，不知道當時與西方的戰爭不同於滿清歷史上大大小小的對外戰爭，它不僅是武力的入侵，更是先進與落後兩種文明的交鋒，羸弱的國勢注定了陳腐文明的失敗結局，這是任誰也無法

改變的歷史潮流。當西人的戰艦優游於大清內陸；當咸豐、光緒不得不隨時準備倉皇離京，以割地賠款換取「龍體安康」時，曾國藩百思不得其解——環顧海內，爲什麼曾經強大穩固的大清王朝一夜醒來就變得如此不濟？他曾經「以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掃除內亂，滿心以爲平叛之日，便是滿清崛起之時。等到他似有所悟，歷史已揭開新的一頁，卻已無法親眼目睹了。此書希望盡量將歷史還原，我們將告訴你一個眞實的曾國藩。在歷史巨變的前夕，一個飽讀詩書的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如何面對困難的選擇，在那個時代背景中，不只一個曾國藩，太多人都面臨同樣的悲劇性命運。曾國藩的功過自有後人評斷，逝者已矣，關鍵是今人如何從前人的思想中吸取教訓，讓歷史不再重演。

contents

第一章　識時務之三昧
深謀遠慮，杯酒釋多、鮑之嫌　10
爲避上君之疑，曾國荃回籍養病　20
一個「緩」字應對裁軍之亂　33
如履薄冰辦天津教案　40
苦心積慮審「馬案」　49
點評　66

第二章　亂世用重典
「曾剃頭」　70
以通匪之名殺了一個秀才　78
殺金松齡以儆效尤　88
血洗田家鎮　97
南京大屠殺　110
點評　119

第三章　修身知其所忌
師從鏡海先生　124

與醜道人論道 131
拜訪船山後裔，得程朱理學要義 145
古寺聆聽老僧天音 156
點評 167

第四章 家和萬事興

留書子嗣，勤儉持家 170
曾國藩深情賦詩寄春燕 177
爲顧大局，曾國華不得已隱姓埋名 192
出兵前夕，爲家人定下功課表 206
點評 213

第五章 高處不勝寒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216
不致信肅順，以免遺下話柄 221
與門生李鴻章縱論天下人物 228
點評 248

contents

第一章 識時務之三昧

深謀遠慮，杯酒釋多、鮑之嫌

曾國藩不但善於用人，而且善於在用人的時候還考慮其他各方面的關聯性，尤其在任用滿蒙官員時，更是小心謹慎。有時爲了達到關係協調的目的，甚至不惜犧牲手下親信的利益，以換取行事方便。例如，在派遣手下猛將鮑超和滿族官員多隆阿協調作戰時，他略施小計，平息了一場可能留下後患的事端。

多隆阿，字禮堂，呼爾拉特氏，蒙古正白旗人。咸豐元年，多隆阿任盛京工部筆帖式，在京察未過堂之前，深夜至工部侍郎培成家，懇求伏評。培成爲人正派，當面斥責了他的行爲，並將他前次京察時所得的「卓異一等」考評予以消除。

這件事讓多隆阿很狼狽，但他並沒有死心，又在工部堂上當眾請求培成，培成大怒，將此事上奏朝廷，不久，多隆阿遭革職處分。

多隆阿後來投靠了科爾沁札克多郡王僧格林沁行營，在與林鳳祥、李開芳率領的太平天國北征軍的戰鬥中，打了幾次勝仗，深得僧格林沁的賞識和重用。

僧格林沁打敗太平天國北征軍後，自以爲天下無敵，不但視數十萬太平天國大軍若無物，連朝廷設立的江南大營、江北大營也不放在眼裏。

江寧將軍都興阿原先也是僧格林沁的部下，僧格林沁便把多隆阿派到都興阿那裏，以加強都興阿的力量，日後爭得攻克江寧的首功。在湘勇攻下武昌、漢陽的消息傳來後，僧格林沁心裏很不是滋味，對曾國藩是又嫉又恨。在他看來，這大清江山是滿蒙貴族的，如今卻要靠一個漢人來把守，這不是不給他面子嗎？但是，他不得不承認，曾國藩已今非昔比，再也不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他手下謀士如雲，眾多將帥，羽翼漸豐，更重要的一點是，曾國藩深得當今聖上的倚重，要想在明處削弱曾國藩的實力殊非易事。

於是僧格林沁密奏咸豐皇帝，謹防這支由漢人掌握的人馬，並建議速派多隆阿率部趕赴武昌，名爲加強東進兵力，實際上充當朝廷的眼線。僧格林沁的密奏深合咸豐的心意。一道密諭下來，多隆阿立即以副都統的身分統帶三千精兵，星夜出發，從六合進入安徽，再由英山進入湖北境，然後從黃州溯江趕到武昌。

曾國藩儘管對多隆阿從江寧趕來的意圖再清楚不過，但他卻不能得罪這位天子表兄手下的紅人，對他優待有加，表面上笑臉相迎，暗地避而遠之。

自曾國藩再度出山以來，湘軍與太平軍幾經交戰，雖然損失慘重，但曾國荃和弟弟曾貞幹統率的吉字營、貞字營卻包圍了太平軍的重鎮安慶。曾國荃採取的仍是過去

圍吉安的老辦法，穩紮穩打，長圍久困。他是出名的遇事不做則已，決定做了就非達目的不可，不惜血本，甚至拚了老命也在所不惜。

那時安徽一省連年戰亂，幾乎成了太平軍與清軍最主要的戰場。太平軍與湘勇在皖中、皖南的拉鋸戰，拚得你死我活，不相上下；皖北捻軍和苗沛霖團練、勝保、袁甲三的綠營之間也鬥得難分難解。從咸豐二年開始，七、八年來，戰火不止，硝煙遍地，此地還有接連不斷的旱災、蝗災，集天災人禍於一時。東南八省，以安徽百姓受苦最爲深重。史書上記載的易子而食、折骨爲炊的事，也在這裏出現：人肉公開出賣，一斤標價從八十文到一百二十文不等，可以想像連年戰亂帶給當地人民的痛苦，生活是多麼的悲慘。

在這樣的情況下，曾國荃將軍將一千石積壓已久、發霉變質的舊米糧拿出來，招募民伕，替他挖掘壕溝。告示一貼出去，安慶府六縣饑民蜂擁而至，他用這批廉價的勞動力，繞安慶城挖掘了兩道寬五丈、深兩丈的大壕溝。

湘勇和太平軍就這樣對峙著，時打時停，城攻不下，圍師不撤。陳玉成幾次親自帶兵救援，都沒能夠突破曾國荃的兩道壕溝。每次打了幾仗以後，又因別處戰事緊急，陳玉成不得不調兵他往。

安慶戰場的局勢引起了天王洪秀全極大的關注，他命陳玉成和李秀成調兵遣將，從長江南北兩面分別向西挺進，向武昌發起進攻，以解除安慶之危。北面陳玉成帶著林紹璋、周國虞、康祿，點起二萬人馬，號稱七萬，由和州過廬州，欲經桐城走太湖而進湖北。爲壯聲勢，陳玉成又約定捻軍首領龔德樹率三萬捻軍南下。

在曾國荃看來，陳玉成此舉顯然是衝著安慶而來。他將自己的看法迅速報告大哥曾國藩。幾經斟酌，曾國藩決定調多隆阿、鮑超率領部隊在桐城縣挂車河、孔城一帶截擊陳玉成的部隊。

多隆阿這幾年一直在鄂皖交界之地轉戰，時有勝仗，曾國藩礙於他與僧格林沁的關係，素來對他優厚相待，復出之後，更是有意籠絡，多隆阿凡有戰績，曾國藩便搶先奏報朝廷。去年，多隆阿已授福州副都統，他也知道曾國藩對自己的提攜之情，二人相處也頗爲融洽。爲了使多隆阿更賣力，這次多、鮑協同打援，曾國藩又命多爲主將，鮑爲副佐。

鮑超打仗勇猛，性格率直，見曾國藩授多隆阿爲主將，自己反居其下，於是直接跑來找曾國藩訴苦。曾國藩早知鮑超會有此舉，不但不生氣，反倒笑臉接待他。

鮑超氣呼呼地說：「大人，多隆阿的能耐，你老比我更清楚，他哪裏是打仗的材

料。我在他之下，日後我的功勞都變成他的，這種虧本買賣我鮑某人可不做。」「其實他哪裏能和你相提並論。」曾國藩笑道，「這點我心裏自然有數，你放心去。鮑提督的戰功，多副都統是奪不去的。」

曾國藩如此看重自己，鮑超很是高興，「好吧，我聽大人的。」

鮑超帶著八千人渡江北上，按期駐紮在孔城至羅昌市一線上。按湘勇打仗的一貫作風，紮起二十座營房。營房外挖深溝一道，溝裏插滿竹籤、荊棘，溝外放哨，溝內架炮。營房內外，防守得嚴嚴實實。

十來天過去後，多隆阿帶著一萬綠營來到挂車河紮營。陳玉成聯合龔德樹的捻軍，號稱十五萬，也跟著由北而來，在湘勇駐地十餘里外紮下營來。

鮑超率軍待敵已有十餘日，早已不甚耐煩，見龔德樹大軍已到，於是疾馳多隆阿營盤，對多隆阿說：「賊兵剛至，腳跟不穩，我軍今夜前去劫營，可挫賊兵的銳氣。」多隆阿向來打老爺仗，不想太勞累，心不在焉地說：「賊勢浩大，過幾天看清情況再說。」

鮑超見多隆阿反應冷淡，心想你不去，老子今夜就劫營給你看看。

鮑超回到孔城，傳令秣馬厲兵，半夜待命。後半夜，鮑超帶著兩千精壯勇丁，馱

了十餘門火炮摸黑闖入了敵軍營壘之中。

十餘門火炮一起開炮，震耳欲聾的聲音驚醒了營壘中的官兵。趁捻軍亂作一團的當下，鮑超騎在馬上，掄一口大刀，帶頭衝了進去。兩千勇丁人人捨命向前，喊殺聲驚天動地。捻軍首領龔德樹看見到處飄揚著繡有「霆」字的軍旗，心知自己碰上了湘勇中最強的部隊，暗暗叫苦。加上不曉得鮑超有多少人馬，這次南下原本不是他的計劃，捻軍打仗，一向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眼見吃了大虧，再也無心戀戰，乾脆帶著全部人馬北撤回老家去了。鮑超擄掠了不少馬匹甲杖，吹起勝號，收兵回營。

鮑超的勝利，不但沒有得到主將多隆阿的獎勵，反而使他惱羞成怒。恰好陳玉成趁霆字營得勝的空隙，發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攻，鮑超沒有料到這一著，打了敗仗，後退二十多里。多隆阿抓住這個機會，揚言要向朝廷奏上一摺，嚴劾鮑超軍紀敗壞，不聽號令，請朝廷將鮑超革職嚴辦。鮑超氣惱已極，一匹快馬跑到東流，向主帥曾國藩訴說委屈。

曾國藩深知打援主要依靠的是鮑超的霆字營，不能撤鮑超。但多隆阿在安慶附近打仗多年，熟悉地形，而且由於他身分特殊，是曾國藩向朝廷表明態度的一著暗棋，因此也不能撤換多隆阿。鮑超勇猛，但頭腦簡單，多隆阿打仗不行，但計謀尚可，二

人要是能齊心協力，取長補短，將會是陳玉成軍的一大威脅。

曾國藩一番苦思，計上心來。他一邊溫言安慰鮑超，留他住下，一面派人去挂車河將多隆阿請來。

多隆阿和隨從額爾眞很快就來到了東流，一番寒暄之後，多隆阿問：「不知大人將多某從挂車河召來有何事？」

曾國藩神色嚴肅地說：「倘若沒有大事，將軍軍務繁忙，鄙人怎能相擾。」說罷，吩咐荊七：「把那封匿名信件取來給多將軍看。」

多隆阿會說漢話，但卻不識文字，額爾眞卻懂漢文，平日公牘書函皆由額爾眞誦讀。信件取來，額爾眞讀畢，臉上很不自在。多隆阿奇怪地問：「信上寫些什麼，說來給本都統聽聽。」

額爾眞頗爲躊躇，「大人，這封信上說駐守在桐城縣南的軍隊軍紀差，騷擾百姓，將百姓的雞搜括一空。」

「放屁！」多隆阿罵道，「這都是鮑超幹的，怎麼算到老子頭上來了。」

「多將軍莫惱，這裏還有一封。」

額爾眞讀完第二封之後，面有喜色，對多隆阿說：「這封信誇將軍智勇非凡，半

夜劫營，幾聲炮響，便轟走五萬捻軍，實不亞於當年張翼德在長坂坡前一聲怒吼，江水爲之倒流的氣概。」

多隆阿平日以張飛自比，現在見別人眞把他比作張飛，喜不自禁。只是這劫營之事是鮑超幹的，與自己無關，話到嘴邊又吞了下去，承認不是，不承認也不是，臉上頗不自然。

「多將軍，這裏還有幾封信，我就不一一看了，其實大致也差不多，有誇將軍的，也有說將軍不甚檢點的。這些信都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沒有提到鮑超任何一個字，你知道這是爲什麼嗎？」

多隆阿不懂曾國藩話中的意思，說：「請大人指教。」

「多將軍，從挂車河到羅昌市近兩萬名官勇所做的一切，都要算到你的頭上。爲什麼世人會這樣認爲呢？因爲你是朝廷兵勇的主帥，那裏所有兵勇的是非功過都與你有關。我知道半夜劫營乃鮑超所爲，鮑超好吃雞，搶雞必定是他幹的勾當。但如果我向朝廷稟報，就會像這幾封寫給我的信一樣，功過都算在你多禮堂的頭上。現在長毛傾數萬人馬前來援救安慶，挂車河一帶的戰場，是天下第一大戰場，皇上憂心，四海矚目，東南半壁的江山，繫於將軍一人。多將軍只能與部屬精誠團結，萬眾一心打敗長

毛，方不負皇上所託，世人所望。倘若此時與部下不和，貽誤戰機，讓長毛佔了便宜，多將軍，你想過沒有，到那時你要如何向皇上交代。」

曾國藩的一席話說得多隆阿神色肅然，心悅誠服地說：「大人指教得是。」

曾國藩見多隆阿肯聽，繼續說道：「世人已將多、鮑並稱，其實我心中有數，鮑如何能與多比？這幾年鮑超能得名，實靠將軍蔭庇。鮑超一介武夫，只知硬打瞎拚，不懂算計，又不講軍紀，豈能與將軍相比。將軍出身世家，深通韜略，馭下有方，愛民如子，相較於古代名將也毫不遜色。鄙人之所以將鮑超從皖南調來，正是讓他有機會跟著將軍學習帶兵之法。日前我已向鮑超挑明此種用心，鮑超願聽將軍調配，並無二心。況且鮑超勇猛，世間少有，只要將軍調配得宜，應當可以發揮大作用。將軍爲打援主帥，鮑超之功即將軍之功，同樣地，鮑超之失也是將軍之失，願將軍慎思。」

多隆阿聽了這番話後，心裏明白過來，不好意思地說：「以前多某氣量狹窄，造成誤會，回去後就向鮑春霆認錯。」

曾國藩笑道：「鮑超早被我召來訓話了，今天就在我這裏杯酒釋前嫌吧，荊七，去把鮑提督請來。」

一會兒鮑超上來，見多隆阿在座，高叫起來：「多禮堂，你爲何要上奏皇上彈劾

我？」

曾國藩喝住，「鮑提督，快不要誤會，多副都統是專來接你回去的。」

多隆阿忙站起來，順著曾國藩的話頭說：「春霆兄，切莫聽信謠言，昨日尋你商討軍事，得知你已到東流，我便趕到東流來接你了。春霆兄，我們一起回挂車河吧。」

曾國藩見兩人之間已無大礙，笑著說：「二位莫急，在我這裏吃了飯再走，你給鮑提督的那罈佳釀也讓我嘗嘗。」

多隆阿楞了一下，隨即明白過來，面帶笑意，「是啊，是啊。」

鮑超見多隆阿當著曾國藩的面爲自己闢謠，又特地趕來接他，還送來一罈好酒，怒氣早就消了一大半，也咧嘴笑了起來。

為避上君之疑，曾國荃回籍養病

曾國藩和曾國荃兄弟兩人封官晉爵的第二天，便傳出了曾國荃生病拒絕會客的消息。聞聽此訊，曾國藩大吃一驚，急忙走進弟弟的臥室，果然看見他躺在床上，神色委頓，面有沮喪之色。原來，曾國荃聽到上諭指名道姓地斥責他，心頭非常惱火，夜裏翻來覆去睡不著，到了後半夜，渾身上下竟然起了紅色小斑點，左肩下還長了一個銅錢大的肉包。

曾國藩見果眞是病疾，心中略寬，安慰道：「老九，這是濕毒，不要緊的。這幾個月來辛勞過度，日夜守在戰場，毒氣攻心，發出來最好。」

「大哥。」曾國荃抓住哥哥的手，他的手燙得厲害，「帶兵殺賊，攻城略地，死尚且不怕，還怕區區癬疥嗎？我是心裏難受呀。」

「老九，你心裏想什麼就說出來吧，讓大哥聽聽。」曾國藩慈愛地凝視著弟弟，其實他已經知道了七八分。昨夜曾國藩也一夜沒有睡好，對一天裏面同時接到兩道上諭想了很多。這些年來，他謹記醜道人的高論，在孔孟程朱之學的基礎上應用老莊之道，以不求名利來修養恬淡之心，以柔退謙讓來調和人際以及官場的關係，對於自己

封侯，弟弟封伯，他已滿足，不敢有更高的奢望，倒是諸如「功高震主」、「大功不賞」、「兔死狗烹」一類的古訓，時常縈繞在腦海中。

這些天來，他在處理公務之餘，翻看《史記．淮陰侯列傳》、《唐書．李德裕傳》、《明史．藍玉傳》，歷史上那些慘痛的教訓讓他心驚肉跳，他告誡自己，此時更應該百倍謹慎小心，不能被小人抓住任何一點把柄，可惜九弟和他的部屬們沒有把自己平日的規勸記在心裏，打下金陵之後，不但縱火焚燒了天王宮，而且將宮中的金銀財寶擄掠一空，日後免不了要遭彈劾，難以向朝廷交代。但沒有想到，朝廷的指責竟來得這麼快，措辭如此嚴厲，這道上諭的背後有著怎樣的災禍？這樣一想，曾國藩不禁出了一陣冷汗。

曾國藩看著正在氣頭上的曾國荃，沈吟著該如何對他講清眼前的形勢，以免他心高氣傲的性格惹來殺身之禍。

「大哥，我曾聽說文宗親口許諾，最先攻下金陵城的封王，皇太后、皇上應該遵循前朝皇上的諾言。」

曾國藩心中一驚，這個不識時務的老九，居然還有如此非分之想。曾國荃見大哥臉色一下子沈了下來，知道自己說話過於放肆，忙說：「大哥創建湘軍，運籌帷幄，

雖未帶兵親臨金陵，論功勞還是大哥第一。說封王，是說我和大哥都封王。」

曾國荃這句補充，使曾國藩心中爲弟弟的狂妄無知越加擔心，他強壓住心頭的不悅，以慈愛的口吻說：「老九，這種話是不能相信的，況且我們也只是聽別人說的，即使是眞的，那也可能是文宗一時興起，你又怎能爲此難受呢？」

「如大哥所說，不封王，難道不能封公爵嗎？就是不封公，我也應該封侯呀！大哥封侯理所當然，我不是要和大哥搶這個侯爵。皇太后爲何這樣小氣，捨不得封兩個侯呢？攻打金陵是何等辛苦，不是我曾國荃自誇，換了別人，不一定能拿下金陵城。」曾國荃既感委屈又很自負。

「老九，」曾國藩嚴肅地說，「記得我曾經對你們說過，古往今來，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命。攻克金陵這樣一樁震鑠古今的大事業，豈能全由人力。你縱然本事再大，也要讓一半與天才是。」

「官文坐在武昌安享尊榮，封伯爵，李鴻章只收復蘇、常，也封伯爵，這個伯爵也太不値錢了嘛。」曾國荃憤憤不平地發泄道。

「官中堂統轄兩湖，爲湘軍籌餉補員，功勞不小；李少荃在蘇南迭克名城，保全上海，使金陵賊匪進無援兵，退無後路，兩人封伯爵也無可厚非。」曾國藩和弟弟都有

同樣的感覺，只是這時他不便附和，只得從旁勸慰，否則無疑火上澆油。

「大哥，就算你說得有理，」曾國荃從床上坐起來，眼睛裏射出越燃越烈的怒火，「金陵只逃出一千多號長毛，就要嚴加懲辦。杭州城破時，聽王陳炳文帶著十多萬長毛全數衝出，左宗棠爲何不受指責？上諭說浙江方面上奏，顯然是左宗棠在進讒言。這左三矮子眞不是個好東西。」曾國荃氣得大罵起來。

說洪福瑱積薪自焚，是曾國藩根據曾國荃信上的話上奏朝廷的，左宗棠借幼主出逃大做文章，明裏是攻擊曾國荃，暗裏卻是針對曾國藩。這件事使曾國藩大爲惱火，他對這個相交三十年的老朋友，在這樣的大事面前不留情面甚是不解。是因爲官居總督，眼裏沒有他這個曾國藩呢？還是嫉妒他的兄弟成了攻克金陵的首功人員？或是朝中有人授意左上奏這樣的摺子？不管怎樣，左宗棠在這種時候上如此絕情絕義的摺子，兩人幾十年的交情就算到此爲止了。曾國藩微微點頭說：「老九，你不必爲這事煩惱，左宗棠的爲人你也知道，過幾天大哥再給皇上上個摺子爲你說話。」

聽了大哥一番勸解之後，曾國荃的心裏才比較好過點，「大哥，還有一件事，皇上要檻送李秀成、洪仁達進京，可是這兩犯早已成鬼了，這事如何辦？」

「這事由我去向皇帝說清楚，你不用擔心了。」曾國藩想，人已經殺了，而且殺得

又是朝廷的欽犯，找個藉口搪塞過去，皇帝也不會眞的放在心上。他眞正擔心的還是湘軍不肯交出攻克金陵之後擄掠的金銀財寶，他雖然身居湘軍的最高統帥，但對這件事卻絲毫沒有辦法。

見大哥久久沒有說話，曾國荃也知道大哥心裏在想什麼，「李秀成的事好說，問題是銀子，皇上要追查金陵城裏的銀子。大哥，我說實話吧，金陵城裏的金銀珠寶，還有年輕女子，都成了湘軍將官的財產，正一船接一船地往湖南運呢。我也有幾十萬。倘若按皇上的諭旨，再從他們的腰包裏將銀子掏出來，那金陵城裏鐵定會鬧翻天，我也壓不住。」

曾國藩面無表情地聽著，這些事他早已料到：這些首功將官自恃功大，要價很高，朝廷的封賞不能滿足他們全部的欲望，又只是空銜而無實惠，現在要把他們花了兩三年時間來圍攻、自以爲是用性命換來的財產再掏出來，就好像要把他們的心肝挖出來一樣。眞的鬧起事來，後果不堪設想。於是他說：「老九，你要說服他們顧全大局，不管多少都要拿出一些來，一則好向朝廷交代，二來好堵天下人的口。」

「殺人放火，我可以指揮他們幹，要他們拿出自己的性命錢，我做不到。況且我的銀子也已經運回湖南老家了。」

兄弟兩人商談之時，煥字營營官朱洪章醉醺醺地闖了進來，大叫道：「九帥，你一碗水沒有端平，」這聲吼叫打斷了曾國藩和曾國荃的交談，兩人朝後一看，見朱洪章兩眼通紅，跌跌撞撞地衝了進來，後面跟著幾個親兵。

「煥文，」曾國藩拉長著臉，十分不快地對朱洪章說，「你看你醉成什麼樣子。」

「中堂大人，」朱洪章這才發現曾國藩也在場，頓時清醒了些，「第一個衝進金陵城的不是李臣典，是我朱某人。」

「這是怎麼回事？」據說康福死後，李臣典是第一個衝進金陵城的，爲何又變成了朱洪章。

「中堂大人，」朱洪章用手抹去嘴邊的白沫，兩腿也站直了些，態度恭謹地說：「六月十六日上午，龍脖子地道第二次挖成，點火前，九帥集合各營營官，議決誰爲攻城先鋒，大家都不敢領命，是我出隊領下了先鋒之命，並立下了軍令狀，這事九帥應該還記得。後來我率煥字營一千五百名兄弟從城牆缺口衝入，第一個進了金陵，九帥還誇我有能耐。」

「照這樣說，應當是煥文第一個進城了。」曾國藩問弟弟。曾國荃正待回答，朱洪章卻搶先說道：「中堂大人，事情是這樣的，龍脖子地道是信字營挖的，李臣典雖未

第一個進城，但卻是第一個打到天王宮，說李臣典是第一號功臣，我並沒有意見，但現在蕭孚泗倒排在我的前面，搶得了男爵，這能使我服氣嗎？他娘的，攻城時他向後退，領賞時他向前衝，他倒聰明，老子是蠢崽。」

朱洪章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接著說：「九帥，你這樣壓我，是因爲我朱洪章是貴州人，不是湘鄉人嗎？」

「放狗屁，誰壓你了，老子是把你排在蕭孚泗前面的。」曾國荃火了，對朱洪章大吼道。

「那又是誰把我的名字排到後頭去的呢？是誰害得我得不到爵位。」朱洪章大叫起來，氣焰更甚了。

「明白告訴你吧，那是中堂大人手下起草摺子的彭壽頤改動的，有膽子，你去把他殺了。」曾國荃說著，順手將桌上的一把腰刀甩到朱洪章的腳邊。腰刀撞在磚地上，發出刺耳的聲音。「你去殺呀，不敢去就別在這裏煩老子，滾！」

朱洪章被弄得不知所措，呆在原地，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曾國荃的暴怒壓倒了朱洪章的氣焰，他耷拉著腦袋，嘴裏嘟嘟囔囔地出了門。

「大哥，你都看見了，在湘軍裏像朱洪章這樣的人多如牛毛，要不是剛才這一手，

他幾乎要坐到我和大哥的頭上拉屎拉尿了。只有一個朱洪章還好對付，若是朝廷眞的要追查金銀，那就會有成千上萬個朱洪章跳出來，你看怎麼辦？」

曾國藩在一旁將這一切都看在眼裏，不由得在心裏長歎一聲：自己一手創立的湘軍是徹底腐敗了。

曾國藩從曾國荃的府邸裏回到家裏，走進書房中，對跟隨進來的老僕荊七說：「讓他們不要來打擾我，我累了。」荊七恭敬地退出去，輕輕地帶上房門。曾國藩的心裏很亂，因爲老九後來的一番話，徹底打亂了他內心的平靜。

打發了朱洪章之後，兄弟兩人相對無語，曾國藩正待辭別弟弟，曾國荃卻神秘兮兮地說道：「大哥，依我看，新的大亂就要來臨了，我們得先下手爲強。」

曾國藩見老九神色異樣，問道：「怎樣？」

「我們學他，」曾國荃在手心裏畫了一個字。曾國藩順著他的手勢看著看著，不覺緊張得倒吸一口涼氣。原來，曾國荃在掌心裏寫的是一個「趙」字，老九是要他效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

「沅甫，你瘋了！」曾國藩冷冷地看著因激動而滿臉通紅的弟弟。

「大哥，」曾國荃壓低聲音說：「你仔細想想，潤芝、雪琴以及左宗棠都曾經旁敲

側擊地試探過你，大哥那時不同意是因爲時機不成熟，現在萬事俱備，就差你一句話了。吉字營攻下長毛盤據十幾年的老巢，軍威天下無敵，所有八旗、綠營都不是我們的對手。現下朝廷要追查金銀的下落，吉字營上下怨聲載道，正是我們利用的好時機。吉字營五萬，雪琴、厚庵水師兩萬，鮑春霆的兩萬，張運蘭、蕭啓江的三萬，這十二萬人是大哥的心腹力量，再加上李少荃的淮軍，只要大哥登高一呼，大家都會回應，到時候天下就是我們曾氏家族的了。」

曾國荃越說越得意，曾國藩的臉色卻沈了下來。「大哥，不要再猶豫了。後人都說吳三桂不安分造反，其實他們哪裏知道，那是朝廷逼出來的。現在朝廷也在逼我們了，長毛逃了一千多人，與打下金陵這件功勞比又算得了什麼？如此聲色俱厲地訓斥，居心何在？口口聲聲追查長毛金銀的下落，無非就是說被我們私呑了，好爲將來抄家找藉口。大哥，這十二萬軍馬在你手上，朝廷是不會善罷干休的呀。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想不到今天輪到我們兄弟了。」曾國荃長歎了一口氣，狠狠地對曾國藩說：「大哥，我們何必要爲清廷賣命呢，百戰沙場，九死一生，難道就是要做別人菜板上的魚肉嗎？我聽人說，家裏起新屋上大梁時，木匠們都唱兩江總督太小哩，要到北京做皇帝；又說當年太公夢的不是一條蟒蛇，而是一條龍，因怕官府追

查，才謊報說是一條蛇。大哥，滿人氣數已盡，你才是眞龍天子呀！」

曾國藩坐在對面，聽著弟弟這一番心裏話，突然感到毛骨悚然，渾身發冷。要是這些話被洩漏出去，就是滿門抄斬的大罪呀。「老九，你別說了，你今天情緒有點失常，好好休息，我叫人來給你看看。」說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曾國藩坐在家裏，弟弟的話還縈繞在腦中，攪得他心煩意亂。他覺得老九的分析大部分是正確的，但要自己學趙匡胤卻萬萬不能接受。何況，現在眞的就如同老九所說的時機成熟了嗎？曾國藩其實比誰都清楚。時機，對於他來說，一輩子都不可能成熟。朝廷對於長毛鬧事、吏治腐敗、民生凋敝，以及洋人欺凌都表現得軟弱無能，但是對於防範漢人，尤其是防範握有重兵的漢人，卻是老謀深算、戒備深嚴的。在訓練湘軍之初，朝廷對他一次次的試探以及降調，到現在還會不經意地浮現出來，刺痛他的心。目前雖然湘軍的兵力在蘇、浙、贛、皖南等處都佔有絕對優勢，但官文、馮子材、都興阿等人環伺四周，尤其是僧格林沁的蒙古鐵騎更是虎視眈眈，一旦湘軍露出反叛的端倪，便會陷入朝廷設計的重重包圍之中。還有左宗棠、沈葆楨兩人，位列督撫，戰功赫赫，對曾國藩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而朝廷竭力籠絡，有意擴大內部裂縫，進而達到分化的目的。倘若現在與朝廷決裂，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的會是湘軍內部

的人，而且是那個目空一切的左宗棠。曾國藩心想：「老九啊老九，你也想得太簡單了，論打仗，不僅你不是左宗棠的對手，眼下海內將才，恐怕也沒有一個人是他的對手。到那時，左宗棠處於有利之勢，集全國之糧餉兵力，消滅曾氏家族的湘軍，比打敗長毛要容易得多。」

曾國藩的臉上露出一絲苦笑，接著想：即使僥倖黃袍加身，這個心高氣傲、倔強狠惡的老九，既然可以把黃袍披在自己的肩上，就可以隨時把它取走。斧聲燭影，千古之謎，老九不就是趙光義嗎？對兄弟知之甚深的曾國藩相信自己的判斷絕對不會錯，讓我背上個亂臣賊子的罪名，他卻輕輕鬆鬆地子孫相傳，穩坐江山，老九的算盤也打得太精了。

是的，我曾國藩不能做董卓、曹操、王莽、趙匡胤那樣無父無君、犯上作亂的叛臣逆子。三十年前，他還是荷葉塘一個卑微的農家子弟，如今貴爲甲侯，聲動四海，名重五嶽，還不是出自天恩，源於皇家嗎？現在借助它給的一切來反對它，良心何在？自己那些忠誠敬上的話，那些告誡子弟的諄諄家教不都成了後世的笑柄？一生抱負，千秋名節，曾國藩不允許自己有絲毫異念邪端。還有，舉國都盼望早熄戰火，如果自己再樹反旗，豈不是又把千千萬萬的老百姓重新推入戰火之中？作爲一個儒家信

徒的良知，曾國藩不願意這樣做。

朝廷防範自己，客觀地看是有道理的，臥榻之側，豈容他人安睡。這十多萬水陸湘軍，數百個軍營皆是將官私募，三千里長江無一船不掛曾字旗，這在本朝是前所未有的事，怎不令皇太后和皇上心神不安。

想到這裏，曾國藩更堅定了自己的信念：造反是不可能的，只有順著朝廷的意思去處理湘軍的後事，至於老九，曾國藩也有辦法。他讓人給曾國荃送去了一封信和《范泰傳》，暗示他要學習王弘、王曇首兩兄弟稱疾引退。

幾天後，曾國藩來到弟弟的臥室，曾國荃一見到他，就拉著他的手說：「大哥，我想過了，只有一個辦法可以終止天下的謗言，就是告老還鄉。」

曾國藩見弟弟如此深明大義，心中感激，但又擔心老九會認爲自己逼他回籍，忙說：「金陵的事務繁忙，少不了你，要稱疾引退也是大哥的事，待大事稍定，我便向朝廷提出開缺回籍。」

「大哥怎能走這條路，眼下我有病在身，佳在這亂糟糟的金陵城裏也覺得心煩，吉字營的裁撤困難很多，看著兄弟們離開，我很難受，況且我的大夫第和貞幹的有恆堂也需要我回去親自督建。」

曾國藩見弟弟說得懇切，心裏歡喜得緊，「好吧，我們兄弟之間好商量，只是老九你不會怪大哥誤了你的前途吧。」

曾國荃見大哥情眞意切，不覺眼中泛出淚光，「大哥，九弟怎會怪你，要不是你，老九還不是一介草民，有現在的福分，我也不敢再妄求什麼了。」

第二天，曾國荃臨行之前，曾國藩送了一幅楹聯給他，上面寫著：「千秋邈世獨留我，百戰歸來再讀書」。看著國荃的船隻在秦淮河上漸行漸遠，曾國藩的思緒紛紛亂亂，渾然忘了自己身在細雨中。

一個「緩」字應對裁軍之亂

克復金陵城之後，曾國藩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賞戴雙眼花翎。曾國荃也因滅太平天國有功，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伯爵。兄弟二人說得上是位極人臣，登上了榮耀的顛峰。不過，這榮耀的後面，卻潛伏著一個危機。尤其是在封賞之後的另一份上諭中，曾國藩聞到了危險的氣味，憑他的直覺，他察覺到朝廷對他與曾家軍的極度不信任。

曾國藩想得沒錯，就在打下江寧城後的幾天之中，遠在京城的慈禧太后收到了十來封奏摺。這些或長或短的奏摺，直接間接地都指明同一個主題：莫忘載舟之水亦能覆舟的古訓，湘軍貪婪，曾國荃桀驁不馴，如果不及早提防，恐生事端。

不過最令慈禧太后驚訝的是，這些摺子竟然大部分都出自漢臣之手。就在慈禧太后尋思應變之計時，曾國荃自請開缺回籍，曾國藩稟告即將大規模裁撤湘軍的消息，讓她稍微安心了一點。她於是順水推舟地批准了曾國荃的請求，耐著性子等待曾國藩裁軍的具體行動，一心希望湘軍這個隱患能消失於無形，一來不會因朝廷的制裁而導致事情惡化，二來也不會給後世留下不容功臣的詬病。

讓她失望的是，曾國藩除了在奏摺中稟明將大規模裁軍之後就沒了下文。駐守鎮江城的提督馮子材，密奏了江寧城內根本沒有裁軍的舉動，相反地索餉鬧事的現象到處都是。不久前，湘軍中的霆字營公開譁變，而曾國藩也沒有給譁變的官軍以處罰。

湘軍的一舉一動都讓這個年輕的太后提心吊膽。這天，她密召七爺奕譞和滿蒙郡王僧格林沁商談，照僧格林沁的意思：湘軍中的高級將領竊取太平天國都城金陵的金銀無數，而且對朝廷大加隱瞞，理應登出曾國藩的爵位，將曾國藩、曾國荃、蕭孚泗以及朱洪章等人押至刑部嚴訊，並立即解散全部湘軍。慈禧卻有她的看法，她還不想殺掉曾國藩，因爲皖南一帶的捻軍和陝甘一帶的回民正鬧得很厲害，她兒子的江山還沒有完全鞏固，很可能還需要依靠曾國藩去平捻、平回。但是，他手裏的這十幾萬湘軍又必須大規模裁撤，才能保證江南不再出事，如果需要曾國藩重上前線，再讓他去湖南招募新軍好了。所謂：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朝廷必須要建立這樣的權威，才可以駕馭遍布在全國的幾十萬團練。如果讓建第一號功勳的曾國藩帶頭這樣做，那麼今後左宗棠的楚軍、李鴻章的淮軍就不能不照做。天下有了這幾十萬打過多年硬仗，立過大功的湘、楚、淮軍存在，好比在紫禁城中安置許多提刀拿劍的強盜，隨時都要預防不測，還能穩坐那張養心殿裏的皇帝寶座嗎？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不露聲色地逼

曾國藩自動裁軍。

不久之後，機會來了，慈禧在翻看安得海送來的一大疊內奏處呈遞的奏摺時，看到了新封男爵福建陸路提督蕭孚泗奏請回籍奔父喪的帖子。她靈機一動，腦子裏有了主意。

獲得男爵殊榮的蕭孚泗接到上諭，同意他回湘鄉原籍奔父喪。臨行前，他吩咐侄兒蕭本道督促木匠做了一百個木箱，將從金陵信王府搶劫而來的價值四五百兩銀子的珠寶全部裝了箱，運走兩船之後，蕭孚泗表面哀戚，心裏卻非常歡喜地上了第三艘船，帶著剩下的五十箱珠寶和三個美貌的江南姑娘以及幾個隨身親兵，告別眾人，起錨揚帆溯江而上。

一路上，蕭孚泗想到自己和太平軍打了幾年仗，如今也算是苦盡甘來，名利雙收，榮歸故里，不禁意氣風發，恨不能馬上回到湘鄉老家。但沒想到，船到九江碼頭停泊時，卻被江西巡撫沈葆楨的隊伍扣留下來。

船上五十箱的金銀珠寶眼看將要敗露，蕭孚泗知道這位林則徐的外甥兼女婿素以不講情面著稱，撞在他的手裏恐怕是難以脫身了，於是假借讓侄兒蕭本道回老家報個信，實際上是叫他回江寧請曾國藩想辦法來搭救。

蕭本道曉行夜宿，心急地走了五天五夜，不料中途在安徽和州境內的浮橋鎮上遇到了麻煩。

船在晚間停泊的時候，他發現隨身攜帶的包袱被江湖竊賊所盜，追出艙外，跟著一個黑影追了半天，兩人交手不到一個時辰，那人就敗在蕭本道手上。蕭本道見此人身手不凡，敬他是條好漢，決定善罷干休，並取出一個二兩重的金元寶遞給他。

那竊賊甚是羞愧，於是將自己潦倒江湖的原因和盤托出。蕭本道沒想到的是，他竟然從這人身上得知一個驚人的祕密。

此人原來是僧格林沁的手下，剛把一封緊急公文送給江西巡撫沈葆楨，現正在趕回覆命的途中。據說沈葆楨在接到這封公文的第二天便親自趕到九江。身爲湘軍的軍官，蕭本道知道僧格林沁一貫仇視湘軍，如此一想，蕭孚泗被扣留一定是那個蒙古親王所指使的。想到這裏，蕭本道不由得又驚又懼。

那人接著說：「僧王這次從濟寧南下到滁州、泗州一帶，不瞞你說，就是爲了曾國藩和他的湘軍。」那人感激蕭本道，又把他當成一般的江湖中人，因此說起話來也沒有什麼禁忌。

蕭本道不動聲色地問：「兄弟倒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事，那曾國藩不是朝廷的大功臣嗎？」

那人說：「我聽到僧王有一次對江寧將軍富明阿說，湘軍可能會造反，叫富明阿將軍帶三千人先南下，駐守揚州，他自己隨後就帶大兵去安徽滁州、泗州一帶，湘軍一旦輕舉妄動，他就充當統領，指揮駐守鎮江的馮子材、駐和州的德興阿、駐揚州的富明阿以及駐武昌的官文，東西南北團團包圍，一舉殲滅。」

兩人聊得很投機，蕭本道見天色已亮，心中著急，於是匆匆告別那人，朝橫江碼頭飛馳而去。

見了曾國藩，蕭本道將自己聽到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呈報。曾國藩雖然覺得事情來得過於突然，但心中早料到會有這一天，他冷靜地聽完了蕭的陳述。蕭本道離開以後，曾國藩陷入了沈思之中。

現在江寧雖已打下，殘餘的太平軍還有二十來萬，安徽、河南的捻子勢力強大，加上西北回民的騷亂多年不止，國家尚未太平，在這種情況下，將立有大功而並無造反事實的湘軍全數打壓，難道不會使其餘各地帶兵的將領有兔死狐悲之感？朝廷目前還不至於做出這樣的蠢事，這是其一。其二，自上次富明阿來過以後，朝廷未再派人到江寧詳細調查太平軍遺留的金銀財寶的下落，似乎有不予追究、網開一面的意思。其三，就在蕭孚泗離開之前不久，曾國荃的座船也從九江駛過，他的船比蕭孚泗大，

裝的東西也比蕭孚泗多，沈葆楨也沒有找藉口查他的船，是否朝廷有意給曾家留點面子呢？

思前想後，曾國藩認爲，打殺的可能性不大，藉此逼迫他裁軍是主要目的。只是曾國藩不明白朝廷爲何如此迫不及待，視湘軍爲眼中釘肉中刺，非要拔之而後快？他早就奏報要裁軍，只不過暫時推遲一下而已。即便要這樣做，何不堂而皇之地下一道諭旨，爲什麼非要用這麼卑劣陰險的伎倆呢？

轉念一想，歷史上所有號稱有所作爲的君王，哪一個不是喜怒無常，讓人捉摸不定的呢？對照自己，從離開翰林院，進入六部衙門以來，這些年帶兵打仗，周旋在各省督撫與各處統兵將領間，少得了使些手段嗎？更何況，大清自立國以來，軍隊一直掌握在朝廷手中，現在一下子有幾十萬軍隊由私人招募組建，他們能征慣戰，驕橫跋扈，大筆財富都能隱瞞不報而據爲己有，燦似錦繡的六朝古都可以一把火燒掉而棄之不惜，這樣一支由漢人掌握的軍隊能不讓朝廷擔憂嗎？不撤掉它，太后、皇上也無法安寢。

他決定以坦然的心態來應對這些情況，對官文、沈葆楨也不採取任何行動，安安靜靜地在江寧城裏等候太后和皇上對蕭孚泗一案的處理結果。他推測朝廷不至於給蕭

太大的難堪，如果出現意外，爲了曾國荃和吉字營的聲譽，也爲了自己，他再出面爲蕭孚泗設法。

果然，十幾天以後，一道上諭下來，蕭孚泗等人都毫髮無損地放了出來，仍回原籍奔喪去了。朝廷對蕭孚泗一案採取如此寬容的態度，曾國藩頗爲驚奇。他原先設想雖不至於有太大的難堪，但多少會受點處罰，然而什麼事也沒有，前段時間的委屈頓時化作感激。

他分別給吉字營、老湘營、果字營、霆軍、正字營以及長江水師、寧國水師、太湖水師、淮揚水師的統領們下達裁軍的命令，限他們在十五天內到江寧城稟報該營裁撤步驟。又給李鴻章和左宗棠發出咨文，通報自己這個重要決定。

李鴻章在回信中竭力恭維恩師此舉爲曠代奇聞，上合天心，下孚眾望，務必排除萬難堅決進行下去，以達到預期目的。閩浙總督衙門的公函說的全是左宗棠的意思：楚軍別是一軍，受朝廷節制，與湘軍無關，撤軍是湘軍的事，楚軍不過問，亦不會效仿；撤與不撤，當以朝廷下達的聖旨爲斷。

這天夜裏，讀完信札的曾國藩苦苦思索著，如何將裁撤湘軍一事辦得既讓朝廷安心，又於自己無損，如何做一個既是至公無私的功臣，也是暗存精銳的梟雄。

如履薄冰辦天津教案

同治九年，天津府遇到多年未有的大旱。旱災持續了大半年之久，田裏的莊稼被烈日炙烤得枯焦。靠近河邊的地方，農民們還勉強撐得住，缺水的村莊卻苦不堪言，很多村莊幾乎沒有任何收成。

不少過不下去的百姓，只好背井離鄉，出外靠行乞度日。大多數人眷戀故土，不忍遠走他鄉，於是蜂擁而入天津城。乾旱使得物價飛漲，導致城內人心浮動，搶劫鬧事、鬥毆死人每天時有發生。自入夏以來，天氣奇熱無比，一個古老的天津城，彷彿成了一座一觸即發的火藥庫。

這天，天津知府衙門外擠滿了人，聲言要告教堂的狀。據領頭的年輕漢子說，洋人在教堂裏幹殘害百姓的勾當，常有人看見教堂裏送出幼兒的屍體，不是缺胳膊就是少了腿，除了洋鬼子，誰會幹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來。

在這段期間，關於法國天主教堂迷拐小孩，挖眼剜心的傳聞越來越厲害，也越來越離奇。有的說教堂裏有幾大缸眼珠子，都是用來化銀子的，有的說洋人用小兒心肝蒸雞吃，爲的是求長生不老等等。

關於這些光怪陸離的傳聞，知府張光藻焉有不知之理，僚屬們也勸他要進行調查，但他卻裝聾作啞，不聞不問，張光藻有他的苦衷。十多年來，全國各地教案迭起，一開始鬧得轟轟烈烈，懲辦了作惡多端的傳教士和教民，有的還砸了教堂。結果呢，沒有一件不是以中國人的失敗而告終。洋人憑藉武力恐嚇中國，朝廷怕事情鬧大，吃更大的虧，總是一味偏袒洋人，道歉賠錢，殺自己的同胞，處分自己的官員，百般賠笑，才換得洋人的寬恕。前些年，貴州百姓與法國傳教會發生衝突，巡撫、提督都參與其事，結果巡撫交部嚴議，提督革職發配新疆。這麼大的官，在法國人的威脅之下，朝廷都保不住，更何況張光藻只是區區一個五品知府。張光藻年近花甲，從衙役做起，在官場整整混了三十八年，費了多少心機，才升到現在的職位，只要不出事，過兩年就可以榮歸故里，安度晚年，這一輩子也就過得去了。倘若因得罪洋人而丟官，划得來嗎？當然，他也可以跟洋人狼狽爲奸，但他不願如此，一來遭人唾棄，二來身爲一個中國人，他對洋人的作爲也是心懷不滿，太昧良心的事他不願意幹。因此，他故意雇請了一個教民來做門房，藉教民與洋人拉上關係。津民罵教會、仇洋人的事，他一概不理睬，腳踏兩隻船，只求不出亂子，平平安安到卸任。

張光藻見自己不露一面，衙門外憤怒的百姓是不肯善罷干休的，於是將事情推給

天津道衙門的周道臺。周道臺的心思何嘗不是和張光藻一樣，最後這件事擺到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面前。崇厚三十五歲便以兵部左侍郎的身分出任此職，在位已經十年。他與洋人關係深厚，在國人與洋人的衝突中，一直站在洋人這邊。聽完張光藻與周道臺的陳述，崇厚沈吟半晌，提出要聽聽告狀的老百姓的申述。

領頭的漢子叫徐漢龍，是水火會的首領，此人三代都是海河邊的鐵匠，長得膀大腰粗，且武藝高強。見了崇厚，也不害怕，三言兩語便說明來意。原來，最近不斷有婦女來找他，說她們的孩子丟了，八成是被教堂騙去的，求他設法救孩子。剛好幾個當地百姓扭送了一個與教會關係密切的人到水火會，指此人在紅薯糖裏放迷魂藥，坑害小孩。這個人叫武蘭珍，是一個出名的混混，平時靠熬紅薯糖混日子。眼見勢頭不對，武蘭珍索性說是天主堂的人要他在糖裏放迷魂藥，小孩子吃了這種糖，就會自動投到育嬰堂。

崇厚一聽，就問武蘭珍：「給你迷魂藥的人叫什麼名字？」武蘭珍見事情越鬧越大，只求安全脫身，一對三角眼骨碌一轉，「這人似乎叫王三。」

第二天，三乘大轎一齊到了天主教堂的大坪，幾個清兵押著武蘭珍。教堂牧師夏福音打開大門迎接他們，聽說要找一個叫王三的教民，他楞了一下說：「這位武兄弟

想必是弄錯了，我們教堂裏沒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內連我一共是十二人，現在可以全部叫過來，讓這位武兄弟當面指認，看哪個是給你迷藥的王三。」

武蘭珍一個個挨著看過去，最後頹喪地搖搖頭。

這時，教堂外圍觀的百姓已成千上萬，都想親眼看看官府如何治天主教堂的滔天大罪。等了大半天卻見崇厚等人怒氣沖沖地走出來。徐漢龍從人群中衝過來，抓住張光藻的轎欄問：「張太守，洋人認罪了嗎？」張光藻苦笑著說：「大家都散開回去，武蘭珍認錯了人，教堂裏沒有王三。」

徐漢龍失望地大罵：「這班無用的軟骨頭昏官。」圍觀的百姓紛紛向教堂和育嬰堂丟石頭和垃圾，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情緒也越來越激動，大家心裏都希望事情鬧得更大些。大部分人想藉此殺殺洋鬼子的氣焰，出口鳥氣；也有不少人活得枯燥，想藉此尋點刺激；還有些青皮無賴，最怕的是天下太平，最盼的就是社會混亂不堪，以便趁火打劫，亂中得利。

教堂外的喧鬧聲驚動了離此不遠的法國領事館，領事豐大業暴跳如雷，立即趕往三口通商衙門崇厚處，對崇厚大呼小叫了一通，令他立即調動洋槍隊鎮壓百姓。「如若不然，後果由你自負。」說完，氣沖沖地奔回河東。在途中，和知縣劉傑不期而

遇。

劉傑帶著幾十號親兵在教堂外以防百姓鬧事，待了兩個多時辰，臨時有事要回衙門。豐大業見他要離開，於是嚴厲地訓斥道：「劉知縣，你身爲天津的父母官，這個時候你能離開教堂嗎？」說完，他又接著罵：「你這個豬玀，你們清國的官員都是豬玀。」

劉傑畢竟不是崇厚，他怎能忍受一個外國人在百姓面前對他如此侮辱，回敬道：「你這個沒有教養的洋鬼子。」

「你，」豐大業沒想到劉傑竟會回罵他，居然掏出槍對劉傑開了一槍。這一槍沒有擊中劉傑，打在了劉傑隨行人員的身上，頓時血流如注。

這時人群中有人喊道：「洋鬼子開槍打死人啦！」這一喊，就像在堆放著千萬斤火藥的庫房中扔進一團火一樣，人群開始沸騰，幾十個大漢衝上前來，一頓拳腳將豐大業打成了肉醬。接著，成千上萬的民眾吶喊著衝向教堂。有人抱來一桶油，向耶穌像潑灑過去，有人馬上點起火來，藉著風勢，轉眼間，一座巍峨壯觀的望海樓教堂便被熊熊大火所吞沒。

望海樓教堂的大火一直燒到深夜才漸漸熄滅，鬧了一天的人群儘管巴不得這場大

火永遠不要停，但在淩晨之前也漸漸散開了。

在各國公使的威脅下，清廷逼不得已，派出了曾國藩來處理這件事。關於天津教案，曾國藩在保定時就已知大概，到了天津後，又瞭解到大部分的眞相。加上崇厚能說善道，把發生這件事的全部過程敘述得清清楚楚，有條有理，曾國藩心裏已有了底，但他仍不敢掉以輕心。崇厚一走，他馬上安排手下吳汝綸和薛福成外出察訪，要他們親自找到從育嬰堂逃出的孤兒，問清楚是否眞有剜心掏肝的事情，另外還要找出武蘭珍和王三，這兩人是天津教案的關鍵。

沒幾天，法蘭西駐中國公使羅淑亞來到天津，敦促曾國藩審理此案，並提出四點要求：第一將聖母得勝堂按原樣修復；第二禮葬豐大業；第三查辦地方官；第四，所有參與此案的兇手都要殺頭示眾。

崇厚本欲一一照辦，但曾國藩卻推託道：「公使先生，這四條要求，待鄙人請示皇上、皇太后再說。」他見羅淑亞還有話要說的樣子，立即告罪說眩暈病發作，要躺一躺。羅淑亞只得悻悻離去。

兩天後，吳汝綸和薛福成察訪歸來。曾國藩忙召二人前來細問原由。吳汝綸說育嬰堂的一百多個孤兒他都一一詢問，說洋人給他們飯吃，給他們衣穿，唯一不好的就

是強迫他們念聖經、做禮拜。關於挖眼掏心的事，這些孤兒都說沒有見過。只是見到人快要死的時候，傳教士們用水洗他們的眼睛，用手將死人的眼睛合上，說是能使死者靈魂安寧地上天堂。

「這樣看來，那的確是無稽之談。」曾國藩背著手在房裏走了兩步，又問：「武蘭珍將王三找到沒有？」

「找到了。這王三是個市井無賴。卑職審訊過他兩次，第一次招供說迷魂藥是教堂夏福音給他的，第二次又翻供說迷魂藥是他自己製的，迷拐小孩的目的是爲賣錢，與教堂無關。」

「殺人兇手抓到了嗎？」曾國藩又問。

「兇手還沒有抓到，市民也不來揭發。」吳汝綸說，「水火會的人暗中傳出話，誰告密，誰就是漢奸賣國賊，先殺掉他。」

「誰是水火會的頭子？」曾國藩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提高了聲音，「速到知府衙門傳本督之命，立即將水火會頭目及打死洋人的歹徒抓起來，取締水火會。」

此時，曾國藩想的是：取締了蠱惑人心的水火會，抓住他們的頭目，再懸重賞獎勵，總會有貪利之徒出來告發，那時再順勢而爲，一定可以拿到兇手。

就在曾國藩處心積慮緝拿眞兇的同時，天津城內傳聞四起，說他和洋奴崇厚同穿一條褲子，說要不是得到曾國藩的暗中支援，崇厚哪裏敢高枕無憂地待在天津。更讓曾國藩憂心的是，法國公使羅淑亞以及英國公使威妥瑪聯名送來一份照會，照會中赤裸裸地宣稱：「法蘭西帝國第三艦隊目前已航至紅海，它配有當今最精良之炮火，大英帝國駐加爾各答的第五艦隊亦於近日起航。兩艦隊十天後將相會於大沽。」

面對來自內外的壓力，曾國藩再三思量，仍是一籌莫展：這天津教案，是中國百姓長期對洋人憤激而成的變故。這次事件較其他各地的事變鬧得更大，死了這麼多的洋人，完全是因爲豐大業先開槍的緣故。假使他這時振臂一呼，天下人都會豎起大拇指，稱他爲愛國英雄。雖然以他現在的聲望，可以立即給太后與皇上上書歷數洋人之罪，力申民氣可用，甚至提議向洋人宣戰，說不定太后與皇上也會採納。但一想到三十年前的那場鴉片戰爭，曾國藩又不寒而慄。

當年道光皇帝派林則徐到廣東禁煙，又同意他以武力回擊英國人的侵略，後來仗打敗了，道光皇帝把責任推到林則徐身上，將他革職充軍。道光號稱聖明，有所作爲，尚且如此出爾反爾，如今太后乃婦道人家，皇上尚在童蒙，更不能指望他們承受開戰後的巨大風險。到頭來，自己會成爲把國家推進災難中的罪魁禍首，而國家也必

定會在人力和財力上蒙受無法預估的巨大損失。

不能開戰，就只能委曲求全。可是曾國藩反覆考慮，遲遲下不了決心。就在這個時候，手下報告說法國共有九艘炮艦已抵達大沽口，在崇厚的巧言令色下，曾國藩只好一改初衷，對參與天津教案的周道臺、陳鎮等地方官予以撤職，並交刑部嚴議；除抓獲的八名殺害洋人的兇手以外，曾國藩從別處找來幾個死罪人犯，每個人犯的家屬均領得幾百兩銀子，以便讓他們簽字畫押，承認自己是火燒望海樓、殘殺洋教士的兇手。

羅淑亞與威妥瑪接受了曾國藩的折衷處理，撤回了在大沽口待命的炮艦，至此天津教案算是告了一個段落。不過，曾國藩卻招來舉國上下詬病，墜入恥辱的深淵。

苦心積慮審「馬案」

這天正逢江寧城內的綠營官兵每月一次的校場比武，凡是棚長以上的大小頭目都要考核一次，作爲武職升遷黜降的重要依據之一。考核的內容主要爲弓、刀、石、馬四大項，成績分爲優、甲、乙、丙四等，一向爲軍營所重視。聽說這次總督馬新貽將親自檢閱，應考者都早早地來到江寧校場。

不多久，兩江總督馬新貽在隨從人員的簇擁之下來到校場，他身穿一品錦雞蟒袍，頭戴花紅珊瑚頂帽，腳踏雪底烏緞朝靴，神色莊嚴地走上檢閱臺，一聲號炮響後，考核開始。

校場外，看熱鬧的百姓越來越多，由於校場的規矩很嚴，就連中上等級武官所帶的隨身僕從都不得進場，只能在柵欄外觀看，圍觀的百姓平時很難看到軍官們顯露武藝，不由得被他們精湛的表演所吸引，不時發出掌聲和驚呼聲，爲應考者吶喊助威。

考核完畢後，四大專案中的優勝者神氣十足地走上檢閱臺，接受總督馬新貽的獎勵。雖然僅僅是一朵大紅綢花和幾句勉勵的話，但能在總督面前顯出自己的本事，這比什麼都重要。這個時候，有一處柵欄被擁擠的人群衝垮了，形成一個大缺口，兩三

百名膽子比較大的人從缺口中湧進校場，朝箭道跑去。衛兵們來不及阻攔，人群已將箭道一端的總督衙門後門堵住。馬新貽平時外出，總是坐在遮蓋嚴密、前呼後擁的八抬大轎中，百姓哪能隨便見到，今天能有這樣的機會，人人都想一睹總督大人的風采。

看到人群如此擁擠，馬新貽的手下對他說，最好讓衛兵將人群驅散後再離開，以免發生意外。但志得意滿的馬新貽卻想藉此機會給江寧百姓一個好印象，於是整了整衣冠，揚起頭走下檢閱臺，兩旁的人群中發出陣陣豔羨的聲音：「好神氣的馬大人」、「比以前的曾大人精神多了」、「做總督的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馬新貽邊走邊聽著這些讚美，甚是得意。

就在此時，人群中突然衝出一個壯漢，口中高呼：「大人，冤枉啊。」只見他飛奔而至，在馬新貽的跟前停下來，彎腰打千。

「你是誰？」馬新貽停步喝問。

「大人，」那漢子朝前走了一步，馬新貽正想看清此人的長相，猛然間，漢子從腰間抽出一把雪亮的腰刀，用盡全力朝馬新貽身上砍去。馬新貽毫無防備，這一刀深深地刺進他的右肋中，他慘叫一聲，隨即倒在箭道上，鮮血如泉水般噴湧而出。

箭道兩旁的百姓嚇呆了，直到有人高喊：「總督被殺了，抓刺客啊！」眾人才回過神來。

不久，曾國藩再次被調任爲兩江總督，朝廷命他負責查辦這樁奇案，務必要查處眞兇。刺殺總督，大清建國以來，這還是破天荒頭一樁，而被刺的馬新貽又是新近官場上一個精明強悍的角色。在同治三年，布政使尚未做滿一年的馬新貽，便接替當時開缺回籍的曾國荃，當起浙江巡撫。到了同治六年，他被升爲閩浙總督，成了一位年輕的制軍。曾國藩被指派到江寧專門負責調查此案，可見朝廷對這件案子的重視程度。

在臨行前，西太后在養心殿接見了曾國藩，西太后的態度使他感到相當疑惑。西太后對曾國藩最關心的馬新貽被刺一事僅僅說了兩句話，她先說：「馬新貽這事豈不甚奇，」略停了一會兒，又說：「馬新貽辦事很好。」之後就沒有下文了。既然朝廷極爲重視此事，爲什麼西太后的態度卻如此輕描淡寫呢？難道在這件事的背後還有些什麼常人不覺的秘密。

到江寧之後不久，曾國藩就聽到了關於馬新貽一案的各種說法，甚至聽說市井茶坊中竟然已經有了長篇評彈《金陵殺馬》。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手下謀士黎庶昌所說

的故事，他覺得黎的說法還有幾分可信。

刺客張汶祥以前是寧波一個小押店的店主，和妻子羅氏生有一子二女，咸豐十一年太平軍來寧波，爲了妻女的安全，張汶祥將家裏的金銀細軟盡數交給妻子羅氏，讓她帶子女到城外避難，自己則守在店裏。太平軍來以後，故舊陳世隆是太平軍中後營護軍，張因無事可做，後隨太平軍轉戰南北。太平軍戰敗之後，張汶祥便逃回家鄉寧波，此時妻子羅氏已跟一個姓吳的人同居，銀錢也歸吳某人所有。張一狀告到官府，縣官將羅氏斷回給張，銀錢則斷給吳。

張汶祥心中不滿，卻又無可奈何。不久他結識了與海盜關係密切的龍爲雲，這人給了他一筆錢，讓他代銷贓物。某天，幾個人聚在一起喝酒，席間張汶祥說起他路邊攔浙江新巡撫馬新貽的座轎告狀，被馬新貽當做刁民趕到一旁的事情，心中甚是不滿，並說他的仇人吳某見連浙江巡撫都不過問此事，於是趁此機會又將他的妻子羅氏勾引走了。

「張大哥。」龍爲雲拍著張汶祥的肩膀，煽動道：「男子漢大丈夫，再沒有比老婆被別人霸佔更恥辱的事了，我打聽到了，暗中支援吳某的就是浙江巡撫馬新貽。他擲狀不理，讓你當場出醜，長了吳某的氣焰。」

「姓馬的眞不是個東西，以前還追捕過龍三哥，雖說沒被抓到，但害得我們損失了幾個兄弟，一筆幾萬兩的生意也泡湯了。」旁邊一個漢子也說道。

「我眞恨不得殺了那個雜種，」龍爲雲面露恨意，說：「只是我功夫差了些，久聞張大哥武功好，又講義氣，你替我們報仇如何。」

趁著酒意，張汶祥豪爽地答應下來，龍爲雲大喜，立即給了張汶祥三千兩銀子，讓他安頓好家事。爲了使行刺更有把握，張汶祥隱居在一個小山村裏，每天半夜起來，燃香於數步開外，將匕首朝香火擲去，火滅爲度。一年後，香火在十步內百發百中。兩年後，香火在二十步內百發百中。三年後，香火在三十步內百發百中，張汶祥自知大功告成，便出山尋找行刺馬新貽的機會。時馬調任江督，於是張汶祥便潛伏在江寧，終於在比武校場刺殺了馬新貽。

黎庶昌說完後，趙烈文思索半晌說：「大人，依卑職所見，這件案子疑點不少：一是張刺馬這件事，二是爲何傳聞這樣多、這樣離奇。這些都值得考慮。」

趙烈文的發問引起眾人的共鳴，曾國藩想著：不久前的教案和眼前的馬案，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案子。前者捲入的人數達數萬名之多，兇手不易抓到，案情看似複雜，但案子的起因與性質卻是非常清楚，棘手的地方在於牽涉到洋人。後者捲入的人數只

有兩個，兇手被當場抓獲，表面上看來簡單，但背後的原委卻深不可測，稍不留神就會落入陷阱，甚至像馬新貽這樣背上洗刷不掉的惡名，曾國藩決定親自提審張汶祥。

第二天，張汶祥由江寧府監獄轉移到鹽巡道衙門。鹽巡道衙門沒有監獄，臨時以一間小空房代替。張汶祥被帶到曾國藩的面前，他抬頭看了看曾國藩，露出一絲驚訝的神色，很快又低下了頭。曾國藩仔細地端詳張汶祥：這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漢子，寬臉大眼，濃眉密鬚，兩唇緊閉，面頰瘦削，渾身散發出一股慓悍之氣，他的手腳都套著沈重的枷鎖。曾國藩什麼也沒有問就離開了房間。出來後，他囑咐巡捕將張汶祥身上的枷鎖打開，並給他換一間比較好的房子，擺一張床，鋪上棉絮。想了想，又說：「叫一個剃頭匠來，給他剃頭刮鬚，讓他洗個澡，拿兩身乾淨衣裳給他換，再招呼廚房，給他吃飽飯。」

三天後，曾國藩讓人將張汶祥帶來。「張汶祥，」曾國藩以慣常的緩慢口吻問，「本督聽說你可以一刀戳穿五張牛皮，有這事嗎？」

張汶祥點點頭。

「把牛皮靶拿過來。」曾國藩對身旁的人說。張汶祥接過刀，冷笑著對曾國藩說：「把刀給我，你不怕我刺死你？」

「冤有頭，債有主，想必你不會無緣無故地刺死我。當著我的面，你試一刀吧。」

張汶祥點點頭。他手握刀把，左手在刀尖上觸摸幾下，然後轉過身去，面對著牛皮靶子。三次深呼吸後，猛喝一聲，雙眼緊閉，縱身一跳，一陣颶風似地朝前衝去。只見他握刀的右手用力向靶子一戳，刀尖從背面露出兩寸來，五張牛皮一起破了。

曾國藩在心裏暗暗喝采，臉上卻沒有任何表情，只是對旁邊的人說：「通知廚房，從今天晚上起，每餐給張汶祥加一斤豬肉，半斤白酒。」

張汶祥一聽大喜，忙彎腰道：「多謝了。」

三天後，曾國藩又見了張汶祥。他安詳和藹，面帶微笑，神情甚是輕鬆，完全不像在審訊朝廷的欽犯，而是像與一個多年的老朋友聚會。「你坐吧，」曾國藩指著對面的一張長凳對張汶祥說，又對旁邊的巡捕說：「你們出去，我不喊，你們不要進來。」

曾國藩和氣地說：「張汶祥，你是一個犯了死罪的人，本該受盡折磨再服大刑。本督看你行刺後並不逃走，也不辯解，一人做事一人當，是個光明磊落的好漢子。你年輕，又有一身好本事，哪裏不能混碗飯吃，若不是深仇大恨，你必定不會走此殺人毀己的道路。在我之前，魁將軍、張漕臺、梅藩臺多次審問你，你都閉口不談，本督

無法理解你這種態度。大清開國兩百多年來，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刺總督，你是第一人，百年以後，後人都會記得這件案子。你是爲了自己或是爲了朋友？既然人都敢殺，還有什麼話不敢說呢？若你不說，後果可能會讓你永遠背負一個惡名。」

張汶祥聽曾國藩這樣說，既意外又感動，他沈默良久，最後，咬了咬牙說：「你幫我辦成一件事，我就和盤托出，把一切都告訴你。」

張汶祥是讓曾國藩幫他殺一個人，而這人竟然是曾國藩湘軍中的一個小頭領，叫申名標。十天後，當申名標血淋淋的頭顱出現在張汶祥的面前時，他臉上露出快意的神色，不等曾國藩催促，就將事情的前因後果源源本本地招供出來了。

張汶祥原本是捻軍龔德樹手下的一名小頭目，後來投奔到鮑超的霆字營，在申名標的慶字營當一名勇丁。申名標在慶字營發展哥老會，張汶祥是他的骨幹。打小天堂時，吉字營的官軍個個發了大財，霆軍卻沒有撈到多少好處，大家對吉字營又妒又恨。後來，鮑超回四川探親，於是申名標鼓動兵丁索取朝廷欠湘軍的餉銀，霆軍譁變，後來趙烈文帶著十五萬餉銀前來安撫，大部分人穩定下來，申名標與張汶祥見事不妙就逃走了。結果兩人在路上發生不和，張汶祥又開始了他的流浪生涯。

一天，張汶祥在東天目山腳下看見一個寺廟，叫法華寺，寺中的主持圓燈法師收

留了他，並允許他不削髮，供他衣食住行，只負責照看寺外的一片棗林。相處一段時間以後，圓燈法師才對張汶祥說出了他的眞實身分：他本是閩南天地會的首領之一，名叫鄭南漳，是鄭成功九世孫，手下兄弟眾多，本欲和太平天國遙相呼應，共同起事，不料事情敗露，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出家，以圖保存實力，東山再起。他見張汶祥身手敏捷，知他並非常人，所以收留了他。

張汶祥見圓燈對自己另眼相看，也坦誠地告知了自己過去的經歷，並要求圓燈收他爲佛門弟子。圓燈沒有讓張汶祥受戒，而是讓他當與自己在沿海一帶劫富濟貧的胞弟之間的聯絡人，每月到海邊帶一些金銀回來補貼寺中生計。張汶祥重義氣，膽子大，武功也高，從此受圓燈兄弟的器重。圓燈還爲張汶祥在附近覓了一房妻室，第二年，妻子就爲他生了一個兒子，漂泊半生的張汶祥對圓燈感激不盡，發誓要以身相報。

幾年後，張汶祥偶爾遇見了申名標，見他過得不盡如意，於是將他也帶回了法華寺，並讓圓燈幫他剃度爲僧，法名悟非。這年，圓燈的兄弟在寧波被浙江巡撫馬新貽所獲，處以極刑。消息傳到法華寺，圓燈悲痛欲絕。張汶祥也怒火中燒，他暗下決心，一定要殺了馬新貽，爲恩人圓燈報仇。從此，張汶祥在法華寺苦練武功。白天用

短刀戳牛皮，晚上用飛刀斷香火，爲的是能在任何時候遇見馬新貽，都不讓他有從自己刀下躲過的機會。兩年後，張汶祥練就了一刀穿五張牛皮和三十步內滅香頭的絕技，他要下山辦大事了。

張汶祥離開天目山之後，直奔江寧，耐心地尋找適當的機會。但兩江總督衙門戒備深嚴，三個月過去了，他仍舊沒有下手的機會。這天，他跟著馬新貽的轎隊來到一座教堂前，看見轎門打開，儀表非凡、稍微有些發福的馬新貽走進了教堂。馬新貽這次出行，是對法國天主教江南教區主教郎懷仁的回訪。張汶祥在教堂外面等了幾個時辰，直到馬新貽在郎懷仁的陪同下走出教堂大門。機會終於來了，張汶祥右手伸到腰間，看著馬新貽走近，只等他一站住就擲出飛刀。突然，有人輕輕地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張汶祥大吃一驚，眼睜睜地看著馬新貽從他眼前鑽進轎子裏。

他回轉身，發現身後站著一個三十餘歲的文弱書生。那人微笑著說：「大哥，你太莽撞了，相距太遠，你有把握嗎？」

「不要你管！」張汶祥惱怒地說。

「大哥，你放心，我跟你一樣的心思，不過，辦事要謹慎，一旦失去機會，要殺他就太難了。」

「你怎麼知道我要殺馬新貽，我是要殺洋人。」

「大哥，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我們到前面去喝一杯再談如何？」

兩人坐在酒桌前，那人給張汶祥斟了一杯酒，緩緩地說：「我姓喬，大家都叫我喬老三。我們乾了這杯再說。」

兩人酒杯相碰，各飲一杯。

張汶祥問道：「你剛才所言非虛？」

「不假。」

「爲什麼？」

喬老三自飲了一杯酒，說：「剛才送馬新貽出來的那個法國主教叫郎懷仁，他跟馬新貽的關係不同一般，你知道他們之間的故事嗎？」

「我對這些並不關心。」

「你不要著急，聽聽這些事對你有幫助，」喬老三並不急，見張汶祥沒再反對，接著說道：「咸豐四年，馬新貽奉命帶兵到上海打小刀會，受了重傷，被送到洋人的醫院，傷好以後，他和當時醫院的院長、現在的郎懷仁就勾結上了，並加入了天主教。從那以後，法國人就在咸豐爺面前、以後又在兩宮太后面前吹捧馬新貽，說他精明強

悍，是中國官員中罕見的人才。就這樣，馬新貽步步高升，一介庸才居然接替曾中堂坐鎮兩江，朝廷中以醇親王爲首的親貴大臣甚爲不滿，但馬新貽深得太后和恭王的信任，也奈何他不得。馬新貽感激洋人的幫忙，於是一心投靠洋人。去年安慶發生教案，他居然上書太后，要求嚴懲義民，向洋人道歉，他的這副奴才嘴臉讓醇親王、魁將軍、梅藩臺等人恨得咬牙，醇親王寫信給魁將軍說必殺馬而後快。」

「你到底是什麼人？」張汶祥越聽越覺得迷糊。

「這個你不必知道，你只要知道我能幫助你殺馬新貽就行了。」

「你怎麼幫我？」

「大哥，我告訴你，七月二十五日那天，馬新貽會在校場檢閱武職月課，那是殺他的絕佳機會。」

「眞的？」張汶祥大喜。

「校場上有成百上千的兵將，除非有我的幫忙，否則你是沒辦法靠近他的。你可以在校場箭道通都署後門處下手，馬新貽檢閱完畢之後通常從此處入署。而且，我還有辦法讓你順著人群進入校場，到時我會有法子讓馬新貽停下來。」

「好，我幫你殺馬新貽，你用什麼來感謝我呢？」張汶祥索性順水推舟。

「我送你三千兩銀子。」

「一旦行刺，我既被抓，還要銀子何用？」

「你的家小呢？」

張汶祥心中一痛，想起自己的妻子和兒子：是的，自己死了，今後他們靠什麼維生？「那就這樣，麻煩你將銀子送到浙江天目山法華寺，就說是送給我的妻兒老小的。」

八天後，喬老三回來了，告訴張汶祥一個不幸的消息：申名標毒死了圓燈法師，當上了法華寺的主持，妻子要他回去殺申名標爲圓燈報仇。張汶祥一聽，恨不得立即趕回去殺了申名標這個忘恩負義的狗賊，但眼看七月二十五就要到了，況且也收了喬老三的銀子，不得不忍下這口氣。他於是對喬老三提了一個要求，希望他幫自己殺了申名標。喬老三猶豫片刻，答應了他。

「你講的可都是實話？」聽完張汶祥所述，曾國藩的兩道眉毛皺得緊緊的。

「以前他們問你，你爲何不說？」

「我是擔心連累法華寺眾僧。」

「你不怕我追查下去嗎？」

「我們有言在先，何況我曾經是湘軍的小頭目，湘軍小頭目刺殺總督，你這個湘軍統帥臉上有光嗎？」

「你知道我就是曾國藩？」曾國藩恨恨地問，他沒想到張汶祥竟然是他湘軍中的一員逃匪，而且從一開始就知道他的身分。他頹然地揮揮手，示意張汶祥可以離開了。

對於張汶祥的招供，曾國藩不聽也就罷了，聽了以後反倒更加疑惑。事實擺明，在這個喬老三的背後還有一個眞正指使的人物，像喬老三這種看來身分不高的人，就能使整個江寧城內爲這事鬧得滿城風雨，那背後的主使者肯定來歷不小。會是誰呢？是京師的醇親王？還是江寧城內的魁玉魁將軍？他們恨馬新貽投靠洋人，於是設計將他殺了？

曾國藩知道醇親王奕譞最恨洋人，這幾年，在民教衝突中，他是清議派的靠山，儼然成了百姓和國家利益的保護者。他痛恨保護洋人洋教的馬新貽，但又無權罷黜，便不惜以重金透過魁玉派人殺馬，這不是不可能的。但這只是推測，即使有依據，曾國藩敢在奏章中觸及到皇上的親叔、西太后的女婿嗎？當年曾國藩血氣方剛，手握重兵尚且不敢與皇家較量，何況今日。

再想到，這樁名震國內的大案主犯竟然是自己湘軍中的一員頭目，要是眞相傳出

去，豈不是給湘軍臉上抹黑。湘軍中有惡棍歹徒，也有痞子盜寇，這他不怕，但大清立國兩百年來，史無前例謀刺總督的竟是湘軍中的一個哨長幹的，這事要是被太后、皇上知道，今後寫在史冊上，留在案卷裏的，無疑會是一件給前湘軍統帥大大丟臉的事情。天津教案已使得他聲名大跌，現在這樁疑雲四起、撲朔迷離的刺馬大案，不是又要讓他狼狽萬端嗎？

一個半月後，刑部尚書姍姍來到江寧，從京師到江寧不過二千四百里驛程，他竟然足足用了四個月的時間。而且到了之後，推託自己有病，將審馬一事全都推到曾國藩身上，自己每天遊山玩水。他的態度讓曾國藩想起了晉見太后時，太后對此事的冷淡態度，莫非殺掉馬新貽正是出自醇親王的意思，而太后竟然默許？這個年輕的太后已經秉政十年，她是做得出這等狠事來的。讓曾國藩對自己的判斷越加深信不疑的是，沒過幾天，漕運總督張之洞、魁玉，還有梅藩臺等人也不再過問這件事了，最後如何結案，看來是全指望曾國藩一人拿主意。

這些變化讓曾國藩看出張汶祥這個神祕人物的背景非同尋常，必須果斷處理，否則隨時會有不測之變發生。他開始構思結案的奏報：張汶祥的供詞無疑不能上奏，涉及到馬新貽的言辭也必須小心，至於說，關於馬新貽通回部的傳聞更是牽涉到朝廷大

計，這也不能提。這份報告的措辭該怎樣寫呢？

曾國藩苦思一夜，天亮的時候，他將手下的吳汝綸、薛福成與趙烈文等人都找來，宣布可以結案了。

「指派張汶祥刺殺馬新貽的人，就是江洋大盜龍爲雲。」

吳汝綸和薛福成驚訝地望著曾國藩，說：「大人，依我們的意見，眞正的兇手應該從龍爲雲、圓燈大師，還有京師的醇親王這幾個人中去找，而且醇親王的可能性最大。」

曾國藩知道他們想繼續追查下去，卻不知道這樣做會帶來殺身之禍，他必須要制止他們的荒唐之舉。

「不用查了，張汶祥已經招供了，他的供詞就是證據。張汶祥乃漏網長毛，與馬新貽既有前仇，又有新怨，復受海盜龍爲雲收買，行刺朝廷命官。案情已明朗，你們不必再節外生枝了。」

曾國藩的奏章送到刑部尚書手裏，他看完後沒改動一個字，當夜便送了回來。第二天，這份奏章便以刑部尚書和兩江總督的名義拜發。半個月後，上諭下達，張汶祥凌遲處死，臨刑前，馬新貽的弟弟買通劊子手，要他們在張汶祥的身上割三百六十刀

才讓他斷氣。張汶祥行刑的那天，圍觀的百姓達數萬之多，兩個劊子手像剔魚鱗似地從張汶祥的身上取下一塊塊血淋淋的肉來，張汶祥至死都沒有哼一聲。

大清建國以來最爲轟動的謀殺總督案就這樣宣告了結。

點評

曾國藩城府極深，他深知「剛易折，柔能勝」的處世之道。雖然他官居湘勇之首，爲朝廷立下了赫赫戰功，而且也敢於對抗朝廷下達的不當聖旨而聞名天下，但是，他從不與滿蒙貴族正面衝突，而是以斡旋的手段，達到以柔克剛的效果。不管是最開始官職卑微的塔齊布，還是後來僧格林沁手下的紅人多隆阿，他都能做到以禮相待，不給旁人留下任何把柄。在處理這層關係時，他盡量安撫自己的親信，將功勞算在滿蒙官員頭上，既讓朝廷滿意，也給世人留下一個不偏袒徇私的印象。

總之，曾國藩在這個方面所堅持的有兩個主要原則：在對待手下將領的親疏上，只要不太過分，論功行賞，他首先考慮的都是親信之外的將領；另外就是當個人的原則與朝廷的意思發生衝突時，他雖然也有自我的考量，但最後還是會照著朝廷的意思辦理。這兩點處世原則正說明他識時務之三昧，也讓他在官場上屢屢制勝。最明顯的兩個例子，就是他在對待弟弟曾國荃回籍養病和處理張汶祥「殺馬」一案。

攻下金陵之後，朝廷雖然大加賞賜湘軍，但曾國荃和他的手下卻對朝廷的不公態度極爲不滿，甚至慫恿兄長起來造反。曾國藩也覺得皇上別有用心，甚至想到歷史上

「狡兔盡，走狗烹，飛鳥絕，良弓藏」的典故，不覺心寒，但是他並沒有輕舉妄動。他想了又想，如果起兵與朝廷分庭抗禮，那麼朝廷安置在江寧周圍的大軍將群起而攻之，其中尤以左宗棠、沈葆楨、馮子材、僧格林沁等滿漢名將最難對付。就算是不顧一切地興兵，僥倖成功了，難保九弟曾國荃沒有龍袍加身的異心，到時手足相殘，是曾國藩最不願看到的局面。

於是曾國藩不動聲色地讓九弟曾國荃稱病回籍，既免除了內亂的危險因素，又對朝廷顯示出他的坦蕩心意。此外，他還做了兩件有利於天下庶民的大事，一個是停解釐金，一個是重新主持江南鄉試。停解釐金可使朝廷對他放鬆警戒，主持鄉試則可堵天下百姓的口舌，博取全國士子的歡心。

曾國藩的深謀遠慮最終將危險消解於無形，雖然九弟曾國荃開缺回籍，但他這個舉動不僅保住了湘軍的完整，也穩固了曾國藩在官場上的地位。

在張汶祥「殺馬」一案中，曾國藩揣摩朝廷的態度極爲透徹。他知道這件事如果處理不好，不但會使自己聲名大墜，而且有可能後患無窮。於是一邊派人明察暗訪，一邊數次提審人犯張汶祥，當發現本案的背景因素很有可能與朝廷權貴有關時，他將當時的情況做出理智的分析：被刺的馬新貽實際上是一個政治的犧牲品，朝廷在處理

對洋人的態度這件事情上非常矛盾；馬新貽深得洋人歡心，朝廷一方面重用他，同時對他又極度仇視，在不得已之下，只好藉由張汶祥之手除掉他，但是又不能暴露事情的眞相，派曾國藩審理此案，事實上不過是做做樣子而已。

在曾國藩的妥善處理下，這件清朝歷史上轟動一時的案件，最後有了一個讓朝廷極爲滿意的結果，曾國藩的個人聲望因而再次提高，爲清朝一代權臣的歷史寫下了輝煌的一章。

第二章 亂世用重典

「曾剃頭」

要說在遊方道人一席美言之後，曾國藩仍然有所顧慮，但昔日同窗好友郭嵩燾的來訪和湖南巡撫衙門遣人送來的一封咨文，讓他吃了一顆定心丸。咨文轉錄兵部火票遞來的上諭，上面明明白白地寫著：

> 前任禮部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於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傳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務必盡力，不負委託。欽此。

連聖上都出面讓他幫辦團練，難道眞如道人所言，自己的後半生將要經此而入閣拜相、封侯賜爵嗎？

接著是多年不見的好友郭嵩燾前來拜訪，讓曾國藩喜出望外。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他正需要像郭筠仙這樣的朋友替他分析利弊，指明前程。從他個人的角度來看，無論是爲皇上分憂，還是爲了實現個人抱負，他都不應該再推拒此事。十多年來，皇恩深重，皇上的江山和他自身及整個曾氏家族都早已連成一體，現在國家有難，他怎

能視而不見。何況自進翰林院以後，他對自己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要求：文要有韓愈的成就，武要有李泌的功績。自升任禮部侍郎後，他更是一心一意地想要成就一番功業。及至兼管兵部時，他潛心鑽研歷代兵書，尤其是《孫子兵法》和戚繼光的《練兵實紀》、《紀效新書》更是百讀不厭。現在長毛作亂，看來短時間內要平息下去是不可能的，乾脆就此受命出山，替皇上分憂，爲朝廷解圍吧。話雖如此，他還是想聽聽郭嵩燾的意見，當郭嵩燾出現在黃金堂的時候，曾國藩並沒有流露出半點他自己內心的想法，倒是郭嵩燾從袖口裏取出一封信交給他，「滌生，這是你的舊友周壽昌託我轉交你的。」

周壽昌在信中說，這次朝廷下令讓曾國藩前往長沙籌辦團練，是唐鑑和恭王兩人密薦的結果，有了這兩人的支援，曾國藩心裏的隱憂也一掃而空。這兩人當中，鏡海先生唐鑑是他的恩師，又是當今聖上身旁的寵臣；恭王是皇族中最有才幹的人物，還在京城的時候，他就知道皇上遲早會重用恭王，看來果眞如此。解決了讓曾國藩遲遲不能作出出山決定的最主要原因之後，他又增強了幾分自信。在這之前，他一直在考慮：自己不過是一個漢族官員，要是手握重兵，勢必會引來滿蒙貴族的猜忌，到時候說不定會因此引來殺身之禍，曾國藩懂得伴君如伴虎的道理。

「滌生，恭喜你即將赴省城高就。」郭嵩燾笑著對他說。

「筠仙，我並沒有答應，就是想聽聽你的意見，而且你也知道我重孝在身，怎能說走就走。」

「滌生，你就不用再推託了，現在凡是對國家有報效之心的文武官員，都在期盼著你能出來重振軍威，除了你，我看恐怕沒有任何人能當此重任了。」

「筠仙，你也太看得起我了，你是說如今天底下都沒有人可以替皇上帶兵打仗了嗎？我一介書生，能有何辦法，難道要我躍馬疆場，親手剷除長毛，你這分明是爲難我。」

「滌生，我不想與你說笑，我難道還看不出你的心思？你不過是擔心滅不了長毛，毀了自己一世英名。」

「哈哈哈！」曾國藩大笑起來，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滌生，你這瞻前顧後的習慣這麼多年來一點也沒變，你太多慮了。依我之見，這長毛並非剷除不了。」

「何以見得？」

「長毛起事有一個致命的弱點，他們毀棄祖宗成法，依靠拜上帝會，與我中華數千

年文明爲敵，早已激起天怒人怨。連販夫走卒都不能容忍他們砸毀菩薩神靈的暴行。你出山之後，只需打起捍衛名教的旗幟，還怕不會民心所向。」

郭嵩燾的一番話直說到曾國藩的心裏去了。曾國藩並不是沒有想過這一點，只不過從郭嵩燾的口中說出來更有價值一些。他那雙三角眼中的光芒越來越明亮，郭嵩燾心中暗喜，知道自己說的這些話已經發揮作用。而曾國藩也作出了一生中至關重要的決定，從此以後，他就要痛快淋漓地幹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了，一來報答君恩，二來博個青史留名，萬世昌隆。

曾國藩告別老父曾麟書，帶著六弟國葆來到了長沙。臨行前，他跪在母親遺像前輕輕說道：「兒子不能盡人之孝，廬墓三年了，爲酬君恩，爲興家族，已決定墨絰出山。」

張亮基、左宗棠和江忠源及長沙城所有的士紳官吏，都盛情迎接曾國藩的到來，曾國藩深爲感動。一連幾天，張、曾二人都在房中密談，對湖南吏治鬆弛、盜匪橫行，都深惡痛絕。張亮基眞誠地表示，願意盡自己一切力量協助曾國藩籌辦團練，這樣一來，曾國藩對前面的道路更加充滿信心。但他沒有想到的是，這種令人欣慰的局面即將面對的是隨之而來的惡劣形勢。

隨著太平軍在江寧建都立國，羽翼日漸豐滿以來，朝廷不得不在任命曾國藩爲第一個幫辦團練大臣之後，又接連在安徽、江蘇、江西、直隸、河南、山東、浙江、貴州、福建九省任命四十二個幫辦團練大臣，用以協助各地風起雲湧的起義浪潮。太平軍以浩大的聲勢縱橫在各地戰場上，軍事上的優勢一日遠勝一日。爲了遏制住這股惡劣的情勢，朝廷命令向榮、張國樑帶領綠營沿著長江追擊太平軍，並在江寧南部建立江南大營。琦善則率另一支大軍匆匆南下，在長江北岸揚州建起江北大營，虎視江寧。

不久武漢三鎮失守，咸豐皇帝大怒，湖廣總督余廣縉被革職查辦，張亮基和江忠源奉調武昌。而郭嵩燾也離開長沙回湘陰募捐，接著長沙城官吏紛紛更換，駱秉章又重新回到湖南當巡撫。新來的這批官員在曾國藩看來都是一群庸碌無爲之輩。他想今後辦事可能會有一些不便，但他仍是我行我素，全然不把他們放在眼裏。

曾國藩恪守著他的一貫原則：亂世必用重典。在他的「湖南審案局」門口，他命人製作了十來個木籠，取名站籠。凡是拿獲的遊匪，全都收在裏面，當街示眾，不給吃，不給喝，不出三四天，這些人犯都慘死在裏面。他還規定，只要捉住一個遊匪就賞銀五兩，重賞之下，團丁個個踴躍，一天甚至要捉幾個送來。捉來的人，曾國藩一

個不留，一律殺頭，久而久之，長沙城內外籠罩著一片白色恐怖，匪患也漸漸減少了。

雖然張亮基和江忠源離開長沙因而使得曾國藩感到有些孤獨，但羅澤南和他的幾個高足被調來長沙，他們帶來與綠營氣象大不同的湘勇，讓曾國藩極爲高興。他把這八百團丁編爲兩營，每營三百六十人，羅澤南帶一營，王鑫帶一營，又從中抽調八十名精悍團丁，組成親兵隊，由曾國葆統領。曾國藩又於八十名親兵中挑選出彭毓橘、蕭慶衍等六人，由康福負責訓練，充當自己的貼身保鏢。

就在曾國藩爲嚴峻刑法生效感到欣慰之際，長沙城內卻發生了一場大騷亂。

事情的起因其實很簡單，五穀豐米行老闆吳新剛以低價從外地購了一批發霉壞掉的大米，爲了牟取暴利，他將這批發霉腐爛的米羼在好米之中，以次充好，高價賣給市民。市民吃了虧都破口大罵，卻又奈何不得。因爲城裏的市民都知道吳新剛在官府衙門裏有靠山，惹他不起。

偏偏這件事就惹惱了一個不怕死的人，他就是帶頭哄搶米行的廖人和。這個生得牛高馬大的漢子最愛打抱不平，一聽說此事，就帶著十多個兄弟衝進五穀豐米行，將吳新剛毒打一頓以後，仍不息怒，索性將米行中的米分給了圍觀的市民。

曾國藩本來將這件事交給嶽麓書院的黃廷瓚來查辦，但聽完他的審訊報告以後，曾國藩頓生殺機：他當然知道這不過是百姓對奸商的懲罰，原可不用大驚小怪。可是此一時彼一時也，如今長沙城人心浮動，如果不嚴辦此事，那就會有人模仿效尤，到時候搶米行、搶商店、搶錢莊，那不是要鬧翻天了。

他心裏已拿定主意，但仍若無其事地問黃廷瓚，「你看這事該怎麼辦？」

黃廷瓚的意見在曾國藩看來的確是拿捏恰當，只是迂了點。他先是贊同地點點頭，然後婉轉地說出自己的意見。

黃廷瓚沒有想到，這樣一樁普通的案子曾國藩竟然不惜大開殺戒，黃驚得呆若木雞，半天說不出話來。

這時，曾國藩見門外有人影一晃而過，叫荊七出去看看。荊七取回來一柄鋒利的短刀和一張紙，紙上寫著：「放人，萬事俱休；不放，刀不認人。」

曾國藩先是嚇了一跳，隨即鎮定下來，對黃廷瓚說：「不用再說了，我看，明天就將抓獲的十三人押到紅牌樓去殺頭示眾。」

「全部殺頭？」黃廷瓚驚問。

「全部！」曾國藩沈著臉。

「大人，其中有個十七歲的孩子，一個六十二歲的老頭，是不是從輕發落？」

「不分老少，全部殺了！」

見曾國藩態度如此堅決，黃廷瓚不敢再說什麼，只是心裡直犯嘀咕，「一次殺十多人，審察局成立以來，在長沙城裏還沒有過……」

曾國藩靠近黃廷瓚，換上了一副滿是期望的眼神，輕聲說：「叔康兄，他日國藩若能任一方督撫，一定請你前去襄助，我們齊心合力，清除貪官污吏，打擊奸商惡棍，但現在，有些事情不是我們想做就能做的呀！希望你能從大局著想。」

黃廷瓚被這番話說得啞口無言。

第二天一大早，紅牌樓外聚滿了黑壓壓的一大群人。他們的目光聚集在十三顆血淋淋的人頭上，旁邊有人在讀告示：「茲查明十三人係串子會……」

人群一陣陣騷動著。大家的眼神中透露出恐懼的驚惶之色，幾個交頭接耳的老婦人一邊用衣角抹著眼淚，一邊低聲說道：

「造孽呀，一下子砍掉十三個腦殼，這殺人就跟剃頭一樣。」

「是呀！什麼曾大人，曾剃頭！」

從那以後，曾國藩就被長沙市民稱爲「曾剃頭」了。

以通匪之名殺了一個秀才

這天，審案局裡又接到一個案子，說案犯是個秀才，勾結串子會企圖謀反。曾國藩對串子會一向反感，又聽說此人還是個讀書人，於是決定親自審訊。曾國藩認爲一個讀書人，不思苦讀報效國家，而串通會匪，其罪應更加一等。他略微翻看了一下送來的案卷，便吩咐升堂。

案犯押上來，曾國藩將特製的茶木條往案桌上重重一拍，厲聲喝道：「林明光，你這個衣冠敗類，快將如何與串子會匪首魏逵勾結的事，在本部堂面前從實招來。」

林明光是個面色白淨、年約二十四五歲的年輕人，從來沒有見過這等陣勢，嚇得叩頭不止，「大人明鑑，這完全是一樁誣陷案。學生是聖人門徒，豈肯與會匪往來，玷污清白。」

「到底是怎麼回事？」曾國藩滿臉肅殺地問一旁的善化縣平塘都總郭家虎，林明光就是郭家虎押到審案局的。郭家虎忙上前一步，低頭說：「現有林明光的同里熊秉國爲證。」

熊秉國隨即被帶上堂來，曾國藩見他二十來歲，穿著寬袍大袖，也是個讀書人的

樣子。「啪」的一聲，曾國藩又將茶木條重重一拍，厲聲喝問：「熊秉國，林明光是如何勾結會匪，你須實事求是地講，不可有半句假話。」

「是，大人。」熊秉國磕了一個頭，神氣十足地說：「我這裏有串子會頭目魏逵的權杖爲證。」說完，從懷裏取出一支上紅下黑，約一寸寬、六寸長的竹牌，站起來遞給曾國藩。曾國藩接過竹牌，仔細端詳，見竹牌的正面寫著「串子會大龍頭魏逵」一行字，背面畫著紅、藍、黑三個互相套著的圓圈，正是串子會的標誌。他心頭火起，暗罵道：這串子會果然猖狂。他大聲問熊秉國：「這權杖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

熊秉國答道：「今早從林明光的書房中搜來的。」

曾國藩看了熊秉國一眼，以懷疑的口吻問：「你怎麼知道林明光家的書房有權杖呢？」

「這，這，」熊秉國一時回答不上來，吞吞吐吐地說：「我是聽別人說的。」

「聽誰說的，你是想栽贓給林明光嗎？」曾國藩猛然大聲喝問。

熊秉國被曾國藩嚴厲的目光和吼聲嚇得兩腿發抖，全身泛起陣陣寒意，好半天才戰戰兢兢地回答：「是本都顏癩子告訴我的。」

「顏癩子又是從何得知的？」曾國藩追問。

「大人，我是聽顏癩子說的，具體的事情你問他吧，」熊秉國恢復了鎮定，「顏癩子也來了，他可以當堂作證。」

顏癩子三十餘歲年紀，長著一頭癩子，一個鷹勾鼻子，他那尖嘴猴腮、賊眉鼠眼的樣子，使曾國藩心生反感。他問顏癩子：「你是怎樣知道林明光家有串子會權杖的，老實交代，不然大刑侍候。」

顏癩子跪在堂上渾身發抖，說：「青天大老爺在上，小人是親眼看見林明光與串子會大龍頭魏逵勾勾搭搭的。前天夜裏，小人與幾個朋友賭博，輸紅了眼，想到林明光家裏去撈幾個小錢花花。剛爬上林家屋頂，就看見書房裏燈火通明，我好奇地朝裏張望，發現林明光和一個頭紮黑布、身穿夜行衣的人在說話。那個人對林明光說：『魏龍頭讓我將這一百兩銀子親手交給恩公。魏龍頭說，當初要不是老太太的恩德，他也沒有今天。滴水之恩，尚且湧泉相報，何況老太太的大恩大德，請你老千萬收下。』我一聽這魏龍頭，不是串子會的頭目嗎？曾大人前些時候一直追查的會匪中不就有這個人嗎？林秀才平時裝得一本正經，看不起我顏癩子，想不到背地裏卻與串子會偷偷往來，這不是送上門來的銀子嗎？曾大人，聽說你老的告示上寫得明明白白，捉一個匪徒，賞銀五兩，有這事嗎？」

曾國藩一聽顏癩子的話，就肯定此人是個無賴，他鐵青著臉，注視著顏癩子。顏癩子見曾國藩眼露兇色，嚇得魂飛魄散，再也不敢提賞銀的事。

曾國藩見顏癩子低下頭，不敢和自己的目光對視，便用力拍了一下茶木條，凜然喝道：「你還看見了什麼？」

「是，大人。小人在粱上還看見他們推來推去。最後，那人又從懷裏掏出一塊牌子說：『這塊牌子是魏龍頭的權杖，他讓我送給你老。魏龍頭說，只要這塊權杖在身，方圓幾百里之內，無人敢動你老一根毫毛。』林明光接過權杖，對那人說，你回去代我謝謝魏龍頭。我心裏想，這不是他勾結串子會的鐵證嗎？趁著林明光送那人出門的機會，我從粱上溜了下來。昨天早上，我到鎮上酒店喝酒，心裏高興，對老闆說：『給我打二兩老白酒，一碟牛肉，記到帳上，過兩天就還錢。』我見老闆還在猶豫，就高聲說：『你放心，你大爺我就要發財了，到時還怕少了你的酒錢嗎？』想不到熊二爺這時也在店裏喝酒。」

「是，在下當時的確也在店裏喝酒……」熊秉國插話說。

曾國藩將茶木條狠狠一拍，「本部堂沒有問你，不許多嘴。」熊秉國嚇得趕緊收口。曾國藩冷冷地望了顏癩子一眼，「你繼續說下去。」

「是，大人。」顏癩子繼續說，「我心裏想，熊二爺是個有頭有臉的人，憑我這副模樣，又沒有抓到林明光，這五兩銀子怕是很難到手，不如把它賣給熊二爺。打定主意，我便湊過去對熊二爺說：『二爺，有個串子會的頭目被我發現了，你老要抓嗎？』熊二爺一聽，忙說：『到我家裏詳說。』到了熊二爺的家裏，我把昨晚看見的都對他說了。熊二爺當時就叮囑我說：『你也不必到曾大人那裏領賞，我給你五兩銀子就是了，你千萬不要再說出去。』今天一早，熊二爺帶著郭團總把林明光抓了起來。大人在上，小人說的句句是實，不敢隱瞞。」顏癩子邊說邊磕頭，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

「你下去吧。」曾國藩不勝厭惡地對他說。

顏癩子下堂以後，曾國藩問林明光：「剛才此人說的是實話嗎？」

林明光答道：「大人，顏癩子所說的，有的是事實，有的不對。前夜的確有個人來我家，說是奉魏逵之令送銀子來，也的確拿出了一百兩紋銀，但我分文未收。」

曾國藩掃了他一眼，問：「你跟魏逵是什麼關係？他爲何要送你這麼多銀子？」

於是林明光細細地道出了串子會頭領魏逵和他家的一段淵源：五年前，林明光的母親看見一個漢子暈倒在她家門前，她潛心修佛，一向樂善好施，見那個漢子昏迷不醒，覺得怪可憐的，於是讓家人將漢子扶回家裏，請來太爺給他診治。原來此人患病

在身，太爺給他放痧以後，他醒了過來，稱謝不已，當時就要走。林明光的母親見他身體虛弱，就留他多住了一夜。第二天，臨離開時，林明光的母親又拿出幾件舊衣服和一點錢送給他。那人見林明光一家人對自己如此相待，不由得感激萬分，說他名叫魏逵，是個江湖中人，他日若是富貴，定要重重報答。

「不過，從那以後，我們一家人就再也沒有見過魏逵，也不記得這件事情了。前幾個月，聽人說串子會的大龍頭名叫魏逵，我們也沒有將兩個魏逵聯想在一起。前夜，來人自稱是串子會大龍頭魏逵派來的，又取出一百兩銀子，說是謝家母恩德。我這才知道，原來串子會的大龍頭，就是當年倒在我家門口的那個人。大人，我是個清清白白的讀書人，家裏世世代代以耕讀爲業，從來是安分守法的，我怎會願意跟個造反謀亂的串子會扯上關係？我堅決不收銀子，那人見我不要，又從懷裏拿出這塊權杖，說是可以護身，百里之內無人敢找我麻煩。我想目前世道這樣亂，說不定情況危急時，這塊權杖還能管點用，便收下了。大人明鑑，學生一時糊塗，不該收下魏逵的權杖，但學生絕沒有想過與魏逵有什麼往來，更不願參與他們謀反的事。大人，學生再蠢，也是個秀才，也知道這是要殺頭滅門的事呀。」說罷，磕頭不止。

林明光的話讓一邊的熊秉國心裏直打鼓，再也忍不住了，大著膽子站出來對曾國

藩說：「大人，林明光在撒謊。如果不是想投匪，要魏逵的權杖來做什麼？世道雖亂，還有朝廷的綠營和大人統帥的團練在，豈容匪徒無法無天，我們這些普通老百姓都沒有魏逵的權杖，難道我們就不用活了嗎？林明光說他沒有收銀子，誰能作證？銀子又沒有記號，誰分得出姓林還是姓魏？只有這權杖，他無法抵賴，才不得不承認。大人，鐵證如山，這是誰都看得出的事實。」

熊秉國的這番話很對曾國藩的胃口，他的臉色到現在才緩和下來。他問林明光：「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大人，你別聽熊秉國的一面之辭，他是個無恥小人，只因平時我和他多有嫌隙，他才藉機報復我。」

「喔，你與他有過嫌隙，說與本部堂聽聽。」曾國藩頗感意外地問。

「只怪學生平時恃才傲物，不懂世故，才惹來這場禍事。熊秉國是我的同里，他的父親熊固基是平塘鎮的大富翁，仗著家裏有錢，又有遠房親戚在外做官，一貫在鄉里橫行霸道。大人，你不要以爲熊秉國外表看著斯文，實際上是個繡花枕頭，吃喝嫖賭樣樣都來，詩文不通，又喜歡附庸風雅，學生平日看不慣他，所以常在鄉間奚落他們父子倆，於是與他家結下怨仇。今日，熊秉國便是藉機栽贓於我。至於顏癩子，大人

到鄉下打聽一下，就知道這人是個什麼貨色。」

「大人，你不要聽他胡言亂語，林明光的話全都是污蔑。」熊秉國搶著說。

「好了，今天就審到這裏，退堂。」曾國藩憑著多年來的經驗，從原告、被告的身分、說話、表情、神態以及當堂審訊的內容來看，斷定林明光說的多是實話，而熊秉國很可能的確是出於報私仇的目的。但是，他還要私下派人調查以後才能結案。

爲愼重起見，曾國藩讓審案局委員、安徽候補知縣曹克勤到平塘鎭去走一遭。曹克勤回來報告說林明光的確和串子會有往來，又遞給曾國藩一本小冊子，說是從林明光的書房中搜來的。

曾國藩看見冊子封面上題著《太平天國天王御製原道醒世訓》，隨便翻開一頁，只見上面寫的盡是些違反綱常倫理的胡話，曾國藩將書朝地上一甩，生氣地想：看來這林明光眞是個不老實的傢伙。

因爲林明光的秀才身分，曾國藩覺得處理起來頗爲棘手。說林明光私通串子會，唯一的依據是魏逵的權杖。而這本冊子有兩種可能，一是雖然從林家的書房中搜出來的，但也可能是熊家有意栽贓，況且即使眞的是從他書房裏抄出來的，也不可能作爲串通長毛的鐵證。林明光說的魏逵報恩之事，於情理上可以說得過去。此案，如果從

輕，可將林明光杖責數十板，教訓一頓放回家。若從重，就憑他收下串子會權杖，心懷二志，也可判個死刑。他記得過去讀《明史》，講到自從牛金星、李巖兩個舉人投歸李自成後，李自成便設官分治，守土不流，氣象煥然大變，結果居然推倒明王朝，祭天登位，當起了大順朝的皇帝。倘若輕易放了林明光，則給其他的讀書人心存一絲僥倖，看來一定要從重才行。即使林明光眞的沒有投靠串子會，也要借他的頭來教訓其他不安分的讀書人。爲了皇上江山的鞏固，以及湖南全境的安寧，寧肯錯殺一百個秀才，也不能放走一個會匪中的衣冠敗類。

想到此，曾國藩提起筆來，在林明光的名字下重重地畫了一個勾。

第二天，林明光被關進站籠，在長沙城內四處遊街。站籠上插著一塊長木條，上面寫著「溝通串子會造反之衣冠敗類林明光」一行字。旁邊跟著四個團丁，不停地敲打銅鑼，引得市民紛紛過來觀看。林明光本來是個受人尊重的秀才，何曾受過這種凌辱，羞憤至極，只遊了半天，便死在站籠裏。

林明光之死在湖南全境引起了很大的反彈。受曾國藩的委託，手下康福到平塘鎮去走了一趟，回來悄悄對曾國藩說：許多人認爲林明光一案冤情深重，百姓反應甚鉅。曹克勤受了熊家父子的賄賂，長毛小冊子是熊家栽贓，熊家藉此事將林明光置於

死地，是爲了報積怨私仇。曾國藩對林明光的冤情並不感到意外，但對曹克勤受賄卻很憤怒，他生平最恨的便是受賄的官吏。

不久，曾國藩藉「嚴辦土匪」的聖旨，將審案局中的委員作了大幅度的淘汰，從自己舊日友朋和嶽麓、城南兩書院中，挑選了一批廉潔有操守的鄉紳和士子來補充，又將凡有冒功領賞行爲的團丁一律開缺回籍，從家鄉招募了一批農夫代替。從那之後，他對案件的判決，態度更爲審愼。

殺金松齡以儆效尤

在長沙，曾國藩所率的湘勇和綠營已是水火不容，而平庸的巡撫駱秉章爲了息事寧人，又一味偏袒綠營，一到發餉的日子，就是湘勇大發牢騷的時候。駱秉章這種姑息的態度終於惹惱了曾國藩，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湘勇畢竟不是正規軍，雖然在長沙平息了一些匪患，但還沒有眞正上過戰場，未立寸功，光這一點就讓曾國藩無法向駱秉章提出任何要求。

經過反覆考慮，曾國藩決定遷軍衡州。衡州城是湖南僅次於長沙的名城，是蒸水與湘水的匯合處，爲兩廣之門戶，扼水陸之要衝，物產富庶，民風強悍，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

對衡州這個地方，曾國藩感到特別親切，一來他祖籍衡州，二來他的夫人是衡州人，第三個原因是他年少時曾在衡州求學多年，那裏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喚起他對逝去時光的回憶。當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這裏可以不受任何牽制，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塑造這支他寄予厚望的軍隊。

不過他很清楚，這支軍隊實際上還不能被稱爲軍隊，嚴格說來只能稱爲練勇。一

千多人，將來如果眞的上戰場和人多勢眾的長毛廝殺，必然會吃大虧。但，如果擴勇，便會招致各方非議。退一步說，就算擴勇成功，餉銀又從何而來呢？

這些問題日夜糾纏著曾國藩，讓他寢食難安。荊七見主人整天像一頭困獸，忍不住想上前勸慰幾句，但一見曾國藩雙眼裏閃耀的光芒便又卻步；他眞想替自己的主人分擔一些憂愁，但這些事他一個做下人的又怎能分擔得了呢？

這天，衡州知府陸傳應託人轉來一封信，荊七將信送到曾國藩手裏，準備轉身出門，不料曾國藩在讀信之後發出一聲長笑。他驚愕地站住：難道有什麼喜事嗎？但願如此。

「荊七！這封信送得好啊！眞是天助我也！」曾國藩的笑聲中充滿了欣喜。

「大人！有什麼喜事嗎？」荊七好奇地問道。

「是呀！大好事呀！」

曾國藩用手撫鬚，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

「大人，那小的先出去了！」

「你去吧，叫澤南來一趟。」

「是！」

荊七躬身退出門外。

這封信的確解了曾國藩的燃眉之急，原來是新擢升湖北按察使、正帶兵在江西前線與太平軍西征軍作戰的江忠源寄來此信。他在信中說長毛勢力強大，能征慣戰，打仗不怕死，又會收買人心，極難對付。請曾國藩在長沙多募幾千人馬，練成精兵，早日開赴江西，補充他的楚勇。

一看信的內容，曾國藩就打定了主意，他立即提筆給江忠源回信，請他奏明皇上，委託湖南幫辦團練大臣在衡州招募五千勇丁，訓練成軍，交給他指揮。他想：「只要皇上同意募勇，餉銀再想辦法。至於交不交江忠源指揮，那還不是我來決定，我不給他，難道他能硬要。」

募勇的事有了著落之後，曾國藩頓時去掉一塊心病。幾天來，除了處理軍中日常事務，就是在衙門的小花園內散步。荊七還沒見過他有這麼好的興致，心裏也跟著喜孜孜的，連幹活都變得特別有力氣。

曾國藩這天仍像往常一樣在園子裏閒走，他背著雙手，沿著石徑來到園中魚池前，見魚游水底，優游自在，不覺神清氣爽。不知爲什麼，他忽然想到了遠在湘陰的郭嵩燾，心想：現在一切都初具規模，應該將筠仙請回來，有他在，不啻如虎添翼。

接著他又想到了幾個人，那就是有小亮之稱的劉蓉和黔陽教諭、平江舉人李元度，還有正在桂陽州原籍守制的陳士杰。

「有他們來襄助，不愁長毛不滅。」曾國藩心想。對於手中的這群文臣武將，曾國藩十分滿意，尤其是能得到在岳陽樓結識的楊載福的加入，使他越加深信，手中的這支軍隊將來一定能在戰場上建立奇功。他站在池畔，彷彿已經看到他們擊敗長毛、班師還朝的樣子，禁不住露出笑意。

從院子裏出來後，他便回到日常辦公的地方，認認眞眞地給郭嵩燾、劉蓉、李元度和陳士杰各寫了一封信，盛情邀請他們前來衡州共商練勇大計。

經過一番調整，曾國藩手中的這支軍隊實力增強了不止一倍。李續賓、曾國葆和金松齡從湘鄉募來二千五百勇丁，鄒壽璋、儲玫躬、江忠濟從靖州、辰州、新寧、寶慶等地募來一千勇丁。

郭嵩燾、劉蓉、李元度、陳士杰等人也陸續趕來衡州，讓曾國藩興奮的是，老朋友郭嵩燾還帶來了二十萬兩餉銀。一切都是那麼順利，讓在長沙城吃盡苦頭的曾國藩終於可以喘口氣了。

爲了讓勇丁一心一意地操練，曾國藩決定發厚餉。他深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他要讓他手底下的兵丁都知道，只要肯賣力就會有等值的報酬。

銀子兌了現，兵丁們操練起來虎虎生風，綠營軍兵那些懶散、怠惰的習性，再也沒有在勇丁們身上出現過。爲了保證訓練的質量，曾國藩親自制定了嚴格的軍規：每天五更三點放炮，聞炮即起，夜晚每營派十人巡邏，黎明演早操，營官、哨官必須親自到場；午刻點名一次；日斜時演晚操，二更前點名一次。每逢三、六、九日午前，曾國藩本人親自到演武坪監督操練並訓話。

曾國藩和手下的一幫幕僚還參照戚繼光的束伍成法，結合軍中的實際情況，制定詳細的軍事條例。

一支理想軍隊的雛形在曾國藩的精心治理下，漸漸煥發出了鋒芒。衡州城的老百姓都感到非常驚訝：這支生機勃勃的軍隊竟然是由一幫秀才調教出來的。

俗話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讓勇丁上戰場與太平軍眞刀實槍打仗的機會終於來了。已被任命爲安徽巡撫、但還在江西與長毛作戰的江忠源和江西巡撫派人來湖南求援，說是長毛夏官副丞相賴漢英、殿右八指揮林爲容、殿右十二指揮白暉懷統率十二萬人馬，從金陵出發，一直打到江西南昌。

曾國藩令羅澤南的澤字營和金松齡的齡字營開赴江西，援助江忠源。

幾天後，江西前線傳來捷報：澤字齡字二營，不足千人，殺敗長毛數千，收復安福，解了吉安之危。

曾國藩非常高興。但沒過幾天前線又傳來兇訊：羅澤南率領的澤字營在南昌附近中了長毛埋伏，大敗。哨官哨長易良幹、謝邦翰、羅信東、羅鎮南戰死。

這個消息讓曾國藩一連幾天晚上都無法安睡，由於過度焦慮，他的老毛病——牛皮癬又發了。

在焦灼的等待中，曾國藩終於盼回了澤字、齡字二營，他急切地想要聽羅澤南彙報這次兵敗的原因。

那天黃昏，澤字營和齡字營懷著收復安福後的勝利心情，應江忠源之邀來到南昌城西南郊，只見永和門外駐紮著一萬餘太平軍。求勝心切的羅澤南於是和金松齡商量劫營的事，跟隨江忠源打過兩年仗的金松齡深知長毛的厲害，猶豫不決，但礙於羅澤南與曾國藩的交情，只好答應作澤字營的後援。

果然，澤字營中了太平軍的埋伏。混戰當中，齡字營不但見死不救，而且無聲無息地撤離戰場，所幸江忠源率領城中部隊聞訊趕來，否則只怕羅澤南已做了太平軍的刀下鬼。

聽完羅澤南的彙報，曾國藩臉色凝重，陷入深深的憂慮當中。羅澤南的失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金松齡的見死不救。綠營在廣西戰場上作戰失利的原因就在此，要是不對這件事嚴加懲罰，今後湘勇就會步上綠營的後塵，這樣一來，之前百般的努力都將付諸東流。羅澤南劫營失敗是因爲輕率，但勇氣可嘉，金松齡雖不贊同，但一旦答應就應該拚死相救，他的這種過錯絕不容許再出現一次！曾國藩的眼瞼一跳，他已經知道該如何處理這件事情了。

一個晴朗的秋日，演武坪上五千湘勇按營、哨、隊，面對指揮臺整齊地排列著，曾國藩騎馬來到演武坪，後面跟著的是從駱秉章處調來的將官塔齊布以及親信羅澤南等十營營官。他下了馬，在幾個親兵的簇擁下走上指揮臺。

講話很簡短，但飽含力量。凡是參與這次戰鬥的將官們都多多少少分到了一些賞銀，指揮臺下出現了一陣小小的騷動。

曾國藩用略帶鄉下腔的口音接著說：「這次外出帶兵打仗的齡字營雖然立了戰功，可是發生對弟兄見死不救的事情，不過我不怪齡字營的弟兄們，我知道在戰場上，當兵的只聽將官的命令。」說到這裏，他突然提高了嗓門，大喝一聲：「把金松齡押上來。」

曾國藩望著跪在腳下的金松齡，見他雖叩頭認罪，但神色卻並不緊張。他久久沒有作聲，像是在作一個重大的決定，突然，從緊閉的唇中迸出一句：「給我拉下去斬了！」

金松齡頓時臉色蒼白，不僅是他，整個湘勇隊伍中都沒有人想到懲罰會如此嚴厲。剛才還是秋日融融的天氣霎時變得陰冷起來，每個人的腳底都升起一股寒意。羅澤南第一個站出來，爲金松齡求情。

曾國藩稍稍猶豫了片刻後，說道：「不行！今天可以饒恕金松齡，明天就可以饒恕別人。軍中無戲言，饒了他，今後軍中就不能殺人，軍法何在？澤南，你退下去，作爲一軍統帥，我曾國藩言出必行，沒有餘地可講。」

見曾國藩如此堅決，羅澤南只好訕訕退下。

金松齡又叩頭道：「曾大人，卑職死不足惜，但上有風燭殘年之八十老母，下有嗷嗷待哺之幼兒，望大人網開一面……」

曾國藩感到自己的身體陣陣抖動，像寒風中瑟縮的老樹。他鼻子突然發酸，眼淚逐漸盈積。他咬咬牙，掉轉頭說：「母老子幼，本可饒你一死，但五千湘勇之軍紀軍風，不能因你一命而廢弛，皇上之聖命，三湘父老之期望，不容許我法外施恩。你也

算是立下了戰功，放心去吧！母老子幼不必擔憂！」

說畢，轉過身黯然無語。

「大人！饒了卑職這一次吧！」金松齡淒厲的叫聲掠過演武場，五千湘勇全被震懾住了，膽小一點的雙腳發抖，站都站不住了。

曾國藩悄悄抹去兩行清淚。

一行大雁鳴叫著向遠方的天際飛去。

血洗田家鎮

田家鎮是一個有五千人口的大鎮，由於水陸交通方便，自古以來便是長江北岸的繁華市井。鎮子對面的半壁山孤峰挺拔，雄峙在大江南岸。山底下是一條通往江西瑞昌的大道。發源於幕阜山，流經通山、興國州的富水從半壁山南麓注入長江。入口處也有一個市鎮，名叫富池鎮，人口不多卻熱鬧，這裏正是駐守在蘄州的太平軍選擇阻攔湘軍的軍事要地所在。

經過商量，年輕的太平軍首領陳玉成決定統領一萬人馬駐紮蘄州，作爲第一道防線，其餘四萬人全部進駐田家鎮，在那裏將湘勇一舉殲滅。此外，由韋俊、羅大綱、周國虞等帶二萬人守住半壁山。北王韋昌輝之弟韋俊，不過二十六七的年紀，但因家境富裕，小時飽讀詩書，因而處事顯得老練穩重，見識也比別的年輕將領高明。這一年來在湖南、湖北與湘勇打過幾次交道，他已經知道曾國藩不同於清朝的其他官吏，由湖南農民所組建的湘勇，也絕不是清朝的綠營可比，要對付曾國藩和湘勇，絕不能掉以輕心。韋俊對南岸駐防作了精心的安排，他吩咐羅大綱帶八千人，在半壁山腳安營紮寨，林紹璋帶五千人駐守富池鎮，周國虞帶六千人搜集船隻，扼守江面，自己帶

一千親兵將營壘設在半壁山山腰上，以便各方兼顧。

太平軍在與官軍的作戰中，累積了一套建營寨的成功經驗。半壁山下，共紮六座營盤：大營一座，小營五座。營盤周圍挖一條深一丈多，寬三四丈的溝，將離半壁山五里遠的網湖水引來灌滿，溝內豎立炮臺十座，再用木柵圍住，溝外密釘五丈寬的一排排竹籤，木樁。林紹璋在富池鎮紮了四座營盤，其布置大致和半壁山營寨相仿。半壁山頂，架起一座望臺，隨時有士兵在上面眺望，對岸田家鎮和下游富池鎮，都可以清楚地看見山頂上打出的信號旗。江面上周國虞指揮的戰船聚集了三百多號，天天在南北兩岸穿梭巡邏，嚴陣以待。北岸也是營寨相連，炮臺相接。雙方都在田家鎮擺開了一個大戰場，殺氣騰騰地準備一場惡戰。

爲了打敗曾國藩，太平軍將領絞盡腦汁想出各種方法來加強防禦。這天，周國虞從江邊檢查戰船回來後，對弟弟周國材、周國賢說：「我看這江面上的防守還很薄弱，曾國藩水師力量強大，還得想法子控制住江面。」

周國材說：「大哥，我這兩天也正在想這事，要是能將江面鎖起來就好了。」

周國賢說：「我有辦法。當年東吳阻擋晉軍，後晉阻擋後漢，都曾用過鐵索攔江的辦法。我們何不學前人的樣，也打根鐵索將江面鎖住。」

周氏三兄弟的辦法得到了將領們的贊成，隨軍的鐵匠們開始不分晝夜地打造。十天後，六根鐵索南繫半壁山，北拴田家鎮，橫截長江。鐵索下共擺二十多隻戰船，八個木排，滔滔長江，猶如繫上了六根腰帶，就等曾國藩的水師到來，好將他們葬身水底。

湘軍水師楊載福的先頭部隊到達蘄州附近，派人前去打探太平軍的駐紮情況，隨即迅速向曾國藩作了報告，何時開戰，請他定奪。曾國藩在戰船上召開了戰前的部署會議，與彭玉麟、楊載福、郭嵩燾、劉蓉、楊國棟等人商議。劉蓉說：「據情報來看，長毛據蘄州兵力不算太強，號稱一萬人，實際能打仗的頂多一半。陳玉成雖賊中幹將，估計也發揮不了多大作用，而且他只擅長陸戰，水戰並非他所擅長。可以立即通知塔齊布和羅澤南，命他們分頭進攻大冶和興國州，引誘陳玉成派兵救援，然後我水軍乘此機會，猛衝過蘄州。」

楊國棟說：「孟容兄說得有理。我在黃州時就聽說，據守大冶和興國州的將領，原是陳玉成的部下，且兵力不過一二千。拿下大冶和興國州，對塔統領的南路軍來說是輕而易舉，即使陳玉成的兵員按兵不動，達不到調虎離山之計，收回兩個城池也是功勞。」

彭玉麟、楊載福、郭嵩燾等人都點頭贊同，曾國藩也認爲可行，於是水師暫時駐紮原地，不驚動下游。

這邊的塔齊布和羅澤南接到命令後，一萬二千人分爲兩支，塔齊布帶六千人南下經花油堡向興國州進兵，羅澤南帶六千人沿金河向大冶進攻。太平天國興國州知州胡萬智沒有料到曾國藩的兵馬來得這般迅速，興國州裏只有一千五百人，情形危急。胡萬智一方面布置守城，一方面急忙派人到陳玉成那裏討救兵。陳玉成事先知道湘勇水師集結在蘄州一帶按兵未動，料想一時不會有行動，便親帶四千兵馬趕來救興國，剛走到黃州時，又遇到駐大冶總制汪茂先派出的信使，說湘勇已圍住大冶。無奈，陳玉成又分出兩千人馬到大冶，半途遇到潰兵，報告大冶已丟，汪茂先陣亡，陳玉成氣得雙眼直冒金星，只得怏怏回蘄州。

就在陳玉成離開蘄州的同一天，曾國藩會合前晚趕來的李孟群部，水師二十營約一萬人，在呼嘯吶喊聲中衝過蘄州防線，在馬口鎮對岸停泊下來。第二天一早，鮑超率霆字營來到半壁山腳下挑戰，只聽一聲炮響，敵營裏衝出一位中年將軍。此人正是羅大綱，身後跟著數百名紮紅、黃兩色頭巾的太平軍將士，羅大綱騎馬佇立在柵欄邊，高聲喊道：「大膽清妖，有本事的過來。」

鮑超氣得面色發紅，在馬上大叫：「操你祖宗十八代，看你鮑爺爺來也。」

他一時忘了太平軍紮營的規矩，指揮全軍朝太平軍營中衝去，還未走到百步，叫聲「不好」，已陷入布滿竹樁的陷阱中，回頭一看，大部分湘勇也中計了。這時，對岸的太平軍萬箭齊飛，湘勇紛紛中箭倒下，鮑超掄起大刀，前後左右揮舞，總算沒有被射中。他卡緊馬腹，那馬掙扎著想跳出來，卻被竹籤子刺得鮮血直流，哀鳴不已。羅大綱策馬出了柵欄，吊橋放下，正當危急的時候，周鳳山帶兩營湘勇前來救援，鮑超才得以逃脫。

江面上，楊載福的先鋒營也陷於困境，當他們的船隻走到半壁山腳江面時，看到一排釘死在江中的戰船，上面橫著六根大鐵索，別說是木船，就是鐵艦也休想過去。楊載福是個水上老手，見此情景，知道不妙，下令撥轉船頭朝回走。後面火炮轟來，走得慢的幾艘長龍被燒沈。

水陸兩軍失利，曾國藩的憂愁又增添幾分。從靖港敗後再起這半年來，湘勇軍勢大盛，尤其是武昌、漢陽的收復，更是名滿天下，朝野爲之震動，一洗往昔備受嘲諷的侮辱。他想：眼前的長毛還不是主力，倘若這道防線衝不過去，豈不前功盡棄？無論如何不能被擋在這裏，不將這股長毛擊敗，至少要迅速突圍。他決定由陸路發起強

攻，派塔齊布打富池鎮，羅澤南打半壁山。

羅澤南人馬來到馬嶺坳，此地離太平軍營寨只有二里路，羅澤南得到鮑超的教訓，不敢再貿然前進，號令全軍就地駐紮。羅澤南帶領李續賓、游擊彭三元、都司普承堯等人察看地形。正在察看時，猛然聽見一聲炮響，從太平軍營地裏衝出數千名太平軍，羅澤南慌忙指揮勇丁列隊應戰。彭三元率部從左堤應敵，普承堯從右堤迎敵，正廝殺間，從民房裏又鑽出一千多名手持利刃的士兵，李續賓急忙率迪字營迎擊。太平軍四路人馬合起來一萬多人，在此已等候半個月，羅大綱一馬當先，從左堤朝羅澤南殺來，羅澤南哪裏是羅大綱的對手，急忙閃開，幸虧六品軍功彭和祥過來接住。交戰不到十個回合，彭和祥被羅大綱一槍刺中咽喉，都司普承堯一見同伴戰死，急紅了眼，拍馬舞刀衝上前來，與羅大綱戰在一處。右堤邊，彭三元帶兵衝到吊橋邊，正要進入營寨時，從山腰上飛來雨點般的碎石，嚇得勇丁紛紛後退。這時，從民房的門窗裏紛紛射出炮子、火箭、噴筒，湘勇匆忙後退，羅澤南只好鳴金收兵。

到了夜裏，羅澤南和李續賓想到了一條妙計。他們讓手下的士兵趕製布袋，袋裏裝土，一人扛一個，到太平軍的營寨時，把土袋丟到溝裏，連竹籤和壕溝都一起埋掉了。二更時分，李續賓帶領著三千勇丁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太平軍營寨旁。因爲營寨

周圍插滿了竹籤，又深開水溝，且白天湘勇才剛大敗，羅大綱沒有提防敵人會半夜劫營，巡邏的士兵被劫營的先鋒隊砍死，三千湘勇急急忙忙地將土袋填溝鋪路。

一個半夜起來撒尿的士兵發現了劫營的湘勇，嚇得跑進大營，把羅大綱喊醒：「羅指揮，清妖劫營了。」羅大綱呼地一下從床上坐起，一邊穿衣，一邊下令：「趕緊傳令，立即出營打仗。」

羅大綱自起義以來，跟清軍打過幾十仗，從未遇到過半夜劫營的先例，心中不禁對湘勇的兇悍能戰暗自佩服。半壁山上的韋俊也得到消息，下令士兵燃起火把，準備應戰。從山腳到山腰，到處燈火通明，水溝邊頓時聚集一千多名太平軍將士。羅大綱下令放箭。湘勇成片倒下，膽小的嚇得拔腿就跑，李續賓怒不可遏地揮刀砍倒一個逃兵，吼道：「弟兄們，今夜我們拚出去了。誰要是向後逃命，格殺勿論，大家齊心打贏這場仗，我爲兄弟們請功邀賞。」

在急劇的鼓點聲中，湘勇和太平軍展開肉搏戰。湘勇殺紅了眼睛，一見戴紅、黃頭巾的人便揮刀亂砍。太平軍第一次遇見這樣蠻勇又不怕死的對手，心中先膽怯了三分。肉搏一陣，太平軍漸漸不支，柵欄邊的炮手因爲怕傷了自己人也不敢發射，氣得羅大綱直跺腳。韋俊見勢不妙，親自率領一千人馬趕來救援，雙方又激戰了半個時辰

後，太平軍仍無法取勝，韋俊下令全軍撤退上山。湘勇趁勝追擊，卻被山上的擂石擊退，只得眼睜睜地看著太平軍上了半壁山，羅澤南下令放火燒營，又叫人砍斷山腳下的鐵鎖樁。

羅澤南率部與太平軍在半壁山下激戰的時候，塔齊布率領六千湘勇在富池鎮與林紹璋部隊的戰鬥同時也取得了勝利，消息傳來，曾國藩大喜。現在，他要和彭玉麟、楊載福、李孟群一起全力以赴，奮勇奪取江面上的勝利了。

決戰的日子終於來到，湘勇水師分爲四隊，與周國虞兄弟指揮的太平軍水師各自擺開了陣勢。第一隊由白人虎率領二十條快蟹，每條快蟹上架設一個爐灶，爐灶上安一口直徑五尺的龍頭大鍋，鍋裏裝滿茶油，油中放著棉紗，船尾堆滿劈柴。鍋旁有七八個勇丁，人人手裏拿著劈山斧、鐵鉗，鍋邊立著大鐵墩，船頭船尾另站三十名弓箭手。第一隊的任務是燒砍鐵鎖。第二隊由彭玉麟親自帶領，集中一百條戰船。船上裝著浸滿油的火把和幾十個開口的布袋，每個布袋裏裝半斤黃豆，湘勇們不知黃豆做什麼用，只是遵命奉行，一百條戰船上載著二千名精壯水勇，第二隊的任務是保護燒砍鐵鎖的那二十條快蟹。第三隊由載福帶領，也是一百條戰船，二千號水勇，船上也裝滿火把、黃豆。這隊的任務是在鐵鎖斷後，猛衝過去。第四隊由李孟群率領，保護老

營和輜重船隻。

由於半壁山和富池鎭陸營的失利，太平軍水師的情緒受到影響。有些人因爲武漢戰役的失敗，對湘勇產生一種畏懼感。這兩天，水營逃跑上百人，周國虞、周國賢、周國材兄弟到每一艘船上爲大家打氣。多數人相信這六根鐵鎖的威力，必定可以將湘勇的船隻攔住。論人數，太平軍水師雖有六千，但武昌新敗，戰船被焚毀一半，船上的火炮、彈藥也丟失，倉卒之間，在蘄州至田家鎭一帶搜集兩百多隻漁船，強拉來作爲補充，畢竟起不了大作用。人員也有一半是從陸營中臨時調來的，幾乎沒有受過訓練。在裝備條件和人員素質上，太平軍明顯不如湘勇，唯一可依靠的就是橫在江面上的鐵鎖，周國虞清楚這一切，心裏也頗爲擔憂。他自己守衛中間一段，周國材守北段，周國賢守南段。看見上游黑壓壓的一片，像烏雲似地欺過來。周國虞吩咐打出準備迎戰的令旗，下令不待湘勇立穩，先下手爲強。

白人虎的船離鐵鎖不到二十丈了，周國虞手一揮，守衛在鐵鎖邊的水手們便紛紛射出箭來，快蟹上的湘勇不少人中箭落水。白人虎掄起長槍，一邊擋箭，一邊高喊：「不要驚慌，向前衝。」

船頭船側的藤牌一齊高舉，圍成一道牆，槳手死命划著，船隻緩慢艱難地向前行

進。彭玉麟的第二隊也到了，急忙向太平軍的船排上扔火把，太平軍的火把也往這邊丟，兩邊互扔的火把在空中相撞，一起掉進江中。彭玉麟命令，將未封口的布袋用手絞緊缺口，向太平軍的船頭扔去，這些布袋一落到對方的船上，黃豆便從袋中滾出。太平軍水手們先還不知道袋子裏裝的是什麼，一看清楚是黃豆，便一個個叫苦不迭。這些黃豆很快便撒滿船頭、甲板和船艙，人踏在上面站立不穩，立即摔倒，再爬起，又摔下去。

周國虞氣得咬牙切齒。就在太平軍成批跌倒的時候，燃燒著的火把一齊從湘勇船上飛過來。船被燒著，熊熊火起，如幾團火球在江面上滾動。楊載福的第三隊也趁勢趕到。箭在飛，火在燒，刀槍相碰，鼓角雷鳴。湘勇爲升官發財，個個不顧生死，人人奮勇向前；太平軍爲求生機，死命逃生。鐵鎖上游爆發一場難得一見的惡戰，只見雙方死傷的人一個個掉進水中，未死的在江水中掙扎，已死的隨波逐流，江水已被鮮血染紅，半壁山似在低首垂淚，長江水也在嗚咽悲號。

這時，白人虎乘機將船划到鐵鎖邊，龍頭大鍋裏的茶油早已燒得沸騰，湘勇們忍受著炙人的高溫，將鐵鎖拉進火焰裏鍛燒。另外十幾條快蟹也划到鐵鎖邊，船上的大鍋一齊點著火。鍋旁的勇丁，個個被煙火熏得暈乎乎的，汗流如注，全身濕透，他們

乾脆把上衣全部脫光，露出油光黑亮的胸脯。一個年輕的湘勇被熱氣熏得頭暈目眩，忽地一陣發黑，一頭栽進鍋裏，立即被滾油烈火燒得血肉模糊，發出一股惡臭，鍋旁的湘勇同時驚叫著，本能地向後退。白人虎一個箭步衝到鍋旁，雙手抓起死者僵硬的雙足，猛地一拖，拖出一個無頭無肩的半截人身來，順勢往江中一扔，用長槍指著後邊的幾個湘勇說：「快給我燒，誰敢逃，我就戳死在這裏。」

那幾個湘勇只得重圍在鍋邊，用鐵鉗夾著鐵鎖在鍋上燒。看看鐵鎖燒得差不多了。白人虎命令將鐵鎖放到鐵墩上，幾個手拿大斧的人奮力砍劈。砍了幾斧，居然斷了。滿船一起喝采。白人虎站在船頭，高喊：「鐵鎖燒斷了，弟兄們加油啊」。

周國材正帶著北岸的船隊過來增援，見白人虎耀武揚威地亂叫，氣得肺都炸了，他彎弓搭箭，「嗖」地一聲射過來，正中白人虎的左目。白人虎慘叫一聲，從船頭栽進水裏。湘勇們眼睜睜地看著他被江水捲走，誰也不想救，也沒辦法去救。這時，定湘營營官段瑩器惡狠狠地叫了一聲，飛身跳到周國材的船上，掄起手中大刀，向他撲去，隨後又有幾個不怕死的湘勇跳過船去。周國材沒料到湘勇這般兇悍，幾個膽小的兵士嚇得直往艙裏躲，周國材揮刀迎戰。段瑩器出身船伕，自投湘勇以來，就是憑著敢打敢殺的本事爬上營官的位置。周國材的船上功夫本來就不好，船一晃動，一身本

事更是使不出來，鬥了十多個回合，可憐竟成了段瑩器的刀下之鬼。

段瑩器殺得性起，又砍倒幾個，再拿起火把，從船頭到船尾放起火來，最後又縱身跳回自己船上。就在這個時候，鐵鎖又有幾處被燒化砍斷，楊載福指揮第三隊按照預定計劃猛衝過去。楊載福殺得眼紅，將衣帽全部脫去，僅穿一條短褲在船頭指揮。第三隊二千湘勇水師見楊載福如此，一齊脫去衣帽，狂呼亂叫，爲自己壯膽助威。他們順流東下，遇船便燒，見人就殺。轉瞬間船到武穴，突然轉起東風來。楊載福鬥志正旺，命令所有戰船掉頭回轉，藉著東風再殺回田家鎮。彭玉麟指揮第二隊向下衝，彭、楊兩隊將太平軍水師夾在中間。

北岸的桂明、多隆阿見江上火起，知道中路水師已經發起進攻，也乘機向駐紮在田家鎮上的秦日綱大營猛攻。田家鎮上的防兵，兩天前已抽調兩千人過江支援半壁山，力量大減。桂明與多隆阿的綠營，原本不是太平軍的對手，這時因南岸陸師及江面水師的得勢，也增添了勇氣，雙方激戰，勢均力敵。

塔齊布與羅澤南乘勢佔住半壁山和富池鎮，太平軍安設在半壁山的炮臺全被湘勇佔領，湘勇並將火炮一個個向太平軍戰船轟去。從田家鎮到武穴三十里江面上，太平軍的水師漸漸落入劣勢。

在北岸的秦日綱、石禎祥見大勢已去，率部沿通往黃梅方向的大路撤退；至於南岸敗陣的將士，則早已由林紹璋、羅大綱收集，向江西瑞昌方向走了。

經過三個時辰的激戰，湘勇突破田家鎮、半壁山之間的橫江鐵鎖，佔領了這兩個重要集鎮。這場戰役的結果是：太平軍死了一千二百餘人，除周國虞一隊二十多條戰船逃出之外，所有的船隻盡數化爲灰燼；湘勇也扔下八百餘具屍體，被毀戰船一百多號。

南京大屠殺

曾國荃領了主攻金陵的任務後，便和曾貞幹一起率領吉字營、貞字營雄心勃勃地向東開拔，一路過關斬將，從蕪湖、太平府打過秣陵關、方山，來到金陵城南門外的雨花臺，將營部設在報恩寺廢墟邊。報恩寺建於南宋，高達十三層，頗爲壯觀。咸豐六年，北王韋昌輝害怕翼王石達開回師攻天京時憑藉此塔攻城，於是拆毀了這座歷時七百餘年的寶塔。

曾國荃和他的心腹大將李臣典、蕭孚泗、劉連捷、彭毓橘、朱洪章等人都是第一次來到這座江南名城。他們遠遠地從南門附近走到太平門邊，一路驚歎，原來有人告訴他們，金陵城的城牆他們花了一整天，現在也才只不過走完了三成而已。曾國荃心想：吉字營和貞字營合起來只有兩萬多人，要像過去圍吉安圍安慶一樣包圍天京，等於是癡人說夢。一向倔強自負的曾國荃，雖然有點後悔不該輕率進兵，但事已至此，也只有硬著頭皮幹下去了。他命令全軍在雨花臺一帶深溝高壘，建築堅固工事，作長期圍城的準備，一面等待其他各路人馬早日來到金陵城下。

此時，湘軍水師已在彭玉麟、楊載福的率領下來到落星寺。曾國荃親到船上與他

們見面。第三天，三人乘坐一條小民船從大勝關一直划到燕子磯，借助千里鏡察看太平軍在這一帶的設防。長江控制著金陵的西北兩面，從楊秀清開始，便十分注意防守進入金陵地段的長江水路，經過十多年來的修築，這一帶堡壘林立，且高厚堅固，尤其以大勝關、九洑洲、草鞋峽、七里洲以及燕子磯等處更是設防的重點。其中九洑洲駐紮了一萬人馬，以康祿爲主帥，更是鐵壁金湯，控制著江浦至金陵的水上通道。彭、楊、曾三人察看一番後，都覺得這場仗不容易打。

彭玉麟出了個主意：「九洑洲防守嚴密，一味強攻不是辦法，我們要學宋江三打祝家莊的經驗，想法子刺探清楚以後再去打。」楊載福說：「好是好，只是如何進得去。」彭玉麟說：「試試看吧！」

這天，彭玉麟和劉連捷，一人扮獵手，一人裝成樵夫，悄悄坐一隻小筏子，划到江北上了岸。二人沿著一條羊腸小道邊走邊留心觀察，時時聽見洲上傳來喧嘩聲，但江邊卻異常冷清，走了個把時辰，還沒有看見一個人。劉連捷打了兩隻野兔，一隻五彩斑爛的錦雞，彭玉麟只是隨便拾了幾根枯柴應付。兩人正在失望之際，突然看見一個老漁翁安詳地坐在一塊石頭上，垂著一根長長的釣竿。

兩人心下大喜，忙上前去問候。老漁翁以爲兩人是這一帶的住戶，便隨便地和他

們閒聊起來。彭玉麟問：「老伯伯，這幾條鰣魚大概要賣得兩把銀子吧？」彭玉麟在蕪湖邊生活過，知道長江中的鰣魚是一種名貴魚，尤其以揚子江這一段的鰣魚味道更鮮美、更值錢。

「不瞞老弟說，」老漁翁得意地笑著，指了指對岸的九洑州說：「明天我給洲上的太平神軍送去，他們要給我二兩銀子。」

「老伯，你是這洲上的人吧？」彭玉麟問道。

「以前是，現在不是囉。自從太平軍來了以後，我們就搬到這一帶，但他們給了我們一筆銀子，比我以前的那點家產還值錢呢！你們說這太平軍還眞是好人。」

「老伯，你們過去住在洲上，是怎麼到岸上來的，那又怎樣上得了岸呢？」彭玉麟繼續問老漁翁。

「不，我們不坐船，我們靠兩隻腳走路。你們不住在這裏，當然不知道，九洑洲原本有一條路與岸上相連的。九洑洲與江岸相連的這一段，水淺，底下都是爛泥，不能走船，洲上的人合力修了一條路，有四五尺寬，車馬都可以走。」

「爲何現在沒有路了呢？」彭玉麟追問。

「太平軍來了以後，將路削去了三尺多，原來是高於水面一尺多，現在是低於水面

一尺多，眼下水豐，路看不見，待到冬天枯水季節，路上還可以走人。」

彭玉麟和劉連捷都暗自高興，心想：眞是天助我也！只要有路，一切都好辦了。

攻克九洑洲之後，彭玉麟、楊載福統帥湘軍水師一鼓作氣，將大勝關到七里洲這一段江面兩岸的所有石壘都攻破了，至此，整個長江全部由湘軍水師所控制，天京北門也被封鎖住了。捷報傳到安慶，幾個月來一直鬱鬱寡歡的曾國藩略覺寬慰。他給彭玉麟送去了一封信，對湘軍水師的功績大大加以讚賞；並鼓勵他們早日攻下長毛的都城金陵。

不久，鮑超率霆字營來到金陵城下，駐紮在神策門至鍾阜門一帶。至此，原定東南西北水五路大軍，除西路多隆阿奉調開赴陝西，北路因統帥李續賓去世仍留安徽外，其餘三路都已到了金陵。在曾國荃統一指揮下，湘軍水陸合作，迅雷不及掩耳地把金陵城周圍的大小城鎭都拿了下來，金陵已成爲一座孤城。曾國荃又拿出他的看家本領，讓大軍將金陵城層層包圍起來，曾國荃也由此得了個「曾鐵桶」的雅號。

城內開始人心浮動，每到傍晚，便有一家一家的人扶老攜幼，出城逃難。湘軍在城內的奸細四處活動，威脅利誘加上造謠哄騙，使盡各種手段。許多不願與天京共存亡的太平軍兵士，也悄悄地離開天京，出城離去，城內人員銳減，軍民加起來不足四

萬，更可怕的是，由於物資得不到補給，饑餓嚴重地威脅著城內的軍民。

就在湘軍向天京發起強攻時，太平軍內部也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天王洪秀全不願離開京城，但以忠王李秀成爲首的太平軍將士則主張暫時退卻，待集合各地的太平軍以後，再殺回天京。但他的建議遭到了天王的嚴詞拒絕，甚至下詔天京城內的日常事務由年幼的勇王主持。幾天後，洪秀全病故，臨死時將幼小的天王洪天福託付給了忠王、信王、楚王以及章王等四人。

城外，曾國荃每天率軍攻打城池，但始終沒有進展。他暴跳如雷，常無緣無故地誅殺統兵將領，弄得吉字營人人提心吊膽，就在這時，朝廷又調派李鴻章的淮軍會攻金陵，曾國荃心頭更是不滿，明擺著是朝廷派人來和他搶這功勞，他情急之下，下令全軍不惜一切代價拿下金陵城，並重金懸賞第一個殺入城內的人。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湘勇人人都想發財，於是有人提議在城外挖地道，並埋炸藥炸掉城牆。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清晨，曾國荃帶著全體將官們來到太平門外，對大家說：「李軍門的信字營昨夜趕了一個通宵，挖穿了三個地洞，幸虧沒有被長毛發現，即將點火爆炸，三個地道，至少有一處炸開城牆。誰願當先鋒，最先從缺口衝進去？」

朱洪章站出來說：「九帥，朱某人願帶煥字營作先鋒。」

「好，英雄！」曾國荃按劍環視四周，「朱總兵當了先鋒，下面便不用報名了，都聽我安排！」

眾將肅然聽令。

曾國荃宣布：「朱洪章率部從缺口衝入後，急速進攻天王宮北門；康福率部在朱洪章之後進缺口，包圍天王宮西門；李臣典率部繼康福後進城，一同打天王宮西門。蕭孚泗、熊登武率部從朝陽門、洪武門打進，然後圍天王宮東門；劉連捷、張詩日率部從神策門進攻，肅清天京城北；彭毓橘從通濟門進城，直奔南門。各路只許前進，不能後退；前進者賞，後退者誅！大家放心大膽地去燒殺吧，本帥絕不干涉！」

午刻，曾國荃下令點火，只聽見三聲驚天動地的轟響之後，靠近太平門一帶的城牆出現一個二十多丈寬的缺口，朱洪章率煥字營衝到缺口中。缺口兩邊聚集著數千太平軍將士，一時間槍炮、石塊、刀矛像雨點般朝缺口飛來。煥字營的將士也殺紅了眼，雙方在缺口內外激戰半個時辰後，除朱洪章等少數幾個人外，煥字營先鋒隊四百多人全部喪命。康福、李臣典趁勢率部從後面衝入，他們踏著湘軍和太平軍的屍體，一聲呼嘯，最先進了城。接著，後面的人馬成千上萬地跟了上來，城內的太平軍紛紛向城中心撤退，康福騎在馬上高呼：「弟兄們，都跟我進天王宮去！」

天色暗了下來，天京城裏到處展開了肉搏戰。湘軍每前進一步皆倍感艱難，大街小巷，屍橫遍地，血流成河。信王府被攻破了，信王洪仁幹被殺；接著勇王府也被攻破了，勇王洪仁達不知去向；除天王宮外，這兩府是天京城內最富有的王府。十年間，兩王府搜羅珍寶無數，金銀滿屋，頃刻之間，它們都變成了湘軍的財產。

已是深夜了，趙烈文見各路人馬還在城內四處搶劫，一擔一擔的綾羅綢緞、珠寶金銀從城門挑出來。這些將領們只顧搶眼前的財物，似乎忘記了還有個內城天王宮。趙烈文看在眼裏，非常焦急，他跑到曾國荃處向他報告：「九帥，將士們只顧搶東西，沒有進天王宮，幼天王以及忠逆都沒拿住，這樣下去會壞了大事，你要趕緊進城督師，進攻天王宮！」

趙烈文連珠炮似地說了一大通，曾國荃卻根本沒有聽進去，心想：今夜不攻天王宮也好，打下後他們必定會趁黑洗劫一空，自己不就一點都得不到了？曾國荃半瞇著眼睛對趙烈文說：「惠甫，將士們辛苦了幾年，拿點東西，不要大驚小怪。你代我下令，不要放走了幼天王等人，我要回去休息一下，明天再打天王宮吧！」

趁湘勇在城中四處搶掠之時，天王宮李秀成將洪福瑱扶上馬，帶著一千多裝扮成清軍的兵士們，在混亂中衝出宮外，後面跟著林紹璋等人率領的兩支人馬，共二千餘

人。楚王康祿不願逃出去，他看到王宮裏有幾千斷手斷腳的將士，他們已不能行動，於是決定留下來，和這些將士們一起盡最後一分力量保衛天王宮。李秀成和倖存的兵士們護衛著幼天王出了宮，沿途遇見的盡是忙著搶東西的湘勇，誰也沒有想到這支隊伍中竟藏著幼天王和忠王。他們穿街過巷來到太平門邊，只見缺口處無一人在，大家暗自高興，感謝老天王在天之靈的保佑，急忙穿過缺口逃出城外，三支人馬會合在一起，向南而去。

第二天凌晨，康福帶著一支人馬最先來到天王宮的外城——太陽城，他們順利地進了城，沒有遇到任何抵抗，一座金碧輝煌的宮殿出現在他們眼前，這便是天王宮的內城——金龍殿。傳說小天堂的財寶大半聚集在這裏：金龍殿裏的楹柱上塗的是眞金粉末，殿裏陳列的每一件物品都是稀世珍寶，誰要是得到其中一件，下半輩子就可以盡情揮霍而不必操勞了。湘軍官兵人人都露出貪婪的眼神，捨生忘死這麼多年，不就是爲了這一天嗎？他們正要衝過去，卻突然發生了一件怪事，湘勇們一個個目瞪口呆，半天回不過神來：金龍殿四周站著約五千名太平軍將士，他們衣衫襤褸，滿身血跡，雙眼像兩個漆黑無底的深洞，直呆呆地望著前方，望著漸漸增多、漸漸靠攏的敵人，臉上卻沒有絲毫表情。他們之中有的手殘缺了，只剩下空洞的衣袖；有的腳折

了，用一根棍子支撐著。大家緊緊地靠在一起，像石壘的堤壩、像鐵打的圍牆，保衛著他們心中最崇高最聖潔的天國的象徵——金龍殿。

康福心中波濤翻滾，不能平息。他看見人牆的前面分明已經架好了一道兩尺來高的乾柴，將後面的太平軍緊緊圍住。有幾個人在給乾柴澆油，他們表情是那樣平靜、安詳，對站在他們面前手持刀槍、兇神惡煞般的湘勇似乎並不在意。大家都愣住了，也看出太平軍的意圖：他們要和金龍殿一起化爲灰燼。

一道火焰騰空而起，把巍峨雄偉的金龍殿和五千太平軍將士一起裹脅進去，把他們的臉膛映照得如同金鑄鐵打的羅漢……兇蠻的湘勇靜靜地看著火焰越來越大、越竄越高，不知是害怕還是激動，他們的心劇烈地跳動著，一時間似乎忘了這是一場兇殘的戰爭，而他們是這場戰爭的勝利者。

點評

在中國古代，文人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他們平時溫良恭儉讓，仁義道德，顯得知書達禮、溫文爾雅，一旦參與與異己力量的爭鬥中，他們甚至會變得超乎尋常地殘忍、毒辣。在這個時候，知識便會成爲他們翦除對手的最大力量，讓他們可以運用特權而無所不用其極，甚至問心無愧。

曾國藩是靠在湖南「剿匪」得力起家的。在曾國藩瘋狂的剿殺下，終於平息湖南境內的起義，而他自己也贏得了一個「曾剃頭」的別名，殺人好比剃頭，說明他殺人之輕易、之多。《清史紀事本末·湘軍陸師之編制》上寫道：「一時謗議四起，至有曾剃頭之稱。」對此，曾國藩早有準備，他對咸豐皇帝說「即臣深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也就是說，爲了清廷的基業，他曾國藩是準備隨時提刀殺人的。

身爲知識分子，曾國藩是一個相當重視學識的人。他透過讀史得出的結論是：「自從牛金星、李巖兩個舉人投歸李自成後，李自成便設官分治，守土不流，氣象煥然一新，結果居然推倒明王朝，祭天登位，當起了大順朝的皇帝。」在他看來，讀書人一旦投靠異己力量，就會成爲比軍隊更可怕的隱患，所以他對「通匪」的秀才林明光

是寧願信其有，必欲除之而後快，藉此警戒天下讀書人。

最能體現曾國藩鐵血手腕的戰役是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殺，曾國藩和其弟曾國荃爲了奪取攻打金陵城的首功，不惜血本，瘋狂屠殺，致使金陵城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曾國藩在奏摺中寫道：「三日之內，斃賊十餘萬人，秦淮北河屍首如麻」、「至聚眾自焚而不悔」。事實上，當時城內老百姓加在一起不過三萬人，太平軍官兵才一萬多，所謂「十餘萬人」，無非是爲了向朝廷表功，爲自己圍攻南京城三年不下開脫。而在他說的所斃之人中，又大都爲老百姓。幕僚趙烈文在後來寫道：六月二十日，即南京城破後的第五天，他發現整個南京城中，屍骸塞路，臭不可聞。而在所死之人中，大都爲老弱病殘，「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擔又無窖可挖者，盡情殺死。沿街死屍十之八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亦殺戮以爲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一人俱無。老者無不受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遠。其亂如此，可爲髮指。」

曾國藩手下第一勇將李臣典在曾氏兄弟的授意下，首先衝進南京城，他命令手下，只要碰到留長髮的人，一律格殺勿論。爲避免屠殺，城內士民紛紛剃去長髮。李臣典便又下令：凡新剃長髮的人格殺勿論。在這樣的軍令下，城內的人可謂是人人死路一條。

南京城內的大火據曾國藩向朝廷上奏說是只持續了三天，實際上整整持續了八天。並且太平軍官兵爲保持氣節「聚眾自焚」，也只燒掉了南京城的十分之三，其餘十分之七均是由湘軍炮製。燒城的目的第一是爲了對付太平軍的頑強抵抗，湘軍攻入南京後，太平軍戰士和他們打起了巷戰，湘勇乾脆放上一把火，將藏在房子裏的太平軍全部燒死。另外一個原因是爲了毀滅罪證。其中的一個罪證就是姦淫婦女，趙烈文記載中說：婦女四十歲以下俱無，因爲都被湘軍拉入營內作樂，之後又統統被殺死。李臣典就是因爲縱欲過度，而在南京被攻破一月之後不光彩地死去。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搶掠財物。南京是太平天國的國庫，城內金銀財帛堆積如山，湘軍之所以如此賣命地攻打此城，與此也有很大關係。曾國藩向來有一個原則，就是每破一地，必讓手下將士搶殺三日，三日之後再立規矩。所以，南京城破之後，曾國藩是鼓勵殺人的；對於搶劫，他也默許。他不僅在奏摺中爲湘軍的罪行開脫，甚至對此持讚賞態度，所以說曾國藩是此次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的眞正兇手，有例爲證。

第三章 修身知其所忌

師從鏡海先生

曾國藩一生中最爲人稱道的就是深諳修身之道，早期對他影響很大的是一代大儒唐鑑。從唐鑑身上，曾國藩不但對義理之學有了更深刻的瞭解，更重要的是還由此得到了皇上的信任和重視。有唐鑑這樣的人物爲他在皇上身邊幫著說話，對曾國藩仕途平順有顯著的助益。

唐鑑，字鏡海，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一年，由江寧藩司任上進京任太長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門接見他。這一天，曾國藩恰好隨侍在旁，道光帝獎諭唐鑒治程朱之學有成就，並躬身實踐，是個學有成就的君子。道光對唐鑑的稱讚，引起曾國藩的深思：自己在皇上身旁，要得到皇上的重視，必須要投皇上所好；看來皇上看重的是德行的修養，是對義理之學的研究。

幾天後，曾國藩來到碾兒胡同，以弟子之禮拜見唐鑑。年過花甲的唐鑑，已知這位同鄉後輩勤奮實在，見他如此謙卑，自投門下，樂意地收下了這個新門生。

「先生，請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究在何處？」曾國藩十分恭敬地向唐鑑請教。

「當以《朱子全書》爲宗。」唐鑑撫摸著垂在胸前一尺有餘的銀鬚，腰板挺得筆

直，不假思索地回答，「此書最宜熟讀，即以爲課程，身體力行，切不可視爲瀏覽之書。檢身之要，我送你八字。即檢攝在外，在『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在『主一無適』四字。至於讀書之法，在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博覽群書，則萬不能通一經。比如老夫，生平所精者，亦不過《易》一種耳。」曾國藩聽了鏡海先生這番話，有昭然若揭之感。

「古今學問，若汪洋大海，弟子在它面前，有如迷路之孩童，不知從何處起步。」關於檢身、讀書，曾國藩思索多年而不得要領，唐先生居然用八個字就概括了。在唐鑑面前，曾國藩深覺自己學問淺陋，他繼續請教，「先生，請問這爲學之道？」

「爲學只有三門。」曾國藩的提問剛落，唐鑑便明快簡潔地作了回答，「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學，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文章之學，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

「經濟之學呢？」一心想要經邦濟世的曾國藩急著問。

「經濟之學即在義理中。」唐鑑的答覆明確而肯定。

「請問先生，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

「經濟不看外史。古人已然爲之，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

經唐鑑逐一指點，曾國藩於學問之道和修身之法似乎一下子全明朗了。唐鑑又告訴他，督促自己修身的最好辦法是記日記，並說倭仁在這方面用功最札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行，坐作飲食，皆有劄記，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檢者皆記出。又說自己記日記一一如實，絕不欺瞞，夜晚與老妻親熱，亦記於日記中，曾國藩聽後，也佩服老先生誠實不欺的品德。

自從跟著唐鑑學習義理之學後，曾國藩開始對自己的一言一行嚴加克制，並立下日課，分爲主敬、靜坐、早起、讀書、讀史、寫日記、記茶餘偶談、日作詩文數首、謹言、保身、早起臨摹字帖、夜不出門十二條。又作《立志箴》、《居敬箴》、《主靜箴》、《謹言箴》、《有恆箴》各一首，高懸於書房內。朋友們見了，無不欽服。

這一天，曾國藩帶著日記，又去碾兒胡同晉見唐鑑。唐鑑審讀他的日記，見滿紙都是痛斥自己不成器的話，很是滿意。翻到二十二日的日記，看上面寫道：「自今日起改號滌生。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也』。」唐鑑稱讚：「有志氣！滌生，望你今後滌舊而生新。」

唐鑑翻到二十八日那一頁，見上面寫著：「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豔羨。醒後痛自

懲責。謂好利之心至行諸夢寐，何以卑鄙若此。眞可謂下流也。」唐鑑面露欣色說：「好！就要這樣不講情面地痛罵，方才改得掉惡習。」說罷，轉過臉來審視曾國藩，問，「足下昨夜所夢何事？」

「昨夜夢見何紹基放廣東正考官，考完回來，得程儀五千兩，皇上又賞他一千兩，私心甚是羨慕。」曾國藩紅著臉說。

「這是好利之心未全然棄除之故。」唐鑑一本正經地說，「《中庸》上講：『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君子之可貴，就在於愼獨。『獨』字尙能審察，世人能見之不善豈敢爲乎？滌生，你今日回去，就作一篇《君子愼獨論》，下次帶給我看。」

曾國藩一口答應下來，臨走，唐鑑又送他一本《畿輔水利》，一張親筆楷書條幅：「不爲聖賢，則爲禽獸。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善化唐鑑。」

跟了唐鑑一段時間，尤其是在通讀了他的《畿輔水利》一書後，曾國藩看出這位理學名臣並不是埋首故紙、空談心性的書呆子，而是關心民生，留意經濟，學問淵博，亦不乏謀略的能吏。同樣，唐鑑也知道曾國藩是老成持重、極有心計的幹才。以後，唐鑑、曾國藩師生之間往往探討程朱理學，推究興衰治亂的歷史。唐鑑從江寧

來，又多年歷任地方官，深知民生疾苦。他察覺到大亂將至，常在密室中鼓勵曾國藩以天下爲己任，多讀史書，瀏覽輿地圖冊，鑽研兵法，以備來日大用。曾國藩將唐鑑視爲黃石老人，而唐鑑也以張良期待曾國藩。

道光二十五年，唐鑑致仕，回善化老家住了一年之後，應友人之邀，到江寧主講金陵學院，很快名震江南，甚受士子們的敬重。咸豐二年七月，唐鑑奉詔如京。兩個月內，咸豐皇帝召見唐鑑十四次，對他極爲看重。在第十四次召見時，咸豐向唐鑑垂詢對付太平軍的事。唐鑑鑑於江忠源的楚勇，在全州蓑衣渡獲勝及長沙的戰功，向咸豐提出各省仿嘉慶朝辦團練的成法主建團練，並提出先在湖南舉辦。同時並向咸豐力薦曾國藩可大用，請皇上任命曾國藩爲湖南團練大臣，授予他便宜行事之權。出於對曾國藩的瞭解，唐鑑對咸豐說，曾國藩出身翰林，久任京官，對地方事不熟悉，剛開始時會不順利，請皇上自始至終都要信任他，唐鑑以自己一生名望向皇上擔保，曾國藩必可成大事。

老先生認眞地用蠅頭小楷寫了一封長信，語氣極爲親熱、誠懇。他把這次由江寧入京，皇上所給予的破格隆遇詳細介紹了一番，特別把最後一次陛見，皇上的垂詢及自己的密薦寫得更爲生動。最後，老先生用動情的語言，回憶在四合院內，師生切磋

學問、砥礪品性的情景。結尾尤其使曾國藩感動：

滌生吾弟，當年在京都時，老夫即知賢弟乃不可多得之偉器。這次進京，凡所見之昔日朋友，談起賢弟道德學問、文章政績，莫不交口稱讚，老夫行將就木，親見賢弟已成參天大樹，私心之喜慰，非常人所能理解。老夫滿腹話欲與賢弟傾吐，詎料伯母仙逝，賢弟已回湘上，奈何！

眼下洪楊作亂，三湘正遭塗炭。南望家山，不勝悲念。常言說「時勢造英雄」，正因爲禍亂並發，乃英雄崛起之時，故老夫才向皇上竭力推薦，並以一生薄名爲賢弟擔保。所幸皇上已簡記在心矣。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賢弟數十年來，已備嘗人世艱苦，現正當年富力強，擔當大任之時，況賢弟素有以天下爲己任之志，此爲老夫所深知。老夫往日與賢弟一起讀聖賢之書，講經世之學，所爲何事？豈不正是爲今日拯黎民於水火之中，挽狂瀾於既倒之時！雖然，老夫亦知，今日之事，千難萬難。但古人說得好：事無艱難，何來人傑？此中道理，吾弟自明。老夫已矣，一生庸碌無能，今爲衰朽殘陽，雖有報效之心，實

乏濟世之力。老夫常以晚年得遇賢弟而自慰。酬皇上厚恩，展生平懷抱，正當時也，望吾弟好自爲之。切切。

曾國藩將唐鑑的這封信，反覆看了幾遍，心潮澎湃，起伏不安。當年在先生安靜的四合院內，師生之間不知多少次探討過歷代的治亂興衰，對張良、陳平、諸葛亮、王猛、謝安、魏徵、房玄齡、范仲淹、司馬光、張居正等人的輝煌相業，神往不已。也曾暗暗下了決心，今生一定要入閣拜相，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讓史官將自己的業績記在青史上，激勵後世讀書人。現在正是要自己辦大事的時候，爲何還前瞻後顧、疑慮重重呢？「事無艱難，何來人傑？」唐鑑的話像一聲悶雷，在耳邊沈重地響起。「曾國藩啊！曾國藩，平素漫自矜許，當時機來到之時，你卻畏縮不前，害怕困難，這不是懦弱無能嗎？」曾國藩捧著唐鑑的來信，在椅子上正襟危坐，對自己提出了嚴厲的詰問。

與醜道人論道

入夏以來，天氣越加炎熱，一向最能吃苦耐勞的荷葉塘農夫，這時也無法忍受烈日的無情炙烤，都躲在茅屋裏不敢出來。四野靜悄悄的，只有一聲接一聲尖利單調的蟬鳴，傳進黃金堂兩旁的廂房裏，和著屋子裏混濁不清的老年男子的哼哼聲，使這一帶的空氣益發顯得窒悶難耐。

黃金堂東西兩邊共有十多間廂房，它是曾府中最好的住屋，東邊住著曾國藩一家人，西邊住著曾國荃一家人。去年秋天，曾國華應李續賓之邀去了湖北，緊接著曾國荃也重返吉安戰場。這幾天裏，曾國荃的妻子熊氏就要臨盆了，兩個月前，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的妻子賀氏在黃金堂難產死去。請來的張師公說黃金堂有鬼，賀氏是被鬼捉去當了替身，賀氏也要在此找替身，熊氏很害怕，一心想請張師公進來捉鬼，但又怕大伯罵。因爲曾國藩向來恪守祖父星岡公家訓，不許巫師進門。妯娌們商量後，決定請張師公在曾國藩午睡時進府來做道場。

午飯後，看著曾國藩睡下了，張師公帶了一個小徒弟，偷偷溜進了黃金堂，將熊氏臥房關好，在裏面點起蠟燭線香，穿上法衣，仗著一柄桃木劍，做起法來。一切都

是小心地進行：輕輕地跳躍、念咒、敲鑼。眼看道場就要做完了，誰知小徒弟一個不小心，將擱在櫃頂的一面鑼碰了下來。在這安靜的午後，這一面鑼掉在鋪著青磚的地上，發出驚天動地的響聲。

「什麼鬼名堂！」正在東廂房裏睡覺的曾國藩被驚醒了，他憤怒地坐起來，大聲問道。西邊廂房裏，歐陽夫人、熊氏、伍氏幾個妯娌嚇得不敢作聲，歐陽夫人跑過來掩飾，氣喘噓噓地說道：「沒什麼，一面破鑼摔了下來。」

曾國藩走出東廂房，來到正廳，看見西邊房門緊閉，門縫裏隱隱約約地透出一絲煙氣來。曾國藩心裏頓時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他怒氣沖沖地走過去，一腳將房門踢開，張師公和他精心布置的道場便一無遮攔地展現在曾國藩的眼前。他衝上前去，一把抓住張師公，破口大罵：「你是誰？狗膽包天，敢在我家胡作非爲！」

張師公嚇得魂不附體，跪在地上哀求道：「曾大人，小人不是私自闖進來的，是九太太讓我來的呀！曾大人，你老饒命，饒命！」熊氏站在一旁也嚇傻了，只是嚶嚶地哭。曾國藩心煩意亂地瞟了熊氏一眼，「你們這批蠢豬！」

他環視站在旁邊的歐陽夫人、伍氏，氣呼呼地說：「祖父在世時是怎麼教的？這兩年，我們兄弟在江西不順利，都是讓你們把師公巫婆引進黃金堂來弄壞的。」他轉

過頭去，大聲對跪在地上的張師公說：「你給我滾出去，要是再讓我看到你，饒不了你！」張師公帶著小徒弟連滾帶爬地出了曾府，只恨爹媽少生了兩隻腳。

曾國藩趕走張師公以後，臉色鐵青地回到東廂房。坐在竹床上，生了半天悶氣，曾國藩的情緒才慢慢平靜下來。回家守喪以來，他不斷回憶這些年來帶兵打仗的往事，每一次回憶，都給他增加了一分痛苦。一年多來，他一直在不安和痛苦中度過，比起六年前初回荷葉塘時，曾國藩已判若兩人。他頭髮、鬍鬚都花白了，精力銳減，氣勢不足，成天憂心忡忡。尤其令他無法理解的是，兩眼昏花到了看方寸大小的字都要戴老花眼鏡的地步。唉，自己尚不滿五十歲，怎麼會如此衰老頹廢！他甚至恐懼地想到了死。但他不甘心，假若這個時候死去，他曾國藩千年萬載都不會瞑目。這些年來，爲了皇上的江山，他赴湯蹈火、出生入死，到頭來，江西的局面仍舊一籌莫展，不僅糧餉難籌，連他本人和湘勇都受到猜忌，天下不公平的事，還有過於此嗎？

去年回家不久，他收到上諭，賞假三個月，假滿後仍回江西督辦軍務，他深知江西軍務難辦，料想無人可以代替自己，於是乘機向皇上要督撫實權，說非如此，則不能帶勇，也無法打仗。誰知在這個時候，何桂清正任兩江總督，他利用兩江的富庶，傾全力支援江南大營，雄心勃勃地要奪得攻下江寧的首功。江南大營在源源不斷的金

援鼓勵下，打了幾場勝仗，形勢對清廷有利。咸豐便順水推舟，開了他的兵部侍郎缺，命他在籍守制。曾國藩見到這道上諭後，冷得心裏直打顫，隱隱覺得自己像一個棄婦，再也無人過問。

後來，湘勇捷報頻傳。先是收復蘄水、廣濟、黃梅、小池口，接著水師外江內湖會合，奪取了湖口，打下了梅家洲。四月，又一舉攻克九江城，林爲容的一萬七千名太平軍全軍覆沒。爲此，官文與胡林翼賞加太子太保銜，李續賓賞加巡撫銜，楊載福實授水師提督，彭玉麟授按察使銜，均賞穿黃馬褂。消息傳來，曾國藩又喜又愧：喜的是自己親手創建的湘勇，建立了如此輝煌的戰功；慚愧的是自己過去自視太高了。這一年多來不在前線，湘勇水陸兩支人馬在胡林翼、李續賓、彭玉麟、楊載福的指揮下，反而打得更好。看來，對付長毛的能人多得很。

於是，曾國藩又添三分痛苦：照這樣下去，湘勇很有可能在一年半載中便打下江寧；自己建的隊伍，卻讓別人驅使，立下蓋世之功。曾國藩極不願意去品嘗這個滋味，他幾次想向皇上請纓，但終究不敢下筆，這樣出爾反爾，豈不貽笑天下？思前想後，左右爲難，曾國藩的病情越來越嚴重，心情越來越煩躁。他什麼都看不順眼，常常無故發脾氣，弄得曾府上下，人人提心吊膽。但他畢竟還是克制住自己的情緒，像

剛才這樣粗暴的行爲及粗鄙的話語，從來沒有出現過，今天的發作完全是因爲剛才的一場噩夢。

銅鑼掉在地上之前，他正在做一個噩夢：江寧攻下，最先衝進城裏的，竟是僧格林沁的蒙古軍隊，接下來的是耀武揚威的旗兵、綠營，多隆阿、官文、桂明等人騎在高頭大馬上，神氣十足地走在前列；江面上，何桂清指揮著胡林翼、李續賓、彭玉麟、楊載福等人在搖旗吶喊，城門外，大江裏，四處是湘勇血肉模糊的屍首。一會兒，咸豐皇帝來到了江寧，接受了僧格林沁的獻俘。皇上給每位立功者都賞了一件黃馬掛。江寧城裏，一片金光燦爛。忽然，曾國藩驚訝地發現，德音杭布也披著一件黃馬掛，在向皇上哭訴著什麼。皇上聽著聽著，大喝一聲：「帶曾國藩！」曾國藩心驚肉跳。正在這時，匡唧一聲，他驚醒過來……

「哥，你好些了嗎？」曾國潢進房來，對曾國藩說：「哥，那個騙人的張師公走了，我狠狠地罵了他一頓，警告他，今後若再進曾府的大門，我就打斷他的狗腿。張師公說他再也不敢來了。」

這些年，曾府四爺經營家政，比以往更神氣、派頭更大了。不僅是因爲老六、老九每攻下一座城池時，便大量往家裏搬運金銀珠寶，還因爲曾家手握重兵；亂世年

頭，哪個不畏懼、不巴結？湘勇在外面打仗，湘鄉縣四十三都的反映，比上報給皇上的奏章還要來得快而準確。只要看到永豐河、涓水河上來來往往裝滿貨物的船隻，便可知湘勇最近打了勝仗。窮怕了的耕田人，看著這些財物，眼紅得不得了，都想把兒子、丈夫送去當湘勇。自己找上門來的，還有輾轉託人說情的，天天不斷，捧得曾四爺暈頭轉向。這一年多來，曾國潢見哥哥心情不好，時常生病，心裏很著急，四處延醫求藥，打聽偏方，一心盼望哥哥早日恢復健康，好重上戰場，爲曾家爭取更多的財富和地位。昨天，他又有了新發現。

「哥，將市街碧雲觀裏來了個遊方道士，有起死回生的絕技，什麼疑難怪病，他都可以治得好。明天我陪哥去見見如何？」

「一個遊方道士能有這樣高明的醫術？」曾國藩懷疑地問，「你聽誰說的？」

「雁門師親口對我說的。」曾國潢坐到竹床的另一頭，神秘地說，「雁門師前幾天到碧雲觀去尋訪老友九還道長，見觀裏有一位面孔醜得出奇的新道長。九還道長介紹說，這是他的道友，新近從廣西遊歷到此。雁門師見他臉雖難看，卻仙風道骨，因而喜歡，醜道長也欽佩雁門師的學問，兩人談得十分投機。當夜，雁門師舊病發作，醜道長不慌不忙地取出一根銀針來替他扎了一針。眞是怪事，雁門師馬上就不疼了，醜

道長要他切莫外傳，說自己從不替凡夫俗子看病。我昨天到將市街，恰遇雁門師出觀。他悄悄告訴我這件事，要哥親到碧雲觀去拜訪這位道長。」

曾國藩素來尊敬這位啓蒙的忠厚塾師，既然是雁門師的親身經歷，還有什麼好懷疑的！

建在將市街的碧雲觀已有兩百年的歷史，觀不大，只有幾間草房，一圈竹籬，向來不大引人注目。兄弟兩人推開虛掩的竹門，院子裏靜悄悄的，沿籬笆種了一溜葫蘆藤，一個身材修長的道人正在給葫蘆藤澆水，道人背對著竹門，前面是高聳壁立的黛色山崖。「好一幅令人羨慕的仙居圖！」曾國藩在心裏讚歎。

「道長，打擾了！」曾國潢上前一步，客氣地叫了一聲。

那道人轉過身來，和藹地說：「是找九還道長嗎？他昨天出觀訪友去了。」

曾國藩看那道人，果然醜得出奇：臉上滿是發亮的疤痕，一邊眉毛稀疏，另一邊則脫落淨盡，代之以粗糙的皺皮，嘴唇略向右邊歪斜，下巴上橫著一道裂痕，將鬍鬚明顯地劃成兩半，不過，他面孔雖醜，兩隻眼睛卻分外明亮寧靜，閃著睿智的光芒。於是拱手施禮，「我們兄弟不是來會九還道長的，是特來拜訪您的。」

「找我何事？」醜道人放下手中的水壺，微笑問道。笑容裏滿是和善、親切，就憑

這一臉純眞的笑容，曾國藩斷定這是一個內涵深厚、心地光明的人。

「昨聞雁門先生盛讚道長醫道精深，有妙手回春絕技，家兄久患重病，特來拜見，求道長法眼看一看。」曾國潢做出一副謙謙君子的樣子，幾句簡單的話，害得他字斟句酌地說了很久。

「哈哈哈！」醜道人爽朗地笑起來，「雁門先生過獎了，那天不過偶爾碰中而已，哪有什麼醫道精深、妙手回春的本事。」

「仙師請了。」曾國藩略微彎了彎腰，說，「雁門師忠厚長者，從不謬許人，是他特地叫弟子前來懇請仙師，以悲天憫人之心，布春滿杏林之德，好叫弟子早脫病患苦海，略舒平生鄙懷。」

醜道人收起笑容，正色看了曾國藩良久，輕輕地搖搖頭說：「我今日能與二位在此相會，也是緣分吧，請隨貧道進屋。」

說罷，自己先邁步進門，曾國藩兄弟跟著他進了草房。房裏無甚擺設，幾件簡樸陳舊的日用家具收拾得乾乾淨淨，一塵不染，正面牆壁上懸掛一幅古色古香的老君煉丹圖。曾國藩心裏歎道：「眞個是仙家風味，清淨無爲！紙醉金迷、鉤心鬥角的世俗生活，在這裏簡直就是污穢不堪，大殺風景。」

醜道人讓座斟茶完畢，拿出一方薄薄的棉墊來，平放在茶几上，讓曾國藩伸出一隻手擱在其上，自己在對面坐下來，微閉雙眼，默默切脈，不再說話。許久，道人示意換一隻手，又切起來，仍不說話。曾國藩見道人切脈的手上也布滿疤痕，他心中好生奇怪：望聞問切，乃醫家治病必不可少的步驟，爲何這個道人不聞不問，只顧把脈，而又如此之久呢？他注意觀察道人的表情，凝神端詳，似已忘卻人間，遨遊仙鄉。曾國藩越看越覺得道人的臉型及神態，尤其是那雙眼睛，彷彿在哪裏見過。他想了很久還是想不出來，在他的所有故舊與友人當中，沒有這樣一張難看的臉。

時間已近正午，正是熱得難受的時刻，但今日坐在道房裏的曾國藩，卻感到身邊總有一股習習涼風在吹，遍體清爽。四周異常安靜、清馨。窗外，可隱隱約約聽見花叢中的蜜蜂振翅飛翔的嗡嗡聲；房裏，小火爐上的百年瓦罐吱吱作響，散發出沁人心脾的茶香。歷經戰火硝煙的前湘勇統帥，此刻如同置身於太虛幻境，心想：「早知碧雲觀這樣好，眞該來此養病才是！」

道人切了足足半個時辰的脈，這才睜開眼睛，望著曾國藩說：「貧道路過此地，於貴鄉人地生疏，亦不知大爺的身分。不過，從大爺的雙目來看，定非等閒之輩，但可惜兩眼失神，脈亦軟弱無力。實不相瞞，大爺的病其來已久，其狀不輕啊！」

曾國藩心裏一怔，曾國潢正要搶著說話，他用眼色制止了，說：「請問仙師，弟子患的是什麼病？」

醜道人微微一笑，收起棉墊，慢慢地說：「大爺得的是怔忡之症，乃長期心中有鬱結不解，積壓日久而成。」

曾國藩點頭稱是，非常佩服道人的一針見血。

「大爺。」醜道人輕輕地叫了一聲，使得曾國藩不自覺地挺起腰板，端坐聆聽，「《靈樞經》說，五臟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爲人，可見神乃人之君。《素問經》說，得其神者昌，失神者亡。貧道看大爺儀表堂堂，肩可擔萬民之重任，腹能藏安邦之良策，只可惜精神不振，目光黯淡，朦朧恍惚，語氣低微，此乃失神之狀也，貧道爲大爺惋惜。」

曾國藩見醜道人談吐高深，眼力非凡，想此人眞非比一般，與之交談，必定有所收益，遂問：「請問仙師，剛才言在下之病，乃鬱結不解所致，爲何會有鬱結？」

「大爺問得好。」道人莞爾一笑，「凡病之起，多由於鬱。鬱者，滯而不通之意也。人稟七情，皆足以致鬱，喜則氣緩，怒則氣上，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思則氣結，憂則氣悶行氣紊亂，皆致壅滯，足以鬱結。」

曾國藩又問：「在下近來常患不寐症，一旦睡著，又怪夢連篇，請問這是何故？」

「此亦七情所傷之故。」醜道人緩緩答道，「情志傷於心則血氣暗耗，神不守舍；傷於脾則食納減少，化源不足，營血虧虛，不能上奉滋養於心，心失所養，以至心神不安而成不寐。各種情致因多耗精血，亦多致不寐之症。故《景岳全書》說：『凡思慮勞倦，驚恐憂疑，及別無所累而多不寐者，總屬精陽精血之不足，陰陽不交，而神有不安其室也。』大爺睡中夢多，總因思慮過多之故；思慮過多則心血虧耗，而神遊於外，是以多夢。」

這番話說得曾國藩連連點頭，說：「仙師說得甚是。在下之病，的確是因憂思而致氣不活、血不足，心神搖動，精力虧欠。不過，在下年不到五十，還想做點事情，盼望能早日根治此病，略展胸中一點薄願。請問仙師，有何藥物可治療？」

醜道人聽後，開口笑了起來，「大爺胸襟，貧道亦知。然大爺之病乃情志不正常而引起，無情之草木豈能治有情之疾病！」

「難道不能治嗎？」曾國藩憂鬱地問。

「可治，可治。」道人嚴肅地說，「大爺之病，乃情志所致之心病也。岐黃醫世人之身病，黃老醫世人之心病，願大爺棄以往處世之道，改行黃老之術，則心可清，氣

可靜，神可守舍，精自內斂，百病消除，萬愁盡釋。」

醜道人這幾句話，頓時令曾國藩有振聾發聵之感，不覺肅然端坐，病已去了三分。他恭敬地道：「願聞其詳。」

「《素問經》上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這既是立身之本，亦是處世之方。」醜道人兩目炯炯有神地說，「天文地理，自有專著論及，貧道不能詳說。而這人事學說，依貧道看來，僅只黃老一家道中要害。故太史公論及六家之要旨，歷數其他五家之長短，獨對道家褒而不貶。此非太史公一人之私好，實爲天下之公論也。《道德經》雖只五千言，卻揭出人世中極奧極秘之要點，一句『江海之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便揭露出世上競爭者取勝的訣竅。可惜世人讀《道德經》者多，懂《道德經》者少，以《道德經》處世立身者更少。大爺想必從小便讀過此書，諒那時年輕不更世事，不甚了了。請大爺回去後，結合這些年來的人事糾紛，再認眞細讀十遍，自然世事豁達，病亦隨之消除。」

道人不徐不疾、從容平淡的一番話，對於滿腹委屈、百思不解的曾國藩來說，猶如久旱逢甘霖一般，清涼透頂。他起身打躬道：「謝仙師指點。」

「大爺請坐，如此客氣，貧道怎消受得了。」道人和藹地招呼曾國藩坐下，解開床

頭上的小布包，取出一本藍布封面的書來，雙手遞過，「大爺，貧道平生一無所有，只有這本宋刻《道德經》乃先師所珍傳。當年先生曾有言，日後遇到有根柢之人，可以將此書相贈。今日得遇大爺，也是貧道三生有幸，願大爺精讀善用，一生成就榮耀、平安泰裕，都在此書之中。」

曾國藩起身接住，醜道人的嘴角邊露出一絲微笑。

「道長，你還是給家兄開個單方吧！」曾國潢見道人說的都是不著邊際的空話，送的是一本《道德經》，而不是醫書，心中著急：若這樣回去，豈不是白來一趟！

「二爺不必著急。」道人瞟了一眼曾國潢，「我想令兄心中已明白，這部《道德經》便是最好的單方了。雖然如此，貧道還得爲大爺開一處方。」

道人磨墨運筆，很快寫出一張處方來，交與曾國藩，曾國藩接過處方，問：「弟子還想冒昧請教仙師，眼下天氣炎熱，萬物焦躁，弟子更是五內沸騰，如坐蒸籠，爲何今日在仙師處，總覺有涼風吹拂而不覺炎熱呢？」

「大爺所問，一字可答。」道人套上筆筒，說，「乃靜耳。老子說：『清靜天下正』。南華眞人發揮得更詳盡：『水靜則明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何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

至也。』世間凡夫俗子，爲名，爲利，爲妻室，爲子孫，如何靜心？外感熱浪，內遭心煩，故燥熱難耐。大爺或許憂國憂民，畏讒懼譏，或許心有不解之結，肩有未御之任，無法平靜下來，故有如坐蒸籠之感。切脈時，貧道以己心之靜感染了大爺，故大爺覺得有涼風吹拂而不熱。」

「多謝仙師指點，弟子受益匪淺。」曾國藩說。同時心裏歎道：眞是慚愧！過去跟鏡海先生研習靜字之妙，自以爲已得窺門徑，今日看來，其實不然。到底是方外之人，排除了俗念，工夫才能到家。

道人微笑著說：「還是我方才說的兩句話：岐黃可醫身病，黃老可治心病。有的身病起源於心病，故還得治本才能奏效。大爺回去後，多讀幾遍《道德經》和《南華眞經》，深思反省，再益以所開的處方，自然身病、心病都可去掉。」

曾國藩又鞠一躬，發自內心地說：「多謝了！」

醜道人說：「時候不早了，大爺兄弟也請回家，貧道今日和大爺兄弟一起離開碧雲觀，回廬山黃葉觀去，從此採藥煉丹，不復與世人交往也。」

說罷，便和曾國藩兄弟走出碧雲觀，稽首告別，飄然北去。曾國藩望著遠去的道人，又一次覺得那灑脫的步伐似曾相識。

拜訪船山後裔，得程朱理學要義

曾國藩在衡州練勇的時候，一天，他的恩師汪覺庵前來拜訪，閒談之間，汪覺庵說起往事，「自古以來，當統帥的也有不少書生出身的。遠的像孔明，近的如鄭成功，都是羽扇綸巾之輩。我以前不知在此地帶兵的是你，要是知道的話，早就來看你了。我教了一輩子的書，出了你這個人才，心裏別提有多高興了！這次是親家六十大壽，三番五次邀請，才有機會進城。昨天去看望老朋友，才知你就是今日的李鄴侯、王文成。」

「學生豈能與李泌、王陽明相比。請問恩師的親家是誰？」曾國藩笑道。

汪覺庵尚未開口，一旁的曾國藩岳父歐陽凝祉忙說：「汪師的親家，可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就是船山先生的六世孫王世全先生。」

「就是與新化鄧湘爲一起合刻船山遺稿的王世全？」

「正是。」

曾國藩笑道：「恩師與大儒結上了親戚，應當祝賀。」

「前年滿女嫁給了世全的老四。這孩子酷愛詩書，有乃祖遺風。」

「聽說王家世代建有船山先生的紀念室，過去在石鼓書院讀書時，竟未一至，實在遺憾。」

「既然想去，我看今天下午我們一道到王衙坪去拜訪汪師的親家如何？」

「正好。」曾國藩說：「下午我就陪二位老人一起去瞻仰船山先生的故居，了結這個心願。」

吃過午飯，曾國藩陪著汪師和岳丈，並叫了羅澤南和曾國葆同行，望城南王衙坪而去。

出南門不遠就是王衙坪。它坐落在回雁峰下。這一帶丘陵起伏，林木繁茂，風景很好。在並排擺著的四口大魚塘旁邊，有一棟年代久遠的青磚瓦房，汪師告訴曾國藩：「船山故居到了。」

門口，王世全早已帶著四個兒子恭候在屋前。王世全說：「曾部堂光臨寒舍，世全父子蒙幸匪淺。」

曾國藩答道：「大儒賢裔，國藩景仰已久，今日陪同恩師前來一償舊願。」

座中諸人見曾國藩雖貴爲湘軍統帥，卻很平易近人，加上聽說是汪師學生，就更少了一些拘束，大家彼此閒談起來，曾國藩問：「道光十九年前，刻印過哪些船山公

的書？」

王世全答：「當時一種也只印刷了兩三百部，版片存在歐陽小岑家，擬今後再印一點。前些日子，小岑先生來信，說此版已毀於兵火之中。」

「可惜！」客廳裏所有人都同時發出一聲歎息。

曾國藩說：「我對船山公之書所讀不多。在京時，蒙小岑先生贈送《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對先生的學問文章欽佩不已。昔孔子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子亦仁義並稱。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於仁，外之莫急於禮。先生注《禮記》數十萬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顯以綱維萬事，功德大也。」

歐陽先生說：「滌生所論甚是。前明之末，我朝開基之初，將黃南雷、顧亭林、王船山並稱爲三大儒。其實，黃南雷黨同伐異，器宇太狹窄；顧亭林爲學支零破碎，未成體系，唯船山公學問包羅萬象，博大精深，其人品更是高潔，非黃、顧所及。」

汪覺庵說：「船山公書中處處珍寶，只要留意，開卷可拾。且議論多發人所未發，其精到細微，非世人可及。就拿對岳武穆的評價來說，後人都說岳武穆愚忠，爲他可惜，船山公慧眼獨具，說武穆正是不忠君，與高宗針鋒相對才遭殺害的。」

王世全說：「家父祖認爲，武穆是要將抗金進行到底，而高宗趙構卻要求向金求

和稱臣，因此高宗不能容武穆。」

汪覺庵說：「更駭人的是，船山公公然認爲武穆滅掉金後，再來攻宋也是無可非議的。」

曾國葆說：「船山公言之有理，趙構昏庸，武穆取代有何不可！」

羅澤南也說：「此議痛快！」

曾國藩覺得對這樣的議論不便多言，萬一傳到朝廷，多少有點礙事。他換了一個話題：「船山公現存有多少後人？」

「大約一百五十餘人。我是家先祖次子之後。」王世全答道。

曾國藩點頭說：「先生典守船山公舊居，保存了祖宗珍貴遺物，近來世道不寧，先生守之不易。」

「先祖舊業，世全不敢丟棄，守之雖不易，但也是後人應盡之責任。」

汪覺庵說：「親家，何不陪我們參觀一下船山公遺物。」

曾國藩說，「正要瞻仰，煩世全先生帶路。」

王世全把曾國藩一行領進左邊一間廂房，這裏陳列的多爲船山舊物。一進門，迎面而來的是一幅船山畫像，畫上是一個容貌清瘦的老頭兒，臉特別長，細眉細眼，頭

上包著黑布，黑布兩端垂在肩上。

曾國藩與羅澤南、曾國葆都是第一次來，都一一細看。室中收藏了船公已刻印的部分書和大部分尙未刊刻的手稿，曾國藩饒有興趣地將這些手稿翻了翻，有一個櫃子還放著船山先生生前穿過的衣帽。而最令曾國藩感興趣的是一把古紋斑爛的寶劍，劍鞘爲紫銅皮所製，周圍釘著密密銀釘，五寸長的青銅劍柄，被磨得發光。曾國藩沒想到王船山的遺物中還有這樣一柄古劍，好奇地抽出一截，立刻寒光四射。他脫口而出：「好劍！」便重新插進劍鞘，繼續觀看。過一會，他對身旁的羅澤南說：「待日後戰事平息下來，我輩集資刊刻船山公的全集，這是一件大功於世的事業。」

羅澤南笑道：「那時滌生起頭，我將全力協助。」

曾國藩說：「一言爲定。那時我開頭可以，校勘就要看你了。」

羅澤南說：「我願用十年時間來辦此事。」

曾國葆笑著說：「羅山師太聰明了，那其實是出錢請你讀十年書。」

三人都笑了起來。

王世全聽到他們三人的談話，又想到曾國藩稱讚櫃子裏的古劍，便悄悄把汪覺庵叫到一邊，「曾大人看來喜愛家先祖那把劍。常言道，寶劍贈烈士，紅粉遺佳人。曾

大人正領兵殺敵，需要這種東西，我們留著無用，不如送給他。」

汪覺庵說：「那太好了，等會你就送給他吧！」

「只怕曾大人不收。」

「你是說他講客氣，不好意思？」

「不是。」

「那是什麼原因？」

「親家，你知道，家先祖是前明的臣子，生前一直不與朝廷互通往來。曾大人不會有忌諱嗎？」

汪覺庵沈吟了一下說：「等會兒我來說幾句，他自然會收下。」

曾國藩的視線轉到西牆上，這裏是近世幾位名人題字。最前面高懸的是四個楷書字「衡嶽仰止」。字後有段跋語：「衡山王船山先生，國朝大儒也，經學而外，著述等身，不惟行宜介特，足立頑懦。新化鄧學博來金陵節署，言其後嗣謀櫛遺書，喜賢者之後，克紹家聲，固體額以寄。道光十八年四月望總督兩江使者翰林院編修安化後學陶敬題。」曾國藩心裏暗暗叫好，再看另一幅：「天下士非一鄉之士，人倫師亦百世之師。」接著，曾國藩還看見祁雋藻和許乃普所書的兩幅聯語：「氣凌衡嶽九千丈，

心撫離騷五百篇」；「痛哭西臺，當年航海君臣，知己猶餘瞿相國；羈棲南嶽，此後名山述作，同聲唯許顧亭林」。忽然，一行熟悉的字跡躍入眼簾，原來是一幅聯語：「自抱孤忠悲越石，群推正學接橫渠」。聯語後端端正正地寫著一行字：「而農先生几筵，不能窺之萬一。謹節錄先生自銘語以爲獻。道光壬寅年既望長沙後學唐鑑敬題並書」。連鏡海先生的字都掛在這裏，自己卻到今日才第一次來，相較於前輩敬賢之心，曾國藩感到很慚愧。

王世全走過來說：「承蒙前輩賢良關注，惠賜翰墨，使陋室生輝。今日大人光臨，幸會難再，世全已備下筆墨紙硯，請大人及各位貴賓賞賜詩聯，王氏族人感激不盡。」

曾國藩謙讓不肯，王世全執意相求。見王世全態度誠懇，便想了想，在書案上寫下一聯：「箋疏訓詁，六經於易尤尊，闡羲文周孔之遺，漢宋諸儒齊退聽；節義詞章，終身以道爲準，繼濂洛關閩而後，元明兩代一先生。」寫完後連聲說：「見笑，見笑。」爲人見曾國藩對船山學問評價甚高，又見其字剛勁挺拔，嚴謹流暢，齊聲讚歎。

之後，羅澤南和曾國葆先後留下一聯，眾人均感舒暢。這時，家人進來，說晚餐

已備好，王世全請曾國藩一行、汪覺庵和歐陽老人一道入席。

酒席上，王世全頻頻勸酒，汪覺庵也以主人身分不斷勸菜，賓主盡歡。汪覺庵想起王世全要以寶劍相贈的事，爲消除曾國藩的顧慮，於是把話題引到王船山對朝廷的態度上，汪覺庵有意隱去了船山對清朝敵視的一面，卻大談他對朝廷的依順，「人們說船山公是明之遺臣，不與國朝合作，其實這個說法並不客觀，先生的確忠於明朝，但也是擁戴我們大清的。」

曾國藩點頭，表示同意汪覺庵的話。王世全深知其意，立即接過話頭，「正因爲家先祖不與吳三桂同流合污，所以康熙帝景仰家先祖品藻氣節，此後，大清歷朝歷代的皇帝都對我王氏家族恩寵有加。」

曾國藩說：「我朝歷代聖主對船山先生之恩的確有增無減。」

王世全說：「幸虧長毛未進衡州，以其對待孔孟之態度，家先祖亦將蒙辱。王僑坪之所以尚有今日之平靜，實賴大人及各位先生捍衛鄉邑、力戰長毛之功。家先祖九泉有知，定會感激莫名。」

曾國藩遜謝一番，說：「剛才進門之際，見府上楹聯書『武功開一朝國運』，看來先生祖上是以武起家的。」

王世全說：「大人明鑑，王氏祖上的確是憑武功爲家族爭得一席地位的。」

羅澤南說：「我輩孤陋，對令祖上所立軍功一事，一向不曾聽說。」

「我王氏一脈，出自太原，後遷至江蘇。船山這一支始祖仲一公，當年跟隨洪武帝起兵，後渡江攻克金陵有功，封山東青州左衛正千戶。洪武二十二年，進階武德將軍、驍騎尉。二世祖成公從明成祖南下有功，升衡州衛指揮事，晉同知，授階懷遠將軍、輕車都尉，遂定居衡州。相傳六世，紹紫垂榮，到七世而武業中衰。

「到船山公是第九代了，所看到的那把舊劍，正是洪武帝賜給仲一公的，仲一公仗此劍跟隨洪武帝攻克金陵。曾大人，你老如今統率兵馬，正是用劍的時候，王家自武夷公以來，一直以文章名世，此劍再留在王家，只是一件古董，而不能發揮它的作用。自古寶劍贈壯士，若大人不嫌棄，世全願代表王氏家族將此劍送與大人。」

「這可使不得！此劍乃王家祖傳之寶，國藩怎能奪人之愛！」曾國藩急忙辭謝。

「滌生，既然世全一片眞心，你就收下吧！此劍曾立赫赫武功，又是當年攻克金陵的吉物。今日長毛佔據金陵，世全送與你，此乃天意。將來光復金陵之人，一定非滌生莫屬。」汪覺庵在一旁勸道。

曾國藩原以爲王船山只是一個不與清朝合作的明朝遺臣，今天聽王世全和汪覺庵

說明，才知他也是本朝賢士。更讓他激動的是，這把劍有過攻克金陵的光榮經歷，難道收復金陵的蓋世功勳真的會由自己來完成嗎？如果真是天意，那就不能違背。曾國藩想到這裏，站起來說：「既蒙世全先生錯愛，又是汪師之命，國藩就收下了。」

世全命人拿出寶劍來，雙手恭送給曾國藩，說：「此劍有兩點異處。一是劍刃看來甚鈍，然削鐵如泥；二是每到午夜之時，它會長鳴一聲，多年來都是如此。」

滿桌人都大感驚奇，曾國藩更是高興。汪覺庵說：「滌生，老朽代表王家求你一事。日後攻克金陵，天下安定之時，請你出面邀請海內名儒，校勘刻印船山公全集，既使船山公一生宏願得以實現，又光揚我朝學術。依老朽迂見，此功並不在平蕩長毛之下。」

曾國藩側身答道：「弟子謹記吾師教導，日後攻克金陵首功不在弟子則已，若天意授與弟子，弟子一定在金陵刻印船山公全部遺書。」

世全起身，深表感謝，大家繼續喝酒，歐陽老人說：「滌生今日喜得寶劍，老夫也高興。老夫十分喜愛舊日讀過的一首古劍銘，現在把這首古劍銘送給你如何？」

「謝謝岳父大人。」曾國藩恭敬地回答。

「這首古劍銘是這樣寫的。」歐陽老人一字一字地念道：「輕用其芒，動即有傷，

是爲凶器；深藏若拙，臨機取決，是爲利器。」

曾國藩聽完這首古劍銘後，明白岳父的深遠用意，十分感激，起身說道：「國藩牢記在心。」

古寺聆聽老僧天音

鎮江城是一個氣勢磅礴、山明水秀之地。長江從城北穿城而過，江面寬闊，江中矗立著金山、北固山、焦山，山勢不高但陡峭，林木不深而清幽。一年四季，江浪拍打山崖，濺起沖天水花，它們猶如三座鐵打的金剛，巍然不動。這裏還流傳著許多與它們有關的美麗動人的神怪傳說和歷史故事，諸如水漫金山、甘露寺招親、孫劉剁石補天下、康熙乾隆南巡題詩等等，使它們顯得更加神秘莫測，如同三位滄桑的歷史老人，幫助後輩緬懷過往，啓迪未來。

這樣一個地方，曾國藩自然不能不遊。這天他和彭玉麟，加上兩名隨身侍衛，都作普通百姓的裝扮，乘坐安慶軍械所製造的小火輪，清早從江寧出發，前往鎮江城。

焦山因東漢焦光隱居於此而得名，又因山上松竹蒼翠，宛如碧玉浮江，故又名浮玉山，山之東北有兩座巨石雄峙，名爲大小松寥山，古人稱爲海門。它最高處離海面只有四十多丈，繞山走一遭，也只有六百來丈，但這座小島風景宜人，美不勝收。

曾國藩和彭玉麟興致勃勃地來到焦山上的主要建築群定慧寺。站在高大的如來佛面前，曾國藩覺得那些一等侯、協辦大學士、太子太保、兩江總督等等令世人目眩的

官爵，統統失去了它的光彩。佛門廣大，宇宙無限，他是一個苦海中的俗人，好比大千世界裏的一粒塵埃，浩瀚宇宙中的一顆水珠，微不足道、卑不足稱。與佛祖相比，人的生命太短促了，佛是永恆的，他審視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已不知存在了多少年，他還將如天地山川一樣永遠地存在下去。

一時間，曾國藩心中生起一股無可奈何的悲哀。因遵循祖訓，曾國藩一向不信佛，也不排佛，他也涉獵過佛教的重要經典。今天，在浩浩長江中的這個島山寺廟裏，在經歷過大功殊榮、巨痛奇憂之後，色空幻滅之感竟隱隱向他襲來。不知何時，一位五十多歲、氣宇軒昂的和尚站到他們身後，合十說道：「二位居士，小寺主持芥航法師在方丈室裏恭候。」

「善哉！善哉！」芥航左手伸掌，右手捏著胸前的念珠。那念珠呈棕黑色，光亮鑑人，比一般和尚的念珠要小。「敢問二位居士尊姓，從何處來？」

「鄙人姓江，他是我的表弟，姓王，從江寧城裏來。」曾國藩搶先回答，他不想洩漏出自己的眞實身分，免得多添麻煩。

「聽江居士的口音，像是湖南人。」芥航法師柚子皮似的臉上露出一絲笑意。

「法師明鑑，鄙人正是湖南人。法師緣何對湖南口音如此熟悉？」曾國藩在北京生

活過十四年，學得些北京話，平素在湘勇軍中，他講湘西土話，對外則帶一點北京口音，爲的是讓別人聽得懂。

「居士有所不知，老朽俗籍也是在湖南。」

「沒有想到我們與法師竟是鄉親！」彭玉麟高興地用衡陽話說：「請問法師是衡陽哪縣人，爲何又到了此地？」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十一歲那年，我流落此地，幸虧定慧寺方丈智重長老收留了我，轉眼間八十年過去了。」芥航淡淡地說。曾國藩心裏一驚，如此說來，這位法師高齡已九十一歲了，他仔細地打量了法師一番，看出他不僅是一個脫離塵世八十年、靜觀濤生雲滅的老和尚，更是一個佛學精深、通達世事的智者。

彭玉麟說：「弟子早有皈依我佛之心，但又離不開塵務。請問法師，弟子是了卻塵務，再皈我佛，還是離卻塵務，即皈我佛呢？」

「塵務未了，凡心不淨，即便皈依，亦難成正果。以老衲之見，居士不如了卻塵務之後，再皈佛門，日後一定可成正果。」芥航平靜地回答。

彭玉麟點點頭，似有所悟。曾國藩問道：「弟子生性容不得半點邪惡，生平好爲翻天揭地之想，雖有些小成，但不順心事居多。請問法師，弟子應奉何法持身？」

「阿彌陀佛！」芥航正色道，「居士嫉惡如仇，正是佛性的表現。去惡即是爲善，除暴方能安良，佛法講大慈大悲，並不寬容殘殺爲生之妖魔。不過，老衲看居士鼎盛時期已過，眉宇間陽剛勁氣已趨衰退，有生之年難再有大作爲了，故老衲奉勸居士一句直言：今後總要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爲好。」

曾國藩聽了，默不作聲。

芥航又說：「老衲觀居士氣概，有我佛普渡眾生之志，但我佛如此宏願，亦非一蹴而就，而要靠世世代代出家眾來弘揚佛法，曉諭眾生，方可使世界脫離苦海，同登樂土。方今塵世妖孽猖獗，正氣不張，在此污泥濁水之中，居士能有成功，亦屬大不易。天下事，豈能由我一人做完？願居士能理解老衲之心，方不致被適才直言所煩惱。」

曾國藩聽這幾句話大有道理，遂轉憂爲喜，合十謝道：「法師之言，大開弟子胸襟，弟子當謹記不忘。」

彭玉麟見法師果然智慧圓通，道行高深，又請教道：「請問法師，這世界可有承平之日復來？」

芥航搖了搖頭，說：「道光末年，蚩尤作亂，天譴應允，降妖伏魔。今蚩尤雖

滅，然綱紀大亂，世道太壞，人心大變，此絕非一應允所能了耳。天下承平，短期內不得復見，至少老衲看不到了。」

曾國藩雖覺悲哀，但不能不佩服法師非凡的眼力。他想，這樣一個年近百歲，身歷五朝，又深明佛理，冷靜睿智的老和尚，人世間的一切疑難，他大概都可以有辦法解決。他目前正爲水師的事作難，雖蒙聖旨寬容，長江水師可暫時保留下來，但今後戰事稍一減少，就有可能再下令撤銷。能有一個什麼妥善的辦法，長久地保住就好了。那樣，既可以成爲自己終身的「護身坎肩」，又可以作爲湘軍的代表長存於世。在這方面，他很像歷史上那些開基創業的帝王，想把自己親手創造的功績千秋萬代地傳下去。如何問這個問題呢？不宜明說，拐彎抹角又怕說不清。他想了好久，最後決定不如乾脆借題發揮算了，「弟子有一爲難之事，懇請大師莫嫌俗陋，幫弟子解開難題。」

「居士有何難事，不妨說與老衲聽聽。」芥航停止數念珠，聚精會神地聽曾國藩發問。

「弟子老家所在之地，向來風氣極壞，白日搶劫、半夜行盜之事甚多。弟子遂在家中餵養了三十條狗，用來防守家門。現在安靜多了，守門狗無事可作，便欺負鄰里雞

鴨，弄得四鄰不安。請問法師，弟子該如何處置這些狗？」

芥航聽罷，嘴角邊浮起一縷極淡的笑意，說：「居士可三宰其二。」

曾國藩點點頭，又問：「弟子本意想全部宰掉，可否？」

「不可！」芥航斷然回答，「狗多壞事，無狗亦壞事。居士此舉當愼重。」

曾國藩重重地點了兩下頭，十分贊同法師的高論。他歎了一口氣，說：「不過弟子還是感到爲難，一家蓄養十多條狗，豈不多哉？」

芥航笑而不答，吩咐知客說：「取鎭寺之寶來，請二位居士欣賞。」

曾、彭一聽定慧寺還有鎭寺之寶，感到很意外，心想：這或是前代帝王所賜的金玉菩薩，或是從天竺國取來的貝葉眞經之類的東西。

片刻，知客僧捧著一個用青布包著的條形物件進來。芥航親手打開青布，露出黑漆木匣。他從身上掏出一把小小的銅鑰匙來，將木匣上的銅鎖打開，裏面平放著兩捲發黃的紙。芥航拿出一卷遞給曾國藩，又拿出一卷遞給彭玉麟，說：「二位居士請展來看一看。」

原來這紙上既不是寫的佛經，也不是佛像，一卷是明代楊繼盛上的反對與俺答開放馬市之疏，另一卷也是楊繼盛的奏疏——參劾嚴嵩。清代讀書人，無人不崇敬楊繼

盛，也無人不讀他這兩篇正氣凜然的奏疏。

曾國藩問道：「敢問法師，這兩篇奏疏，是眞蹟嗎？」

「不是眞蹟，何能稱爲鎭寺之寶？」芥航微笑道。

「法師，世人都說，楊繼盛的這兩疏早已不存於世，何以能存於寶寺呢？」彭玉麟不禁問道。

芥航將兩疏的來龍去脈娓娓道來。楊繼盛上疏以後，被嚴嵩陷害，關入獄中，自知難逃嚴嵩之手，於是暗中打發人叫他的獨生子伯遠趕快離家出逃。當他逃到揚州時，聞知父親已經遇害，知道嚴嵩不會放過自己，反正也跑不遠，於是乘船來到定慧寺，主持見他儀表非凡，於是收留了他，給他取了個法名叫心一，就這樣，他逃出政府的追捕。十年後，嘉靖皇帝懲辦奸相嚴嵩父子，天下拍手稱快，伯遠這才向主持說出自己的眞實身分，主持勸他脫去袈裟，還俗進京，繼承父業，爲天下蒼生做點有益的事。伯遠先是不肯，主持正色道：「佛家最高宗旨，在使眾生脫離苦海，不重在一身修行。所謂眾生超脫我超脫，就是這個意思。普通百姓，無力爲眾生辦事，故投我佛門。我佛慈悲，收一人即渡一人。你乃大忠臣之後，萬民景仰，遇此賢明君主，何不承父志濟天下蒼生，而在此作一身之修行，豈不愧對乃父忠魂？」伯遠於是還俗回

京，嘉靖皇帝將他父親生前所任的兵部員外郎一職賞給了他，並賜還互市、參劾這兩篇名疏。伯遠將它送給定慧寺主持，於是便一代代地傳了下來，一直到芥航這一輩。

曾國藩和彭玉麟都爲這個故事唏噓不已，心想楊繼盛是千古留名的賢人，人生當如此，才算無愧於父母。彭玉麟問道：「大師，文件保存於寶寺三百年，這中間也給外人觀賞過嗎？」

芥航答道：「三百年來，這件鎮寺之寶只有三個人觀賞過。一是前明史閣部史可法，二是康熙帝，三是乾隆帝。今夜爲二位居士第四次打開了木匣。」

芥航法師給他們以史可法、康熙帝和乾隆帝一樣的待遇，使彭玉麟、曾國藩很感動。感動之餘，曾國藩覺得奇怪，這般禮遇絕不是因爲彭玉麟剛才奉送的五百兩銀子而得來的，難道說，這個菩薩似的老法師已看出自己的身分了嗎？他問：「請問法師，楊繼盛公的奏疏既然讓人看過，就必然會傳出去，寶寺不怕它被人盜走嗎？」

「居士問得甚好，」芥航又數起念珠來，一邊說，「康熙爺南巡那次，人多眼雜，慧明法師擔心被歹人得知，於是聘請了十名武林高手做護寺衛士，以防不測。過了些日子，慧明法師又犯愁了，寺廟清淨之地，怎能容得武師？且這樣明目張膽地聘武師，豈不是告訴別人，寺裏有寶嗎？慧明法師想了個辦法最終把這件事情給解決了。」

芥航法師看了一下曾國藩，然後又繼續數著念珠說：「慧明法師將這十名武師一律削髮爲僧，塡了度牒，成爲定慧寺正式比丘。從那時起，定慧寺便仿照少林寺，在寺內練拳習武。武藝出眾的，便讓他充當寺院的保鏢；沒有的話，則從外面雇請，雇請的人都一律作僧人打扮。以後方法靈活些了，不再塡度牒，想留則留下，不想留了，隨時可以離寺還俗，這樣就保存了護寺的力量，鎭寺之寶也就沒有丟了。」

說罷，芥航又看了一下他們。曾國藩覺察到老法師的話是專門針對他說的，芥航又說：「請兩位給寒寺題字作個留念吧！」

曾國藩寫了一首詞，但落款卻是「洞庭湖俗子江子城」。芥航哈哈大笑起來，說：「曾大人，不必再在老衲面前瞞騙了，還是實實在在落下你的大名吧！老衲剛才說過，詩與疏並稱不朽，但它要借曾大人的聲威，可不能憑『江子城』三字呀！」

曾國藩驚問：「法師何以知道我是曾國藩？」

芥航笑道：「二位居士來方丈室之前，老衲已觀察多時，雖是布衣小帽，舉止之間卻充滿豪氣，老衲心中已知二位非等閒之輩。老衲雖平生未睹大人尊容，但耳畔也曾聽香客們談論大人的儀表。言談之中，又知從江寧來，湖南人，問的事也不同一般，老衲心裏已明白，只不過另外這位居士，老衲一時還猜不著。」

曾國藩見法師道破眞情，便不再隱瞞，指著彭玉麟說：「這位是衡陽彭雪琴先生！」

彭玉麟忙起身致意。

「剛才大人所問之事，老衲已猜著三分，現在乾脆明說了吧！」芥航不再數念珠，端坐在禪床上，對曾、彭說：「自江寧克復以來，大人所做的幾樁大事，均合世人心意，老衲從香客的談論中早有耳聞。至於裁軍，正所謂看門犬三成已去其二，餘下一成的保存，何不效法慧明法師呢？」

曾國藩明白了，芥航是在指點他，要他效法慧明法師的做法。這樣說來，長江水師也可以換裝，脫下團練服，穿上綠營衣？也就是說，將長江水師由臨時招募的團練改爲國家的經制之師。這一層，曾國藩不是沒有想過，但是他覺得可能性很低。

「老法師，你看讓湘軍改裝行得通嗎？」

「行得通！」芥航說，「以老衲冷眼觀看，當今主上尚有依靠大人之處，且湘軍水師改裝自有它的合法理由。這些理由，大人隨便都可以說出幾條，大人不妨去掉顧慮，試試看。」

「謝謝法師點撥！」曾國藩突然信心大增。

「不必言謝。」芥航法師又數起念珠來，恢復先前平靜祥和的神態，「老衲細看兩位大人骨相，知彭大人陽剛勁氣充旺，非陰邪之氣所能侵襲，且享高壽，古稀之年可再建非常之功。曾大人積勞積憂過重，氣血虧損，日後望少從奇險處著想，多向平易處用力。然治家有方，餘慶不絕，子子孫孫，代有美才，足令世人稱頌。」

曾國藩和彭玉麟再次合十鞠躬，感謝法師指點迷津。

點評

歷代儒生，皆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自己必經的歷程。但能參悟其一二者不多。

「修、齊、治、平」換言之，即「內聖外賢」。先當修己身，後方可立足天下。其修爲一則學識，再則德性與心性。對曾國藩而言，久居翰林，學識自是上上之等。但心性修爲方面，卻不能一蹴可幾。雖如老道人所識，曾國藩根柢深厚，但畢竟沈浮宦海，雜染紅塵，要達聖人之境，還得不斷地躬自反省。

儒家講的是人世，於仁途經濟自然力主精進。這一點，曾國藩不缺，他是一個堅韌的人，甚至是一個富於攻擊性的人。但正如本章文題所在「修身知其所忌」。「忌」何物，「忌」爭功近利，「忌」俗心雜念，「修」與「齊、治、平」的關係微妙複雜，「修身」自然要求自己淡泊功名利祿，做一個道德純正之人。而既已懷抱著「治國」、「平天下」的雄心壯志，又如何不帶功利色彩？一再困擾著曾國藩的恐怕就是這個問題。

於唐公之處，曾國藩深明修身之言之理，「日三省乎己」，哪些合乎道德，哪些不

合，皆以聖人爲榜樣。他堅持寫日記，多作自省，對自己的俗念毫不留情。他開始懂得「修、齊、治、平」其實並不矛盾，所有這一切都應以道德爲準繩，所謂天下爲公。修身如此，治國平天下，建功立業，又哪裏容得下一點私欲呢？如果不得其中要領，終無大成。

與曾國藩同樣聲名顯赫的左宗棠，智勇雙全名聞天下，他克復新疆，保家衛國，垂名青史。但爲人刻薄、狹促，私心太重。郭嵩燾是他的至親好友，每每關鍵時刻，總盡全力相助。然一當左氏大權在握，位高言重之後，反以一己之私，不顧國家利益，對郭多加排擠。於公於私，都無良心道德可言。至於左氏對曾國藩的嫉妒排擠，則是人盡皆知，雖然左宗棠確實建了功、立了業，卻始終不能爲後人所景仰，乃因修身差矣。

除修、齊、治、平的關係之外，自古便有儒、道互補的說法。道家講究天人合一，古今無別，將「治大國」與「烹小鮮」相比，令人歎服。

曾國藩爲國家一重臣，他的立足點當比一般人高，眼光比一般人遠，處世之道如一味盲目精進，恐怕於事無補。西漢立國，黃老大行，講的是「休養生息」，以退爲進。起初曾國藩不明白這個道理，後來在魄道人的指點下，豁然開朗，這個觀念才深深植入他的心裏，讓他在面對各種艱難險境時能伸縮自如，終有大成。

第四章　家和萬事興

留書子嗣，勤儉持家

這天上午，保定城的總督衙門口，忽然熱鬧起來。曾國藩的大公子曾紀澤正在忙碌地張羅著，一根丈把高的竹竿上懸掛著一串長長的鞭炮，鞭炮下面還站了一排吹鼓手。過了一會兒，二公子曾紀鴻也走了出來，身後跟著一隊府裏的聽差，四周的百姓感到奇怪：看這架式，總督衙門像有喜事，但又不見張燈結綵、披紅掛綠；若是辦喪事，又不見帶孝繫麻，門前也沒有招魂的經幡。只見老僕人荊七從前面大路上跑過來，對曾紀澤說：「大公子，馬車就要到了！」說完後，又走到吹鼓手隊前，吩咐作好準備。

正說話間，一輛三匹馬拉著的大車停在門前大坪上，曾紀澤連忙與曾紀鴻攙手走過去，跪在馬車前。車裏走出的是李鴻章的幼弟李昭慶，他剛下車，荊七便揮揮手，早已準備好的一群聽差便都走了過去，七手八腳地從車上卸下二十四根長八尺、徑長一尺二寸的大圓木來，每根圓木的腰間繫一根紅布條。這時鞭炮轟響，鼓樂齊鳴，曾紀澤兄弟對著圓木叩頭不止。荊七一聲吆喝下，四十八個聽差扛起二十四根圓木，魚貫踏上臺階，走進衙門，曾紀澤、曾紀鴻低著頭走在最後。

原來這二十四根圓木，是兩副棺材的用料。去年，在曾國藩離開江寧的前夕，李鴻章趕來送行，問恩師在江南尚有何未了的心事。

曾國藩悄悄地對他說，已在江西建昌定下了兩副棺木料，方便時，請他帶到保定來。李鴻章謹記在心，赴西北前夕，他將此事交給李昭慶，要弟弟親自到建昌督辦，他要把這兩副棺木作爲自己的禮物送給恩師，盡一點作爲門生的孝心。

曾國藩在書房裏親切地接見了李昭慶，並驗看了千里運來的建昌木，但見根根光亮筆直，紋理細密，仔細嗅一嗅，還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建昌木身上常見白色波瀾條紋，故又叫建昌花板，這建昌花板號稱製棺材的上等材料，經李昭慶從上萬根木料中親自選出，豈有不好之理。談話間，巡捕突然來報：「聖旨到！」

曾國藩慌忙換上朝服來到公堂，剛升爲吏部侍郎的周壽昌親自宣旨：

崇厚奏津郡民人與天主教事起，現在設法彈壓，請派大員來津查辦一摺。

曾國藩病尚未痊，近日已再行賞假一月，惟此案關係緊要，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援，著前赴天津，與崇厚會商辦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實屬罪無可逭，既據供稱牽連教堂之人，如查有實據，自應與洋人指證明確，將匪犯按律

懲辦，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眾將該領事毆死，並焚毀教堂，拆毀育嬰堂等處，此風亦不可長。著將爲首滋事之人查拿懲辦，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辦理未協之處，亦應一併查明，毋稍迴護。曾國藩務當體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欽此。

天津事起之後，作爲直隸總督，曾國藩早已做好了到天津查辦的準備，他對這道聖旨並不感到意外，對聖旨中所提到的懲辦迷拐人口及爲首滋事人員的決定，他也深表同意，但這件事辦起來，必定困難萬分，這點曾國藩也非常清楚。不過，他卻不能推辭，只得答道：「臣曾國藩遵旨。」

周壽昌念過上諭之後，隨即走過來，雙手扶起病體衰弱的曾國藩，心裏湧起一股憐憫之情。

「滌生兄，這是件極難措手的事，京中議論甚多。」周壽昌關切地說。

「我知道。」曾國藩的情緒十分低落，「但我身爲直隸總督，天津鬧事我能不管嗎？」

「要嘛這樣，」周壽昌望著曾國藩滿是皺紋又略帶浮腫的長臉，以及上下眼皮幾乎

完全靠攏的眼睛，誠懇地說，「我去回覆皇太后，說你重病在床，不能起身，請太后另揀別人。」

對老朋友的這番情義，曾國藩深爲感謝，一瞬間，他也覺得可以接受，本來自己就已告假在先，並非臨事推諉。但他轉念一想，又覺不妥。此事關係太大，不管處理的結果如何，都會直接關係到國家的命運。自古忠臣遇到國家危難時，即使重病在床也要抱病受命；當年林文忠公就是這樣死在前赴廣西的路上，贏得了千古忠貞的美名。「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則徐悲壯的詩句在他腦中浮起，他決心向林則徐學習。

「應甫，你回去稟報皇太后、皇上，就說我過兩天就出發，一定會把天津的事情處理好，請聖上放心。」

送走周壽昌以後，曾國藩一個人怔怔地枯坐在書房裏，不吃不動，彷佛老僧入定一般。夜晚，歐陽夫人親自送來一碗參湯，勸他喝下，又勸他爲國家保重身體，早點休息。他謝了夫人的好意，答應立即就睡。待夫人走後，他關好門，撥亮燈，拿出紙筆來，思量著要寫點東西。

建昌花板和赴津辦案的上諭同一天到達，預示著他此次津門之行是有去無回。對

自己這衰病之身，他無甚留戀；官居一品，封侯拜相，已位極人臣，沒什麼好遺憾了。他最牽掛的是兩個兒子，擔心他們今後不能好好地立身處世，擔心曾氏家族有一天會突然衰敗，他希望曾家能夠避免這樣的結局，至少能遲個幾代再衰敗。想要說的話，多少年來已經爛熟於胸，用不著多想，他運筆如飛，一直寫到黎明雞啼才住手。寫完後他又從頭到尾誦讀了一遍，一種惆悵落寞的感覺侵襲而來，竟一時不能自已。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葉，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秉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

余若長逝，靈柩自以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爲便。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陸略求兵勇護送而已。

余歷年奏摺，抄畢後存之家中，留予子孫觀覽，不可發刻送人，以其間可存者絕少。所作古文，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

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適以彰顯其陋耳。如有知舊勸刻餘集者，婉言謝之可也。切囑切囑。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忮不求爲重。忮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忮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侔、勢位相當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忮之心；將欲立品，先去求之心。忮不去，滿懷皆是荊棘；求不去，滿腔亦即卑污。欲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乾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並願子孫世世戒之。

曆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余生平亦頗以勤字自勵，而實不能勤；亦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問實不能儉。爾輩以後居家，要痛改衙門奢侈之風，力崇勤儉之德。

孝友爲家庭之祥瑞。吾早歲久宦京師，於孝養之道多疏，後來輾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後，爾等當視叔如父，視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

足。諸弟漸老，余此生不知能否相見，爾輩若能從孝友二字切實講求，亦足爲我彌縫缺憾耳。

曾國藩深情賦詩寄春燕

曾國藩一生謹守儒家之禮，不好女色，但由於長期轉戰南北，加之身患癬疾，必須有人在旁侍候，歐陽夫人一直主張他納一房妾，以便有個能細心照料他的女人在身邊。曾國藩一直沒有採納夫人的建議，後來當手下愛將彭玉麟再次提出這個建議時，曾國藩勉強答應，但卻沒有放在心上。

這天午後，曾國藩強打精神批閱文件，忽然覺得眼前一亮，彭玉麟帶著一個年輕女子進來。「滌丈，你來看看這個妹子如何？」彭玉麟笑吟吟地指著低頭站在一旁的女子問。在這之前，彭玉麟已帶來過三個女人，曾國藩都不滿意，或嫌其粗俗，或嫌其醜陋。這個女子一進來，便給他一種好感：身材勻稱，步履端莊，那副羞怯的模樣既安詳，又有幾分迷人。

「把頭抬起來。」曾國藩輕輕地命令。那女子把頭抬了一下，覺得對面的老人眼光陰冷，又趕緊低垂。曾國藩見她雖算不上美麗，卻也五官端莊，尤其是眉眼之間那股平和之氣很令他滿意。「叫什麼名字？」

「小女子名叫陳春燕。」

嗓音清亮，曾國藩聽了很舒服，又問：「今年多大了？」

「二十二歲。」

「聽你的口音，像是湖北人？」

「小女子家住湖北咸寧。」陳春燕大大方方、口齒清晰，完全不像以前那幾個，要嘛嚇得手足無措，要嘛扭扭捏捏，半天答不出一句話，曾國藩心中喜歡。

「家中還有些什麼人？」

「有母親、哥嫂和一個小妹妹。」

「父親呢？」曾國藩問。

「父親前年病死了。」陳春燕的語調中明顯帶著悲傷。

「是個有孝心的女子。」曾國藩心裏想，又問：「你父親生前做什麼事？」

「是個窮困的讀書人，一生教蒙童糊口。」

聽說是讀書人的女兒，曾國藩更高興，「那你也認得字嗎？」

「小女子也略微識得幾個字。」

「雪琴，謝謝你了！」

「滌丈收下了！」彭玉麟如釋重負，歡喜地說：「明天我帶大家來向滌丈討喜酒

喝。」

「慢點，慢點！」曾國藩叫住彭玉麟，問：「百日國制未滿吧？」

「今天剛好百日，你老就放心讓陳春燕侍候吧！」彭玉麟笑著邊說邊走出了門。

夜晚，疲勞一天的曾國藩回到臥室，發覺房間大變了樣：屋子打掃得乾乾淨淨，桌上文書整理得整整齊齊，床上鋪墊擺得利利索索。

陳春燕提著一大桶熱水上來，輕聲地說：「請大人洗腳。」

「你怎麼知道我有這個習慣？」曾國藩吃驚地問。

「小女子問過彭大人，他說大人有睡覺前湯燙腳的習慣。彭大人還說，大人臨睡前要吃點甜軟的東西，如稀飯、雞蛋湯，平日喜歡吃魚和新鮮蔬菜，還有湘鄉土製的鹽薑、乾菜，飯後還喜歡散散步。」

「你眞細心。」曾國藩拉著陳春燕的手，親熱地望著她。陳春燕感到曾國藩眼中射出的是柔和溫馨的眼神，完全不像白天那樣冷峻陰森，人也顯得年輕了許多。

「春燕，我是個衰弱的老頭子，全身都長滿了蛇皮癬，你跟我睡覺怕嗎？」

「大人是人人敬慕的英雄，小女子能服侍大人，這是小女子的福氣。」

陳春燕的話使曾國藩大爲高興，他一邊撫摩著陳春燕細膩的手心，一邊和藹地

說：「春燕，你今日作了我的妾，便是我曾家的人了。我要把家裏的事跟你說說。」

曾國藩將腳浸泡在熱水中，慢慢地對陳春燕說起了他的家庭，從高祖講到妻子：

「歐陽氏是我的結髮妻子。在娘家時，父親凝祉先生給她取的名字叫秉鈺。十八歲時，從衡陽嫁到我家，那時我二十三歲。她是個命好福大的人。過門的第二年，我便中了舉人，也在這一年，她給我生了大兒子禎第。過了幾年，我又中進士點翰林。道光十二年，她帶著兒子來到京師，湖南到北京三千多里，兒子又小，一路辛苦顛簸，也多虧了她。」

曾國藩說到這裏，想起此時正在荷葉塘老家的歐陽夫人，突然對她產生一股感激負疚的心情。陳春燕也在想著：想不到這個帶兵打仗的大人物，對妻子竟是一往情深哩！

「夫人多次來信，要我在外面討個妾，說粗手粗腳的荊七，如何能代替得了心思細緻的女人！每次我都拒絕了她的好意。明天我要寫封信告訴她，說我接受了她的勸告，納了一個端莊溫和的小妾，請她放心。」

陳春燕感覺到，自己豐軟的手被曾國藩乾瘦的手抓得緊緊的，她的心怦怦跳動，「端莊溫和」四個字，使她有一絲幸福的感受。

「你放心，夫人不會欺負你的。」曾國藩用手撫著陳春燕的頭髮，以平靜的語調說：「禎第三歲上死了，得的是痘症，和他一起去的，還有我九歲的滿妹。現在的老大紀澤，其實是老二。曾紀澤今年二十三歲，比你大一歲。這孩子像他媽，溫情有餘，剛強不足，不過也還誠實聰明，肯發憤讀書，今後雖說不上有大出息，但也不會給曾家丟臉。這點我很放心。他先前娶了賀耦耕先生的滿女。耦耕先生，你知道是哪個嗎？」

陳春燕搖搖頭。

「是的，你是不會知道的。」曾國藩淡淡一笑，「耦耕先生病逝時，你才只有幾歲。他是我們湖南一個頂有名的大官，做過貴州巡撫、雲貴總督，學問也極好。他的兄弟蔗農先生也是進士出身，做過御史、知府，晚年在城南書院當院長，用心培育人才，左季高就很得過他的教益。賀家雖不如二十年前那樣鼎盛，但仍舊是長沙第一大家族。」

曾國藩不厭其煩地介紹賀家的情況，陳春燕也不覺得他是在誇耀親家的顯貴。在她跨進曾家大門的第一天，曾國藩就把作爲一個曾家人所應具備的常識告訴她，陳春燕對此很感激。她的心不再急跳了，她半低著頭，眼睛望著水桶，聚精會神地聽著。

「賀妹子命苦，過門第二年就難產死了。接生婆說，肚子裏懷著的是個男孩，可惜呀！紀澤念著她，一直不肯再娶。他娘不知勸過他多少遍，直到前年，才娶了劉孟容的二姑娘。孟容是我多年來相交最深的朋友，他是個頂好的人。」

陳春燕用手探探泡腳的水，水有點涼了。她起身說：「大人，水不熱了，我再去燒點來。」

「好吧，不要燒多了。」

一會兒，陳春燕提了半壺滾水過來，加在木桶裏，水溫升高了，曾國藩覺得很舒服。

「劉妹子過門三個年頭，生了兩胎。頭胎是兒子，只活到半歲就夭折了，第二胎是個女兒，生出來就憋氣憋死了。紀澤夫婦很傷心，我寫信安慰他們，死生由命，不要太悲傷，年紀輕輕的，還怕今後沒有子女？」

曾國藩微微地笑了，陳春燕也悄悄地笑了一下。突然，她想到自己，她希望今後能多生幾個兒子，那樣她才能夠在曾家有地位。

「紀澤下來，夫人一連生了五個女兒，大姑娘叫紀靜，嫁的是我翰林院的好友湘潭袁芳瑛的大兒子秉楨。秉楨人聰明，但好玩樂，看來今後難成大器。二姑娘紀耀嫁的

是我的同年、茶陵陳岱雲的兒子遠濟。遠濟這孩子可憐，生下沒有幾天，娘就死了，寄養在我家，一歲多才接回去。他自小失去親娘，沒有人嬌慣，所以還能吃苦，也懂得自愛。咸豐三年岱雲在池州府殉國，遠濟還只有九歲多，夫人見他無父無母，很是憐愛，便常常接他到荷葉塘去住，去年上半年，遠濟虛歲剛交十八，夫人就急忙讓他與紀耀完了婚。三姑娘紀琛，許的是羅山的兒子兆升，四姑娘紀純許的是郭筠仙的大兒子剛基，都還未過門。五姑娘不滿一歲就死了，得的是痢疾。接下來的是二兒子紀鴻。這孩子長得肥頭大耳，虎虎有生氣，大家見了都喜愛，翰林院學士郭雨三硬要把他的三女許給紀鴻，他的女兒比紀鴻大三歲。夫人說，紀鴻學曾祖父、祖父的樣，娶個大一點的老婆，以後好照顧他。我想也有道理，就訂了這門親事，所以，紀鴻一歲時就有了老婆。」

曾國藩開心地笑了起來，陳春燕也覺得有趣，抵著嘴淺笑。

「夫人最後一胎是個女孩，取名叫紀芬，今年虛歲十八，還沒有許人。滿妹子長得厚墩墩的，是個有福有壽的相，今後要爲她尋個好丈夫。」

曾國藩絮絮叨叨地講著。夜已經很深了，他毫無倦意。陳春燕靜靜地聽著，一點一滴都默記在心裏。她覺得眼前的這個老人，並不如世人傳說的那樣威嚴可怕，他其

實只是個普通的男人，深愛著自己的家庭和老婆兒女，陳春燕喜歡這樣的男人。

洗完了腳，曾國藩坐到桌子邊，開始寫日記。他將陳春燕今日入室行禮當作一件大事，鄭重地記載在日記中。爲了確認今天是百日國制期滿，他對著日記一天天地算著。從七月十六日數起，數到今天——十月二十四日，不覺大吃一驚！不管怎樣算，今天也只是第九十八天，離期滿還差兩天！

「怎麼這樣糊塗！」曾國藩暗暗地罵了一句。他想起這些日子來朝廷對自己的破格待遇，心中有了濃重的罪惡感，「這如何對得起天地君父！」

「荊七！」他大聲呼喊。王荊七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從隔壁房子倉皇而來。「你把春燕帶到隔壁去睡！」

陳春燕一聽，嚇得渾身發抖，急忙跪下哭道：「大人，小女子犯了錯，任大人打罵，只求大人不要將我趕出去。」

「我沒有趕你出去。」曾國藩苦笑道，「只因離百日國制期滿還有兩天，我不能留你在我的臥室中，待過了這兩天，我再讓你進來。」

「大人，何必這樣認眞呢？」荊七終於明白了原委，心裏覺得好笑。他笑著勸道：「姨太太已經進了屋，你就讓她在這屋裏陪你睡覺，瞞兩天不公開就是了，何苦要她去

睡客房，一個人冷冷清清的。」

曾國藩瞪了荊七一眼，嚇得他忙說：「是，是。小人這就帶姨太太過去。」荊七剛走兩步，曾國藩又叫住他：「你安排好姨太太後，火速趕到江邊彭大人船上，就說是他把日期弄錯了，我已將陳春燕送至客房，二十七日下午，我在衙門招待各位便飯，正式宣布納陳春燕爲妾。」

曾國藩並不貪戀女色，陳春燕也不是國色天香的女人，但一年多來，他卻是從心裏喜歡上了春燕。曾國藩沒有多少時間和她廝守在一起，也沒有像與兒子談話那樣的熱情，從不向春燕交代該做些什麼，一切都是靠她的細心觀察來決定該如何應對進退。沒過多久，陳春燕便完全掌握了曾國藩的脾性，把他服侍得周到細緻，使得曾國藩找不出一點岔子。尤其令曾國藩最滿意的是，陳春燕謹守規矩，並不多話，也不隨便走動。安慶總督衙門分前後院，她只去過後院幾次，前院是從來不去的，平時走動，只走到廳堂的門簾前便止步。還有一點就是不貪，陳春燕的母親和兄嫂有時來看她，走時總是兩手空空，也從不私底下塞點東西給他們。由這兩點，曾國藩漸漸對陳春燕生出一絲情愫。誰知陳春燕年紀輕輕卻染上了吐血的惡疾，曾國藩四處求醫，終無效果，四十多天來粒米未進，只靠藥物撐著一口氣，曾國藩派人將她的母親、兄嫂

接來照料。

這天夜裏，陳春燕自知死期將至，請曾國藩進入內室，支開母親及兄嫂後，哭著說：「大人，我能夠服侍您一年多，這是我的福氣，無奈我命薄福淺，不能侍候終身，眼看將與大人永別，我一個卑賤的小女子，不值得可惜，但有三件心事未了，死不瞑目。」

陳春燕說到這裏，咳嗽起來。曾國藩端來茶杯，她喝了一口，略微安定，無比感激地說：「謝謝大人！」又喝了一口，將茶放在桌上，繼續說，「第一件不瞑目的是，我肚子裏懷著大人的骨血已有三個月了。」

曾國藩一聽，心裏一陣慌亂。剛娶陳春燕不久，曾國藩也想過晚年得子的事，後來見自己的身體每下愈況，陳春燕也久無消息，便打消了這個念頭。想不到的是，現在她居然懷孕了，他心裏暗暗責備春燕不該瞞著自己，唉，這個兒子也沒有指望了！

「我沒有支撐到把他生下來的這一天，深負大人恩情，就是到了黃泉我也不甘心。第二件，大人患了三十年癬疾，給大人帶來了無窮的煩惱，我託哥哥在鄉間打聽偏方，現在得了一個方子，原想親手調理，可惜也不能了。」

「什麼方子？」曾國藩問，心裏很感動：這是一個用心的女人，事情沒辦成之前不

露半點風聲，與自己的性格頗爲相近。

「這個方子很簡單，就是用菖蒲艾葉煎水天天洗澡，洗上一年半載就可以了，也不知有用沒用，我死之後，請大人再買一個妾，要她天天煎水給大人洗澡。」

曾國藩點點頭，但他已不想再買妾了。

「還有一件，我做了大人一年多的妾，卻從沒有見到太太，沒有親自服侍她，我心中不安。雖有幸見到了大少爺，但二少爺和家中五位小姐也都沒見過面。春燕我前生作孽，今生命薄。哎！」陳春燕長長地歎了一口氣，眼淚流個不停，好半天，又說，「我死之後，請大人看在服侍一年多的情分上，將我的棺木送回荷葉塘，莫讓我做孤魂野鬼，大人你要多多保重。」說完再也沒有開口了。

曾國藩知道陳春燕已拖不過今天，且不論這一年多來的服侍，就憑她這番話，曾國藩也覺得應該放下手中的公事，守在她的病榻邊，給她最後一絲的溫情和安慰，但曾國藩並沒有這樣做。爲了一個女人的死，便廢公事，豈不因小失大！一個堂堂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守在小妾面前悲哀失性，傳揚出去，豈不成了人們的話柄！何況現在軍情正緊，又剛收到兩份上諭。

他辭別陳春燕，回到衙門與幕僚們商談公事。忽然，後院傳來一陣悲愴欲絕的號

哭聲。

「大人，春燕她，她過去了。」陳春燕的哥哥腫著兩隻桃子似的眼睛走進來，對曾國藩說。

曾國藩怔怔地聽著，一股鬱氣衝上胸口，他眞想大喊一聲「春燕」，哭著奔向內室，但他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情緒。「知道了，你去吧！」他緩慢地邊說邊站起來，正要轉身走出簽押房，又坐下來，對幕僚們說：「過幾天康福會從贛北返回安慶，你們準備一下，待康福一到，就和他一起到金陵去協助老九，老九身邊缺人，尤其缺出主意的人。」

「是。」趙烈文站起。楊國棟、彭壽頤等也站起來，他們知道曾國藩要進內室與陳春燕遺體告別，便告辭出門。

「惠甫陪我下兩盤圍棋。你們兩個先回去吧。」曾國藩揮揮手。

「下棋？」趙烈文驚愕地睜圓了眼睛，他猜不透曾國藩此時的心態，只得重新坐下。下了幾子後，趙烈文看出曾國藩的棋法紊亂，悄悄地說：「中堂，今天不要下了吧！」曾國藩不作聲，很快再擺下一子，趙烈文只得硬著頭皮陪著，心裏百思不解。

一局未終，曾紀澤帶著幾個衙役進來，衙役們的手上都捧著東西。

「父親，幕府裏先生們湊了一千兩銀子，還有輓聯祭幛，兒子請問，要不要刻訃告散發？」曾紀澤說完，站在父親身邊等候指示，這時後院又傳來陳春燕母親撕心裂肺的痛哭。曾國藩遲疑良久，對兒子說：「銀兩、祭幛全部歸還，輓聯留下，不發訃告。」

曾紀澤站在原地，慢吞吞地說：「既然這樣，我這就去退還銀物。」

「慢點。」曾國藩叫住兒子，「銀物叫荊七去退，喪事你不要插手，只管去做你的事。《幾何原本》的序言寫好了嗎？」

「初稿擬好了。」曾紀澤站住回答。

「明天上午送來給我看。」

「是。」曾紀澤帶著衙役們退出。

「惠甫，這兩天你幫我料理一下喪事。」曾國藩停止下棋，小聲地對趙烈文說。

「中堂放心，我會把一切都料理妥當的，用什麼規格，請大人定一下。」聰明的趙烈文看出了曾國藩內心複雜的情緒。

「今天夜裏就悄悄送出衙門，一切祭奠儀式都在靜虛庵進行，我不參加，紀澤也不去，就由你出面代表曾家應酬，儀式由她的兄長主持，通知安慶府縣，一律不要送錢

去。此事不能張揚，靜悄悄地辦，請靜虛庵的尼姑念三天經。三天過後，就暫在庵內租一間空屋停棺，埋在安慶還是運回湘鄉，以後再說。」

在靜虛庵裏，尼姑們爲陳春燕念了三天超渡經文。總督衙門裏一切如故，沒有一點辦喪事的跡象。曾國藩照常每天治事、見客、讀書、下棋，看不出一絲喪妾的悲哀。第四天夜裏，荊七帶著供果、紙錢、線香、蠟燭等物，偷偷地陪著曾國藩來到城外的靜虛庵。荊七將供果擺在陳春燕靈柩旁邊，燃起香燭，焚化紙錢。曾國藩坐在一旁的草墊上，看著黑漆發亮的棺材，既不哭，也不作聲，只是默默地呆坐。過了很久，他從袖口裏摸出一把雕花紅木梳來，輕柔地撫摸著。這是曾國藩給陳春燕買的唯一一件禮物，只值十文錢，陳春燕很喜愛，每天用它梳頭，那頭烏黑長長的秀髮，那白裏透紅的面孔，隨著這把梳子出現到曾國藩的眼前……。過了很久，他叫荊七向尼姑討來幾張白紙和筆硯，藉著昏暗的燈光，他爲陳春燕寫了一副輓聯，吩咐荊七懸掛起來。輓聯掛好後，他又坐在草墊上，兩眼呆呆地望著它，心裏一遍又一遍地反覆念著：「未免有情，對帳冷燈昏，一別竟傷春去了；似曾相識，悵梁空泥落，何時重見燕歸來。」

直到窗紙漸漸發白，天快要亮了，曾國藩才叫荊七將輓聯取下來，在陳春燕靈柩

前焚燒，他仔細看了一眼那把雕花紅木梳，最後也將它扔進火中，望著梳子和輓聯一起火化後，他才和荊七一道悄悄地回到兩江總督衙門。

為顧大局，曾國華不得已隱姓埋名

當李續賓、曾國華全軍覆沒的消息傳到江西建昌府時，曾國藩被這突如其來的噩耗嚇得幾乎暈過去。他對李續賓抱持極大的希望，他相信李也能不負重託。再料想不到就是這個老成持重的李續賓壞了大事，不僅曾國藩經營皖中、謀奪攻克江寧首功的如意算盤被打得粉碎，就連讓六弟曾國華依附李續賓成名的想法也破滅了。他知道李續賓、曾國華在這種情況下定然難以生還，良將頓失，骨肉永別，心中傷悼不已。

這是湘勇出師以來，最慘重的一次失敗。建昌軍營上自將官，下至勇丁，幾乎人人都與三河陣亡的人員有關聯，或爲親戚朋友，或爲鄉鄰熟人。消息傳來，不待吩咐，各營各哨便主動地焚紙燃香，掛起招魂幡，軍營上下，籠罩著一片陰霾。曾國藩看到這種情景，心裏非常難受，他想到此刻的湘鄉縣，不知有多少人家正在舉辦喪禮，有多少寡婦孤兒正在哀哀欲絕。湘鄉縣的悲痛，將十倍百倍地超過建昌軍營。湘勇元氣如何恢復?進軍皖中的用兵方略改不改變?曾國藩陷入極度的痛苦中。幾天後，他從痛苦中清醒過來，「好漢打掉牙和血呑」，重振軍威，報仇雪恨，才是大丈夫所爲。他懷著一線希望，希望李續賓和曾國華能死裏逃生，說不定哪天會突然出現在

他的面前，那時再把皖中的事交給他們。他相信，受此大挫後，李續賓和曾國華會更加成熟，曾國藩想通後，下令軍中招魂幡一律燒掉，不准再談三河失敗的事，一切按原計劃去做。

十天過後，派到三河陣地上察訪屍體的勇丁回來報告，李續賓的遺體已找到，將由安徽巡撫翁同書出面隆重禮葬。但一直找不到曾國華的遺體，陣地上的無頭屍首成百上千，估計曾國華可能是被砍頭致死。又過了十多天，武昌、湘鄉、長沙、壽州各處信件先後來報，均未見曾國華的蹤跡，曾國藩認定六弟已死無疑。

這一天，他鄭重其事地給朝廷上摺，詳奏曾國華自咸豐四年帶勇以來立下的種種功勞，以及此次殉國的悲壯事蹟，拜摺以後，又給在家的四弟、滿弟寫了一封信，要他們安慰叔父及溫甫的妻妾，並再三指出，這種時候，全家務必要比往日更加和睦團結，並檢討自己在家時脾氣不好，以致兄弟不和，今後要引以爲戒。又叫他們去察看父母的墳塋，是不是被人挖動了，洩漏了氣運。半個月後，朝廷發來上諭，追贈候選同知曾國華爲道員，從優議恤，加賞恩給其父曾驥雲從二品封典，咸豐皇帝還親書「一門忠義」四字，以示格外褒獎。

曾國藩接到這道上諭，甚感寬慰，立即派專人將皇上御筆送回荷葉塘，要家中把

「一門忠義」四字製成金匾，高懸在黃金堂上，以此曠代之榮耀上慰父母在天之靈，下勵兒孫忠君之心。至於賞給叔父從二品封典之事，卻把曾國藩弄得哭笑不得。早在道光三十年，曾國藩在侍郎任內曾要求封叔父從一品封典，不想八年後反倒來了個從二品封典。曾國藩心中暗暗埋怨禮部官員糊塗馬虎，連隨手查查的事都懶得處理，現在弄得他左右爲難，受也不是，不受也不是。曾國藩爲此費了一番心思，他在仔細斟酌之後，給皇上上了一道謝恩奏，先將歷次封典之事的過程述說一通，然後寫上：「誥軸則抵領新綸，謹拜此日九重之命；頂戴則仍從舊秩，不忘昔日兩次之恩。惟是降挹稠疊，報稱尤難。臣唯有竭盡愚忠，代臣弟彌未盡之憾，代臣叔抒向日之忱，以期仰答高厚於萬一。」

不久，滿弟曾國葆受叔父之命來到建昌，代兄帶勇。曾國藩著實勉勵一番，撥五百勇丁讓他統領，又給他改名貞榦，字子恆，意爲吸取靖港之敗的教訓，爲人辦事，忠貞有恆。

這天半夜，曾國藩在燈下再次修改近日寫成的《六弟溫甫哀詞》，他哀憫六弟滿腹才華，卻功名不遂，正要憑藉軍功出人頭地時，卻又兵敗身死，眞可謂命運乖違；又憐憫風燭殘年的叔父，叔父因無子才過繼六弟，誰料繼子又不得永年，老而喪子，是

人生的大不幸；既而又憐憫已成孤兒的侄子，小小年紀，便從此永遠失去了父親，心靈要承受多大的痛苦！作爲大伯，曾國藩決定，今後將由自己承擔起對這個侄子的撫養教育之責，讓他如同紀澤、紀鴻一樣地得到慈愛溫暖，長大成人，繼承父親一門香火。曾國藩就這樣邊想邊改，時而停筆凝思，望著跳躍的燭火出神。

「大哥，快開門！」急促的喊叫聲，驚得曾國藩回過神來，這是貞幹的聲音。

曾國藩打開門，貞幹急忙閃進屋，身後還跟著一個人。

「大哥，你看誰來了。」曾國葆有意輕聲地說，但還是壓抑不住興奮的語氣。

昏暗的燭光中，曾國藩見來人衣衫破損、面容憔悴，他呆住了，這不是自己刻骨思念的六弟溫甫嗎？他不敢相信，溫甫失蹤一個多月了，賓字營、華字營全軍覆沒，統領李續賓已死，高級將領無一人生還，國華今晚怎麼可能出現在這裏？曾國藩拿起蠟燭，走到那人身邊，他把燭火舉高，照著那人的面孔，仔仔細細地審看著。不錯，這人的確是他的胞弟曾國華！

「你是溫甫？」儘管這樣，他仍帶著懷疑的口氣問。

「大哥，是我呀！」曾國華見大哥終於認出了他，不禁悲喜交集，雙手抱著大哥的肩膀，眼淚大滴大滴地落下。

千眞萬確，是自己的親兄弟活生生地站在面前，一時之間，曾國藩心裏充滿了無比的喜悅：六弟沒有死！叔父抹去了喪子之痛，侄兒免去了孤兒之悲，這眞是曾氏一門中的大喜事！

「快坐，快坐下，溫甫，你受苦了。」

曾國藩雙手扶著弟弟坐下，兩眼濕潤。死裏逃生的曾國華見大哥的手足眞情，心裏感動極了，「大哥，這一個多月來，我想死了你和老滿！」

「我們也很想念你！」曾國藩眞誠地說，並親手給弟弟端來一杯熱茶，又轉臉問滿弟，「貞幹，你在哪裏找到溫甫的？」

曾國葆高興地回答：「今日黃昏時，我從鎮上回營，路過一座廢棄的磚窯，忽然聽見有人喚我的名字。進去一看，原來是六哥在那裏，我又驚又喜，六哥叫我帶他來見大哥，我說現在不能去，半夜我再帶你去。」

「做得對。」對滿弟的老成，曾國藩很滿意，他轉問六弟：「溫甫，三河之戰已經一個多月了，你爲什麼到現在才露面，害得全家著急，都以爲你死了。你這一個多月來在什麼地方？」

「那天半夜，大霧彌漫，長毛前來劫營，我寡不敵眾，正擬自裁殉國，突然給一個

長毛從背後打掉手中的刀，給他們捉住了。」曾國華不敢講出自己當時正在一個寡婦家鬼混的眞相，編造了這套謊言。「長毛不知我的身分，把我關進一家農戶的廚房裏，又忙著去抓別人，不再管我了。我靠著磨盤用力擦，將繩子擦斷，偷偷地逃了出來。沿途打聽到大哥在江西建昌府，就朝這裏來，途中又不幸病倒，就這樣邊走邊停，耽誤了時間。」這幾句倒是實情。他說罷，將一杯茶一飲而盡，那樣子，的確是病羸饑渴。曾國藩聽完他的陳述，心中凄然。

「溫甫，你們爲什麼要去打盧州？我是要你們與春霆一起去圍攻安慶。」給六弟添了一杯茶後，曾國藩問。

「大哥，這是我的失策，迪庵也是主張南下圍攻安慶的，我想打下盧州以後再南下。」溫甫並不掩飾自己的過錯。

「打三河一事，軍中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嗎？」一向留心人才的曾國藩，想以此來發現有眞知灼見的人才。

「軍中沒有誰提過，倒是有一個來三河做客的讀書人闖營進諫，說不能打三河，要轉而打盧州。」

「這個人叫什麼名字？」曾國藩帶有幾分驚喜問道。

「此人自稱趙烈文，字惠甫，江蘇陽湖人，寓居全椒，年紀不大，二三十歲。」

「難得，難得。」曾國藩輕輕地拍打著桌面，感慨地說。

曾國華臉紅起來，大聲地叫道：「大哥，你讓我回湘鄉去招募五千勇丁吧，我曾國華若不報此仇，枉爲世間一男子！」

「小聲點！」曾國藩像被嚇了一跳似的，忙揮手制止。六弟這一句氣概萬千的話，不僅沒有引來大哥的讚賞，反而使得見面時的濃烈親情消失殆盡，代之而起的是滿腔的惱怒。正因爲違背了原訂的作戰方案，才招致這場空前的慘敗，精銳被消滅，進軍皖中的大計被徹底破壞，前途困難重重，作爲全軍的統帥，他所承受的壓力有多重呀！他想把六弟大罵一頓，甚至抽他兩耳光，以發洩心頭的鬱悶之氣。但他沒有這樣做，只是呆滯地望著溫甫，也不作聲。曾國華見大哥對他的話沒有反應，又再說了一遍：「大哥，過幾天我就回湘鄉招勇如何？」

「溫甫，你太不爭氣了！」望了很久之後，曾國藩終於忍不住慢慢地吐出這句話。

「大哥，我對不起你，對不起迪庵和死去的兄弟們，我有罪，罪孽深重。我要重上戰場，殺賊贖罪呀！」曾國華發出一聲吶喊，他深知自己的過失太大，大哥的這句責備，不足以懲罰，他倒希望被狠狠地杖責一百棍。

「唉！」曾國藩長長地歎了一口氣，六弟的痛悔沖淡了他心中的盛怒，一股憐憫之情油然而生。溫甫一點都不明白自己目前的處境，他能出現在大家面前嗎？全軍覆沒，唯獨自己的弟弟、負有直接責任的副統領生還，曾國藩要如何向世人以及皇上交代？沒有溫甫的陣亡，哪來「一門忠義」的褒獎！溫甫雖然破壞了進軍皖中的大計，卻又爲曾氏家族掙來了天子的曠代隆恩。帶兵打仗的曾國藩，是多麼需要這種抵禦各方猜忌的榮耀身分啊！它的作用，要遠遠超過溫甫再募的五千湘勇！如何處置這個意外生還的弟弟呢？既要不負聖恩，又要讓他繼續存活在世上，曾國藩苦苦地盤算著。

見大哥久久不語，曾國葆勸六哥：「莫這樣急，你現在身體很差，無法帶兵，回家休息兩三個月再說。」

「不！」曾國華驀地站起來，堅決地再次請纓，「大哥，你就答應我吧！」

曾國藩苦笑了一下，將桌上那篇《六弟溫甫哀詞》文稿拿起，遞給曾國華說：「溫甫，可惜你早在一個多月前便死在三河了。」

曾國華接過哀詞，看了一眼，便一把撕碎，笑著說；「那是謠傳，我不是好好地在這裏嗎？」

「不，你早死了。」曾國藩重複了一遍，望著大哥那張嚴峻冷酷的臉孔，不是在說

笑，曾國華心頓時涼了一半，冒出一股莫名的恐懼感。

「大哥，你爲何要說這種話呢？我沒有死，我沒有死呀！」曾國華淒慘地喊起來。

「不要喊！」曾國藩威嚴地制止，口氣中明顯地含著鄙夷，曾國華立時閉上了嘴。

「哀詞你可以撕掉，皇上的諭旨你能撕掉嗎？」曾國藩從櫃子裏將內閣傳抄的上諭找出來，曾國華一看，臉刷地白了。

「三河戰敗之後，迪庵的遺體很快找到，我等你等了二十多天，一直沒有消息，派人察訪也沒有找到，只能斷定你已死。全軍覆沒，你身爲迪庵的副手，也只有戰死沙場，才能說得過去，我因此上奏朝廷，說你已壯烈殉國。」曾國藩緩慢而沈重地說著。曾國華看得出來，大哥正在壓抑著極大的痛苦，聽到最後一句話，他渾身起了雞皮疙瘩。大哥繼續說：「天恩格外褒獎，從優議恤，不僅追贈你爲道員，還賞叔父從二品封典。我日前已申明，叔父大人早蒙從一品，請求加恩紀壽及歲引見，想必會蒙俯允。尤其是你殉國一事，皇上御筆親書『一門忠義』四字，我已命家裏製匾懸掛在黃金堂上，這是曠代殊榮，足使我曾氏門第大放光輝。你現在要生還回家，我將如何向皇上交代，我們曾氏一族如何向皇上交代？」

「請大哥再向皇上拜摺，述說我生還原由，請收回一切賞賜行嗎？」曾國華試探地

問道。

「你說得好輕巧！」曾國藩瞟了六弟一眼，不悅地說：「欺君之罪，誰能承受得了？」

「這不是有意的。」曾國華分辨。

「縱然不是有意的，但現在天下人都知道你曾國華是殺身成仁的偉男子，皇上是優待功臣的仁義之君。現在又上摺說你未死，豈不貽笑天下！此舉將置皇上於何地？」稍停一下，曾國藩沈痛地說，「溫甫，當『一門忠義』的金匾從黃金堂取下時，你想想看，那會使我們曾氏家族蒙受多大的恥辱！」

曾國華又起一陣冷顫，他完全沒有想到事情的發展竟會這麼嚴重。沈吟良久，他問大哥：「如此說來，我今生已不能再帶勇殺賊，報仇雪恨，顯親揚名了？」

「不能了。」曾國藩輕輕地答。

「好吧！」曾國華下了最大的決心，「我明日就布衣回荷葉塘，躬耕田園，教子讀書，了此一生。」

「荷葉塘你也不能回了。」

「這是爲何？」曾國華害怕起來，難道當一個廝守妻妾兒女的普通老百姓也不成？

他簡直不能理解。

「溫甫，你今年三十六歲了，怎麼還這樣不懂事？」曾國藩皺著眉頭說，「三河戰敗，湘鄉縣幾乎是家家喪裝，戶戶招魂，他們明裏不說，心底裏誰不把迪庵和你恨得要死。總是你們無能，才招致他們失去親人。你若跟著他們一起戰死，我曾氏家族尚能略感心安，你現在又未死回家，你有何面目見家鄉父老？且我湘勇歷來最恨從敵營中逃回的人，你說自己是逃回來的，誰爲你作證？鄉親們會說你害得兄弟們死去，自己又投敵乞命。到那時，千夫所指，只怕你曾溫甫會無病而亡吧！」

貞幹本想替六哥說幾句，聽了大哥這番話，嚇得不敢再開口。

「帶勇不行，回家不行，難道我眞的要去死嗎？」兄弟三人相對無言默坐良久，曾國華絕望地吐出一句話。

「溫甫，你想到哪裏去了。」曾國藩起身，走到六弟身旁，溫存地拍著六弟的肩膀，細聲說，「你是我的親兄弟，大哥怎麼會叫你去死。大哥爲你想了一條生路，不知你是否願意？」

「請大哥明示。」曾國華已完全沒有主見了，唯有仰仗大哥。

「陳廣敷先生，你還記得嗎？」

曾國華點點頭。

「前幾個月，他來到將市街與我會晤，告訴我離開湘鄉後，就回廬山黃葉觀隱居。你去投奔他，拜他爲師，後半生你就在黃葉觀做一個道人。陳先生是一個超脫塵世的人，你可以把事情的原委都說給他聽，他不會怪你的，也不會張揚出去，你看如何？」

曾國華禁不住一陣戰慄，眼淚不爭氣地流了下來。這個功名心重、人世欲望極濃的曾六爺，聽說後半生將要與黃卷青燈爲伴，與古木山猿爲友，心如刀割，但反覆思之，現在已無路可走，只得勉強答應，「大哥，你讓我悄悄回一趟荷葉塘，見見叔父和壽兒再去吧！」

「溫甫，休怪大哥不通情理，你委實回不得家，趁著天黑趕快離開此地，不要讓人看見了。過段時間，我讓貞榦回一趟家，將實情告訴叔父大人，再安排他們去黃葉觀與你相會。平定長毛以後，大哥再到黃葉觀看你。」曾國藩說著說著，也不覺流下淚來，曾國華抱著大哥淚如雨下，貞榦也在一旁靜靜抽泣。

曾國藩吩咐貞榦不要驚動廚子，悄悄盛些冷飯給曾國華吃了，又收拾幾件衣服，拿出一百兩銀子來給他。他雙手抱著六弟的肩膀，嗓音哽咽，好一陣才說出四個字：

「兄弟珍重！」

曾國華說不出話，只能點點頭，戀戀不捨地離開軍營。

待六弟走後，曾國藩又關起門來，與滿弟密談了很久。第二天，貞乾親自去三河戰場尋找六哥遺骸，過了二十多天才回來，後面還跟著一具棺木。一到軍營門口，貞幹便放聲大哭起來，引得勇丁們紛紛出來觀看，貞幹進屋，哭倒在大哥面前，高叫：「大哥，六哥的忠骸找回來了，可惜沒有了頭！」

「你是怎麼找到的？不會認錯吧！」曾國藩驚訝地問。

「哪裡會錯！莫說四肢還在，就是燒成灰，我也認得出。」

曾國藩一邊撫棺痛哭，一邊叫人打開蓋板，只見棺材裏的人除無頭外，四肢都尚完好。他拉開死者的左褲腳，看到一道三寸長的疤痕後，立即喊起來：「溫甫，你到底回來了，大哥找你找得好苦呀！」

說罷，又大哭起來，哭了一陣後，他對四周圍觀的人說：「溫甫八歲那年，爬上塘邊一棵桃樹上摘桃子吃，我怕他摔到塘裏去，便高聲罵他，他嚇得趕緊從樹上跳下來，腿不慎被樹枝劃破了，一連兩個月才好，從此便落下了這個疤，近三十年來，我一直爲此事歉疚。」說著說著，又對死者高喊：「溫甫，我的好兄弟，你爲國捐軀，死得眞英勇，大哥爲你傷心，大哥也爲你榮耀呀！」

曾國藩越哭越厲害，引得圍觀者歎息不已，在楊國棟、彭壽頤等人竭力勸說下，好不容易才止住。

夜裏，曾國藩爲溫甫設了一個簡樸的靈堂，湘勇將領們絡繹不絕地前來弔唁，曾國藩對著溫甫的像誦讀了哀詞，並從第二天起，爲六弟吃七天齋。到了第八天清晨，貞榦帶著二十多個勇丁，護送溫甫靈柩回湘鄉，曾國藩親自送到江邊碼頭。

出兵前夕，為家人定下功課表

在曾國藩統領的湘軍與太平軍作戰之時，北方的捻軍一直在和僧格林沁的軍隊開戰，僧格林沁在曹州高樓寨被捻軍全殲，僧格林沁也戰死於這裏。在這之前，曾國藩就和僧格林沁不和，他要親眼看到這個虛驕的親王戰敗的下場。現在，僧格林沁眞的失敗了，而且敗得如此之慘，曾國藩最初得知消息時，著實有天理昭彰、報應不爽的痛快感。但很快地他就意識到這個結果對他而言，其實是很不利的，因爲僧格林沁一死，與捻軍作戰的主帥很可能會輪到他。

果然，在僧格林沁死後不到十天，曾國藩便被任命爲山東督剿。他上奏朝廷，說：「臣精力日衰，不任艱巨，更事越久，心膽越小，懇恩另簡知兵大員督辦北路軍務，稍寬臣之責任，臣仍當以閒散人員效力其間。」曾國藩的奏請不但沒有得到朝廷的批准，反而給了他一個節制直隸、山東、河北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大員的大權，曾國藩一面上疏推辭節制三省之命，一面知君命不能違抗，開始調兵遣將，準備北上。這一次過江與捻軍作戰，曾國藩總覺得凶多吉少，想到自己年近五十五歲，身體日漸衰弱，說不定會死在這次戰役中，將公事料理得差不多了，曾國藩又將家事做

了安排。

談到家事，歐陽夫人最關心的是剩下的一子二女的婚事，次子紀鴻今年滿十八歲了，還沒完婚，她要丈夫離開江寧前辦了這場喜事。曾國藩不主張早婚，他自己二十三歲才結婚。當年紀澤完婚時，他原本不同意，嫌早，但終究拗不過父命，只得照辦。現在夫人援引先例，他自己也變成了老人心態，巴望子女早日完婚，能多添幾個孫兒孫女，也就欣然同意了。紀鴻剛滿一歲時，曾國藩就與翰苑同僚郭霈霖結下了兒女親家。郭家女兒長紀鴻三歲，據說現今已長成一個嫻雅幽靜、知書識禮的大家閨秀。郭霈霖在咸豐九年死去，女兒跟著母親住在湖北黃州府老家，一個月前，郭家還來信說，女兒已經二十一歲了，希望曾家能早點定下婚期。曾國藩便擇了一個吉日，由紀澤出面，代表男家乘船前往郭府迎親。

四女紀純，早定了郭嵩燾的次子郭剛基。現在郭嵩燾在廣東做巡撫，幾次來信催送媳婦過門。他將派火輪船來接，取道海上赴廣州，對這個提議，曾國藩並不同意，他認爲嘉禮盡可採取安全的方式，何必冒大洋風濤之險，不如選擇郭氏老家湘陰爲宜。既然去年郭嵩燾嫁女可以在湘陰，由郭嵩燾主持，爲什麼今年娶媳婦不可以這樣辦呢？郭嵩燾的意思還是廣州好，到時可以由他這個做父親的親自主持，婚事辦得更

隆重些。但他還是理解曾國藩不願將女兒送到廣州的苦衷，同意女家送三千里，男家迎兩千里的方案，定於今年冬天在湘陰老家舉行儀式。四女的婚事算是妥當了。

至於滿女的婚事，他決定再緩一下。也許出於爹娘心疼滿兒女的心理，曾國藩特別喜歡這個女兒。他看女兒長得一臉寬厚和平的福相，越加感到要爲她選一個有出息、靠得住的夫婿，以彌補她生下來就缺乏父愛的不足。

曾國藩又親手爲媳婦和女兒們定了一個功課表，分爲四事。一食事：早飯後做小菜、點心、酒醬之類；二衣事：巳午刻紡花或織麻；三細工：中飯後，做針黹刺繡之類；四粗工：酉刻後做鞋或縫衣，一直到二更收工。他怕自己離家後，女兒媳婦們不能切實執行，於是在功課後寫上一段話：

吾家男子於看讀寫作四字缺一不可，婦女於衣食粗細缺一字不可。吾已教訓數年，總未作出一定規矩。吾即將北上剿捻，特定此日課，請夫人督促，親自驗功。食事則每日驗一次，衣事則三日驗一次，粗工則每月驗一次。每月須做成男鞋一雙、女鞋一雙。吾回江寧後，當作一總驗。家勤則興，人勤則健。既勤且健，永不貧賤。

還有一件大事沒有完成。

老九回籍後，曾國藩勉勵他百戰歸來再讀書，而他從小就對讀書缺乏興趣，這點，做大哥的自然清楚。眼下老九雖處境不利，但他畢竟立了大功，又以巡撫之高位開缺，且年富力強，今後必有再起之時，翰林出身的大哥有責任幫助兄弟在學識文章方面提高一步。

這半年來曾國藩從前代著名奏疏中選了賈誼、劉向、諸葛亮、陸贄、蘇軾、朱熹、王守仁等人的四十七篇，摹仿經筵官給皇上講書的形式，對每篇疏從內容到行文分段予以詳解，最後又給一個總評，並針對此篇再闡述一段爲文之道。曾國藩自信，當今天下，上自京師，下至鄉塾，能對歷代名奏疏分析得如此深刻精細的人不多。他從心裏樂於做這件事。他要以此作爲酬謝九弟的禮物。

從咸豐三年在長沙辦團練算起，到現在已整整十四年了。十四年的戰火生涯使他深刻地瞭解到，沙場上揮戈馳馬、身先士卒的本事，以他一介文弱書生，根本望塵莫及。這一點，當然不能苛求於帶兵的統帥，但如果都能具備，像岳飛、戚繼光那樣，就能在士卒中建立威信。另外，統帥還應具備熟讀兵書、洞悉全局、多謀善斷、博學廣識、審時度勢以及出奇制勝等等才能，從歷次的失敗教訓中，已證明自己的確還有

不足的地方。過去在翰林院，常認爲自己是屬於諸葛亮、李泌一類的人物，現在看來，眞是孟浪。好比李太白一樣，在詩文中的豪言壯語橫掃一切，古今豪傑都不在他的眼裏，其實並沒有圓滑處理世事的能力，以至於捲入永王造反的漩渦，險些丟了性命。曾國藩常常想，倘若自己有諸葛亮、李泌、裴度、王守仁那樣的領導能力，早就攻下金陵，也早就平定長毛了，用不著等到同治三年。要說自己在這方面還有點長處的話，那就是尚有自知之明，注意網羅人才，並放手讓他們去幹。剛開始仰仗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胡林翼，後來倚靠彭玉麟、楊岳斌、鮑超、左宗棠、李鴻章、曾國荃等人，尤其功勞巨大的就是胞弟國荃！他眞感謝父母送給他這樣一個爭氣的好兄弟！正因爲老九不可磨滅的功勳，使得他在世人面前維持住了應有的體面。出於感激，在汪海洋等殘部都消滅後，朝廷要曾國藩再提報一個兒子的履歷給予蔭封，他沒有提報紀鴻，卻報了曾國荃的長子曾紀瑞。也是出於感激，他還要輔導弟弟讀書作文，這半年來，不管事情如何多，精力如何不濟，曾國藩對此絲毫不敢倦怠。

他原想先批奏疏，再批古文、詩詞，他甚至還想爲九弟批幾部小說。當時帶兵的將領大都喜歡讀《三國演義》。曾國藩討厭這部書，他認爲書中講的打仗的事純粹是胡扯。他看重的是《紅樓夢》、《水滸傳》和《閱微草堂筆記》，尤其是《紅樓夢》，把人

情世態寫得那樣入木三分，常令他拍案叫絕。他知道曹雪芹是前江南織造曹頫的兒子，還特地到江寧織造局去仔細察看過署中的花園，尋覓大觀園的舊址，並興致勃勃地向織造春年詢問曹家舊事和五次接駕的盛況。關於這部書，曾國藩有不少感想，他也想與弟弟筆談，但現在即將出征，只得暫時擱下。爲表示對這件事的重視，他要紀澤將已完成的奏疏批解部分，恭恭正正地用小楷抄好，命人送回荷葉塘。

曾國藩對兒子的學問文章都不太滿意，令他滿意的是兒子的書法。紀澤從小好寫字，他便有意在這方面加以引導，十四歲離京時，紀澤已打下了札實的基礎，後幾年雖不能當面一一指點，曾國藩也常在家信中耐心地向兒子傳授寫字的要法，並時常要兒子寄字來由他批。兒子的字深得二王的精髓，端秀飄逸，時下大官員家裏的子弟，很少有幾個寫得出這樣好的字來。只是筆力不足，秀逸中缺乏剛勁之氣，正如他的爲人一樣，這大概稟於母親的天性。這點，曾國藩知道無法改變，因此，他不希望兒子今後當大官，尤其不能插手兵事，倘若能中進士點翰林，謀一個校書衡文的清閒之職，做父親的就心滿意足了。經過十天的日夜苦抄，紀澤把父親半年來的成果抄好了，又細心地裝訂成一冊。

「父親大人，兒子邊抄邊學，受益極大。兒子心想，這本稿子，不但對九叔極有

用，而且對後世學者都很有啓迪，可以單獨成一本書。你乾脆給它取個名字吧！」紀澤送上抄本時，鄭重地向父親建議。

「好哇！」曾國藩翻閱著兒子的抄本，見字字俊秀，頁頁清爽，很是高興。他望著兒子問：「取個什麼名字呢？」

「這要由父親來定，兒子豈敢妄議。」紀澤兄弟一向對父親敬之如神，畏之如虎，剛才的建議能被父親欣然採納，已使他大喜過望了，哪裏還敢得隴望蜀。

「好，你回書房去，我想想看。」曾國藩背著手在屋子裏踱了幾個來回，然後坐在案桌邊磨墨援筆，在抄本的扉頁上題下幾行字：

《棠棣》爲燕兄弟之作，《小宛》爲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而皆以脊令起興。蓋脊令起興最急，其用情最切。故《棠棣》以喻急難之誼，而《小宛》以喻征邁努力之忱。余久困兵間，溫甫沅甫兩弟之從軍，其初皆因急難而來。沅甫堅忍果摯，遂成大功，余用是在獲免於戾。因與沅弟常以暇逸相戒，期於夙興夜寐，無忝所生。爰取兩詩脊令之旨，名其堂曰鳴原堂，名斯稿爲《鳴原堂論文》。曾國藩記。

點評

曾家在風雨中立穩了腳跟，並成爲一方豪族，一方面歸功於曾國藩的建功立業，前途騰達，另一方面，得益於曾國藩治家有方。所謂「家和萬事興」，事業興衰，從這家人氣的興衰便知其兆。

還是古訓「修齊治平」。曾國藩除了爲國盡忠之外，還主持著一個龐大的家族。在這個家族裏，他是主要的梁柱，他的言行與一舉一動，都會直接影響這個家的家運，所以他對自己的妻妾、兄弟、子女都嚴格要求，無一例外。這是一個小小的王國，曾國藩是個操勞的君主。

對於妻妾，自然要求其克守婦道。中國傳統男外女內的分別是很清楚的。在今天看來這是一種性別歧視的不平等待遇，在當時卻有穩定家庭關係的重要作用。曾國藩納妾的要求甚高，一則品貌端莊，二則知書識禮。妾的地位很微妙，她必須處理好與老爺、元配夫人以及元配人子女的關係，若處理得好，可以成爲一家中的潤滑劑，若處理不好，往往引得爭風吃醋，鉤心鬥角，所謂「禍起蕭牆」，曾國藩深諳此理，一方面絕不輕易納妾。儘管元配夫人一再催促，他也「寧缺勿濫」。另一方面，妾一入門，

便給她講家風家道，目的是讓她明瞭這家的規矩，懂得自己的角色。讓小妾陳春燕印象最深的，恐怕還是新婚之夜將她遷至他室，曾國藩的這一舉動讓她深深體會到曾家正直嚴格的家風，也給她上了一堂曾家的入門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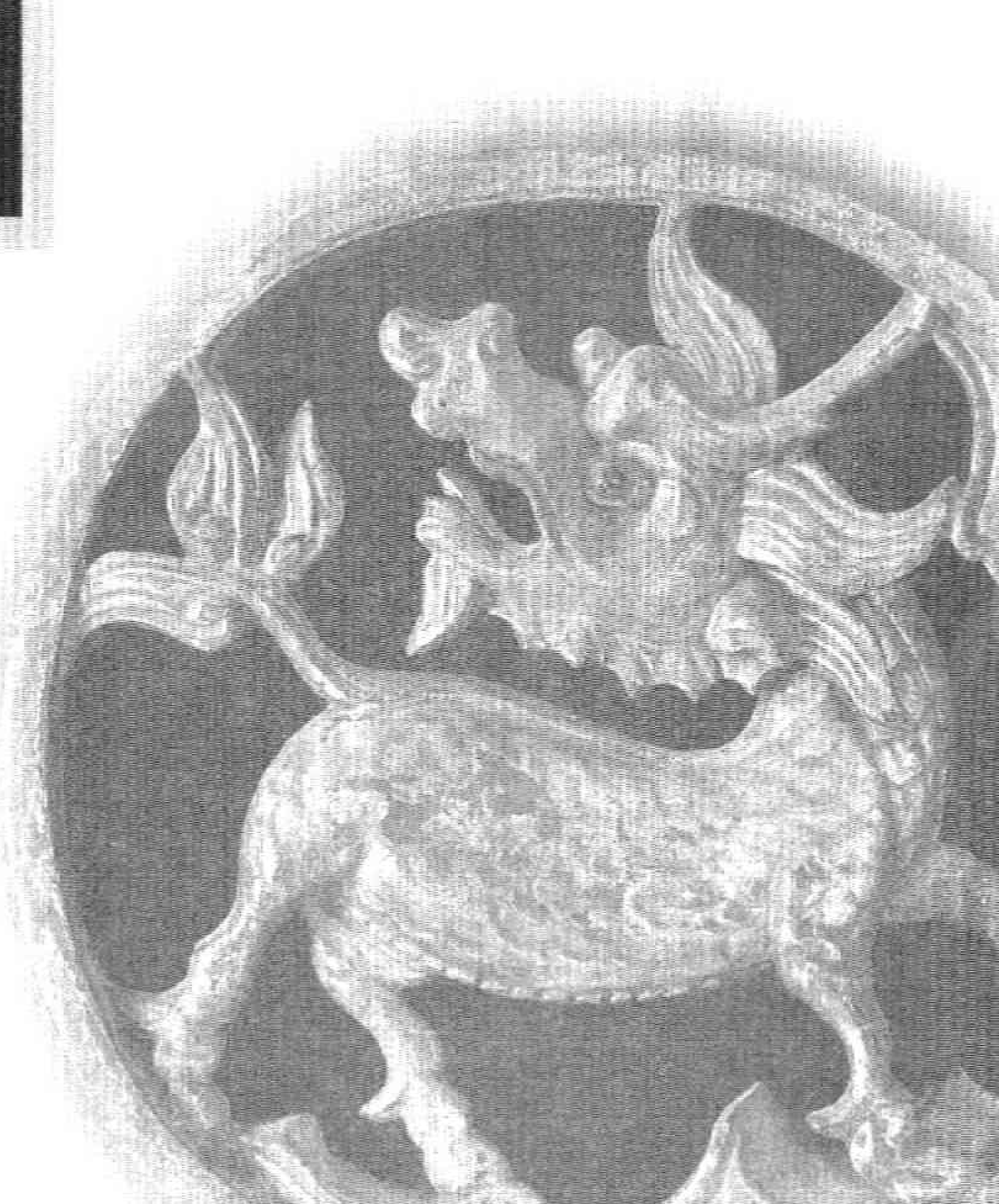
對於兄弟子女，曾國藩是大家長。近來印行的各種版本的《曾國藩家書》，便是曾國藩苦口婆心教誨子弟的心血。他在洋洋灑灑的家信中，勸導子弟刻苦攻讀，於處身行事，則要正直又要變道，在敘述中，多論身邊小事，循循善誘。在他的教導下，曾氏幾兄弟均得拜將封侯，子輩如曾紀澤則眼光高遠，成爲一代著名的外交家，爲國盡忠，爲家爭光。

曾國藩並非迂儒，他也懂得變道之法，這是他能在宦海的驚濤駭浪中不爲所動的原因，也是他治家成功的主因。

六弟曾國華莽撞衝動，其行不端。曾國藩之所以不讓曾國華重返軍營，一方面固然有「聖旨不可違」的原因，但同時，他也知道，曾國華不是掌兵權的料，其學識、品行都不足以擔此重任。身爲國家重臣，不能因私而壞大局，所以曾國藩權其利弊，給國華選了一條退避之路。

清官難斷家務事，但家務不順，何來清官。

第五章　高處不勝寒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同治八年，曾國藩進京覲見西太后。這次進京，達到了他終身榮耀的頂點。年關，內廷太監送來了慈禧太后親自寫的「福」字十張，又有各色絹箋四十張、湖筆三十支。這有個名目，叫做春帖子賞，只有內廷王公大臣、軍機大臣、鴻德殿、上書房、南書房、大學士才有資格得到。受賞的大臣每人都有十張「福」字，名爲兩宮太后親筆，實際上慈安太后從來不提筆寫字，慈禧太后也沒有這麼多精力每張都寫，絕大部分都是請翰林院或上書房的學士代筆。頒賞的大太監對曾國藩說：西太后講，送給別人的可以請人代筆，送給曾國藩的必須親自寫。曾國藩忙命紀鴻端出一百兩銀子酬謝大太監，並請他轉達對西太后格外鴻恩的感激。

元旦這天，曾國藩早早進了紫禁城，和百官一起，先隨同皇上行慶賀皇太后禮。皇上在慈寧門行禮，曾國藩和其他一二品大臣在長信門外行禮，然後在太和殿朝賀皇上。到了燈節這一天，曾國藩又隨皇上宴請蒙古、高麗各藩王，這是曾國藩一生最榮耀的一天。

布置一新的乾清宮比往日更加莊嚴堂皇。在清朝歷史上，這裏曾舉行過兩次名

宴：第一次是康熙六十一年，由中國在位最久的康熙皇帝所辦的千叟宴，宴請一千多位六十歲以上的老人；第二次在乾隆五十年，號稱十全老人的乾隆爺雖已七十六歲，但頗有雅興，所辦的千叟宴，出席者竟達三千多人，除大臣、中小官員外，還有平民百姓，甚至還有匠役參加，宴會後，每人還被賜枴杖一根。雖耗資巨大，卻也爲兩朝皇帝贏得了敬老尊賢、與民同樂的美譽，同時也使得乾清宮的宴席身分大大提高。每年的元旦、元宵、端午、中秋、重陽、冬至、除夕、萬壽等節日，乾清宮照例有大宴會，參加者都感到很榮幸。咸豐以來，國家多事，宮中的大宴大都取消，僅保留燈節和萬壽節兩次，因而正月十五日的大宴，便越發顯得隆重。乾清宮的宴會，曾國藩過去也曾出席多次，但那時他只是侍郎，聊陪末座而已。今天，他作爲漢大學士的領班出席盛宴，這是有清一代人臣所受到的最高禮遇。儘管曾國藩告誡自己要將功名利祿看淡，但他仍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因爲這畢竟是千千萬萬人羨慕不已的殊榮，也是他自己十幾年來夢寐以求的地位。

午正二刻，皇上出來了，韶樂高奏，百官一起跪下，同呼萬歲。待皇上在一大群宮女的簇擁下從正門走進乾清宮，升上寶座後，執事太監出來引導百官。滿員由倭仁帶領，從左門進；漢員由曾國藩帶領，從右門進。左門進的滿員一律坐在左邊，面向

西，倭仁坐第一位。從右門進的漢員一律坐在西邊，面向東，曾國藩坐第一位。桌爲一長條形几案，高一尺二寸，入席者先按預先指定的次序升墊，然後轉過身去對著皇上叩首，再轉過身盤腿坐好。

太監開始上菜了，先是上給皇上。一長串太監一人捧著一碗菜，恭恭敬敬地走上來，輕輕地放到桌面上，然後再躡手躡腳地離開。一道道菜色光彩奪目，弄得大家眼花撩亂，都不敢細看。直到碩大的桌面上擺得滿滿的才停止，一共一百零八碗。輪到上給臣子的時候，大家這才看清楚，最先上的是四個高腳掐絲琺瑯龍紋大碗，碗內裝著四樣珍肴：長白山熊掌、思茅廳孔雀肉、打箭爐犛牛肉、敦煌駝峰。接下來是八大碗，一色的黃釉雙龍牡丹紋碗，分裝雞、鴨、魚、肉、燕窩、海參、方餑、山楂糕。然後是每人一小碗白米飯，一碗雜膾。

雜膾裏有荷包蛋、豬內臟、粉條等。待到這些菜都上齊之後，倭仁和曾國藩各自在東西兩邊轉身，面對著皇上。這時，乾清宮內所有領宴的官員也一齊轉過身子，先叩一個頭，再一起高呼：「謝皇上聖恩，祝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小皇帝在寶座上略微點點頭，大家又轉過身來，開始吃那一小碗飯和雜膾，至於擺在眼前的那十二大碗菜，每個人都知道只是做樣子的，誰都不去動它。這時，四喜班的戲子登堂演出

了，在絲竹歌舞中，皇上毫無表情地端坐著，桌上的玉箸金碗未曾動一下；東西兩邊盤坐的滿漢官員們，都誠惶誠恐地低頭嚼飯喝湯，盡量不發出一丁點聲響。這便是天子與百官共度元宵佳節，雖然緊張乏味之極，遠不如在自己家裏與妻妾兒女共享天倫的快樂，但有幸與天子共餐，乾清宮裏所有領餐者，莫不感到無上榮耀和光彩！

太監們開始進來換菜了，八個太監走上臺，來到皇上身邊，把一百零八碗原封未動的菜輪流撤下，再換上一百零八個碟子，碟子上放著數不出名目的菜肴果品。在百官面前，則是每兩個太監一組，把長几擺出，又換過一條同樣的長几。几上放著果碟五個、菜碟十個。曾國藩定睛一看，碟子裏的東西都很普通，無非是梨棗橘餅、燻烤燜炒之類。兩旁廊廡裏重新奏起廟堂音樂，戲子們早已下去，領班大學士要向皇上領酒了。

往常都是由首座滿大學士祗領，今日破例，慈禧太后欽命曾國藩祗領。曾國藩起身脫去外褂，左手拿著一把銀製小酒壺，右手端著一只碧玉酒爵，必恭必敬地走到皇上面前，把壺與爵放在桌上，然後退下去，走到殿中央，跪下來。皇上身邊一個地位很高的大太監代替皇上向銀壺倒酒，再端起銀壺注酒於玉爵，隨後提著銀壺與玉爵走到曾國藩身邊。曾國藩站起，雙手從太監手裏接過玉爵，小飲一口，再跪下，叩首，

高聲念道：「謝皇上賜酒！」於是起身，端起銀壺玉爵回到座位。就在同時，東西兩邊長几上每個官員的面前都擺上了一個小酒壺和一個注滿酒的小酒杯。

曾國藩來到座位上，轉身面對皇上，率領百官又一次念道：「謝皇上賜酒！」各人把杯中的酒都喝了一口。四喜班的戲子又上來了。大家一邊看戲，一邊飲酒。太監們陸續給每人上奶茶一碗、湯圓一碗、山茶飲一碗。

宮門外，皇上的賞賜已分堆擺在桌上，每一堆物品上都有一張紅紙條，寫著受賞者的名字。這便意味著宴會將要結束。倭仁和曾國藩對望一眼，一起起身，率領滿漢官員魚貫而出，太監將賞物送來，各人接過賞物後，又面對著皇上寶座跪下，叩三個響頭。曾國藩領的賞物是：如意一柄、蟒袍一件、鼻煙一瓶、江綢袍褂料二幅，與倭仁和其他滿漢尚書所領賞賜一樣。

不致信肅順，以免遺下話柄

羅遵殿是安徽宿松人，一年前由湖北藩司任上調任浙江巡撫，與胡林翼關係極深。由於兩江總督何桂清嫉妒湘系人員，所以也很討厭羅遵殿。張玉良奉和春命帶兵援浙時，何桂清指示親信江蘇藩司王有齡，以視察蘇州城爲名，將張玉良留在蘇州兩天，結果貽誤軍情，致使羅遵殿城破後自殺。曾國藩很爲羅遵殿鳴不平，這天專程來到羅家弔唁。

他正與羅遵殿的兒子羅忠詁交談，忽見一人踉蹌地闖進靈堂，高呼：「淡翁！你死得好慘呀！」

曾國藩抬頭一看，原來是湖北糧臺總理閻敬銘。他走過去，握著閻敬銘的手問：「你是從武昌專程趕來的？」

閻敬銘說：「潤芝要我代他來宿松弔唁，他還有封信要給你。」

曾國藩點點頭，不再問了。

羅府家祭完畢，曾國藩請閻敬銘一同回到軍營。

「弔淡村是名，送它才是實。」進了內室後，閻敬銘從靴頁中間抽出一封信來，雙

手遞給曾國藩。

曾國藩想：這是一封什麼信，如此神祕！他一看信封，更感奇怪了：信封上寫的並不是他的名字，而是胡林翼的大名。拆開看時，才知這是肅順近日寫給胡林翼的一封密信。信上說的是這樣一件事：江南大營潰敗，皇上近來寢食不安；何桂清臨陣逃脫，皇上更爲憤恨。皇上打算在東南幾省內選一個可靠的人代替何桂清，爲此事垂詢過幾位親貴大臣。昨夜，皇上對肅順說，擬投胡林翼爲兩江總督。肅順聽後沈吟片刻，說：「胡林翼才學優長，足堪江督之職，但若調離，鄂撫一職則無人可代。」皇上問：「叫曾國藩任鄂撫如何？」肅順說：「六年前，皇上命曾國藩署鄂撫，幾天後又撤銷前命，曾國藩想必心中不快。事隔六年，又叫他任鄂撫，顯得皇上恩德不重，不如乾脆叫曾國藩作江督。胡與曾是好友，必定會協調合作。那時上下一氣，東南局面將有轉機。」皇上點頭說：「你考慮得是，就這樣辦吧！」

曾國藩看到這裏，激動得手微微發抖，心裏充滿著對肅順的無限感激。肅順最後寫道：

潤芝向來深明大義，顧全大局，想不會因此事而有芥蒂。望與曾滌生和衷

共濟，力挽狂瀾，建攻克江寧大功。異日建凌煙閣，同繪潤芝與滌生像於其首。

信的邊角還有一行小字：「請送與滌生一覽。」

曾國藩將信重新摺好，鄭重裝進信套，雙手遞回給閻敬銘，說：「煩你轉告潤芝，就說我已經拜讀了。」待閻敬銘將信又塞進靴頁中間，曾國藩問：「潤芝還說了些什麼？」

閻敬銘答：「潤芝要我告訴你，說難得皇上身邊有肅順這樣的賢臣，國家中興有望，可以放手大膽去幹一場了。」

「是呀！君聖相賢，國事有可爲。」曾國藩從心底深處湧出這句話。

「潤芝還說，欲復江寧，還得從皖省下手，建議沅甫帶吉字營速圍安慶。沅甫才大器大，足可獨當一面。」

「才根於器，確爲良論。」曾國藩笑道，「看來，我這個做哥哥的，還不如潤芝對沅甫瞭解得深透。你回去告訴潤芝，就說我按他的部署，立即調沅甫去安慶。」

「好，我不在宿松久留了，明天就回武昌。」

閻敬銘剛走，又響起敲門聲。「這麼晚了，還有誰來？」曾國藩心想。

門打開了，進來的是李鴻章。

「恩師，睡不著覺，想跟你老聊聊。」

李鴻章知道曾國藩有個好夜裏聊天的習慣。

「什麼事害得你睡不著，這可是少有。」

「恩師。」李鴻章坐下後，一本正經地說，「我想來想去，這江南大營的潰敵，不是壞事，是好事。」

「你也是這樣看的？」曾國藩暗自高興，李元度、左宗棠、胡林翼都能從江南大營的失敗中看到湘勇的轉機，現在李鴻章也持這種看法，他感到自己身邊的確有一批識見不凡的人才。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江南大營前些日子表面上熱火朝天，其實已種下了潰敗的禍根。現在全軍覆沒的大禍裏，又潛伏著戰事的轉機。」李鴻章兩眼發光，顯出一種胸有成竹的模樣。

「將會有什麼樣的轉機呢？」曾國藩問。他既想進一步測量李鴻章對事情的分析能力，又要憑他的分析來驗證自己的判斷。

「恩師，我以爲皇上從此將會對綠營失去信心，而把全部希望寄託在湘勇身上。這就是戰事的轉機。」

好個乖覺的李老二！曾國藩心裏稱讚著。他羨慕李文安好福氣，生下了一個這麼聰穎的兒子，倘若紀澤能像他一樣就好了。

「恩師，門生還有一種預感。」李鴻章把頭伸過去，靠近曾國藩，神祕地說，「何桂清肯定會被撤職，恩師極有可能出任兩江總督。」

「不要瞎說！」曾國藩小聲制止。

「是。門生不會對別人講，只是自己這樣想想罷了。」過一會，李鴻章又說，「恩師，門生想，湘勇水陸俱全，但還有欠缺。」

「缺什麼？」

「缺一支馬隊。」

「哦！」曾國藩點點頭，習慣性地半瞇起眼，靠在椅背上沈思著。很快，眼睛睜開了。他想起六弟曾說過，半瞇著眼睛看人，會讓人覺得倨傲，不易接近。要改！今後作了總督，位高權重，更要注意儀表的謙恭。李鴻章倒沒有注意這個變化，繼續說：

「長毛馬隊力量不強，但皖北的捻子卻擅長騎射，今後平息捻子，非有一支強悍的馬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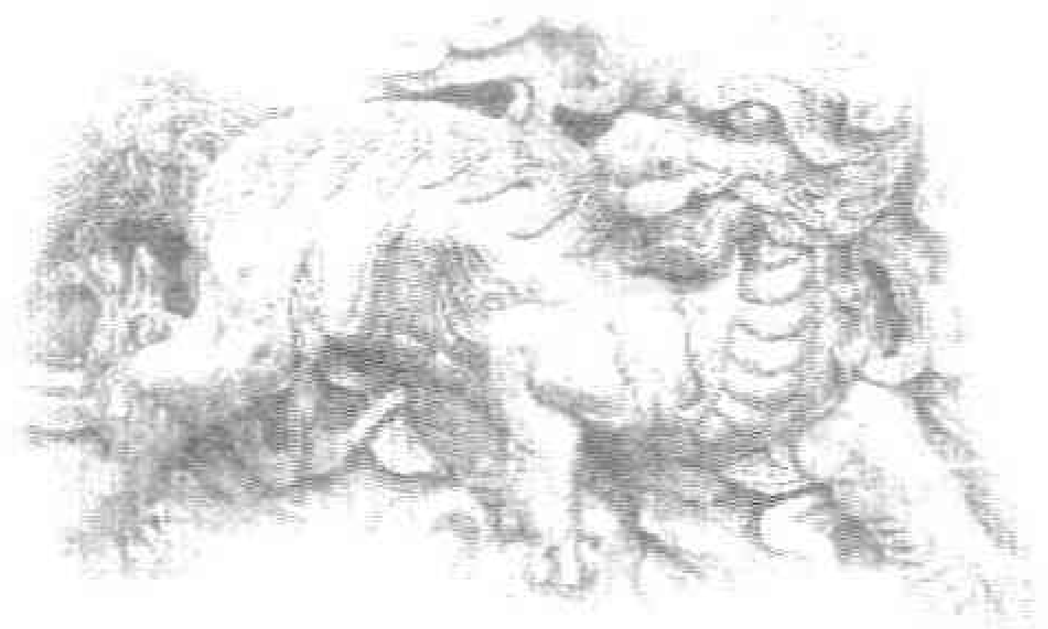
不可。」

「少荃，你考慮得長遠。」李鴻章的提醒很重要。皖省屬兩江的轄境，不能僅僅只想到眼前，還要慮及它今後的長治久安。「你準備一下，過幾天到皖北去招募五百慓悍的大漢，我再派人到口外去買五百匹好馬，由你來訓練一支馬隊如何？」

「恩師如此器重，門生一定要把這支馬隊訓練好！」李鴻章大喜過望，再隨便扯了幾句閒話，便起身回去了。

睡意給閻、李的談話全沖走了，曾國藩乾脆不上床睡覺，他覺得有許多事要趕快辦理。環視東南數省，只有自己最有資格任江督一職，看來肅順說的是實話。從咸豐三年帶勇以來，就巴望著這一天的到來。現在，這一天已屈指可數了，這個時候的兩江總督，其實就是與長毛作戰的最高統帥，要站在這個高度上作一番統籌全局的安排。然而過去歷任兩江總督的怡良、何桂清等人，都沒有看清自己的位置，或者看到了但手中無足夠的可直接調配的軍隊，也當不成眞正的統帥。曾國藩是可以充當這個職務的，他有自己的嫡系力量——湘勇，他要制定出一個深思熟慮、切實可行的用兵計劃，大大擴充湘勇，指揮兩江的綠營，做一個號令威嚴、三軍敬畏的統帥。想到這裏，曾國藩再一次湧起對肅順的感激之情。

他要給肅順寫一封極機密的信，專程派人送到北京去。曾國藩抽出一張紙來，慢慢地磨著墨。猛然，他記起了肅順要胡林翼將信給他看的話，心中生了疑問：爲什麼肅順要將這種絕密的事告訴自己和胡林翼呢？按道理，他不應該洩漏出來。「肅順要討好！」曾國藩心裏說，他冷靜下來想著，對於這個聖眷甚隆的協揆，曾國藩很清楚他的爲人。肅順精明幹練，魄力宏大，敢於重用漢人，瞧不起滿蒙親貴中的那些昏聵者。他爲人驕橫跋扈，獨斷專行。原來與恭王關係良好，後來仗著皇上的寵幸，連恭王也不放在眼裏了。今日的肅順，不就是歷史上的權臣嗎？恭王以及在他身後的滿蒙親貴，在朝廷中勢力很大，與他們相比，肅順勢孤力單。皇上雖說年輕，但據說有癆病，萬一有不幸，肅順豈是恭王的對手！他這樣明目張膽地拉攏自己，安撫胡林翼，豈不是心懷叵測？想到這裏，曾國藩心中感到有一點恐懼。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這樣的大事，還是謹愼爲佳，曾國藩停止磨墨，將紙收到抽屜裏。他決定不給肅順寫感謝信，即使上諭來了，也只按規矩辦事，給皇上上謝恩摺，不與肅順有私下的聯繫。



與門生李鴻章縱論天下人物

曾國藩年事已高，晚年最想見到的就是由自己一手栽培的得意門生李鴻章。他自知精力衰退，在政治上很難再有所作爲，於是這一年，快到年關的時候提筆寫了封信給李鴻章，讓他務必抽時間到江寧一趟，有要事相商。

接到恩師的手諭，直隸總督李鴻章不顧年關已近，百事叢雜，冒著嚴寒，經過長途跋涉，由保定來到江寧。去年，他從湖廣總督上調到直隸，接替恩師的職位，同時接手天津教案的掃尾工作。那些日子裏，師生二人就津案、洋務以及國家形勢作了多次推心置腹的深談。在這些方面，李鴻章完全贊同曾國藩的看法。尤其對興辦洋務，李鴻章表現出比恩師更大的熱情，而且腳踏實地地幹實事。在蘇撫任內，他籌建了上海炸彈局、蘇州機器局。在署江督任內，他不僅大大擴展江南機器總局，又獨立開辦了金陵製造局。李鴻章利用這些軍火工廠大批生產槍炮子彈，裝備淮軍，使淮軍成爲當時武器最爲精良的軍隊。他不顧人言，在捻軍被鎮壓後堅持不撤淮軍，並把劉銘傳、潘鼎新、張樹聲、吳長慶、周盛波、周盛傳，以及弟弟李鶴章、李昭慶都一一安置在掌管兵權的高位上，形成強大的羽翼。其兄李翰章又會做官，弟弟一調走，湖督

一職就落入他的手中。漢人同胞兄弟倆並世爲總督，在清朝開國以來尚無先例。朝野內外，都說李家已取代曾家，成爲天下臣民第一家了。曾國藩聽了，心裏有時也難免泛酸，但更多的是欣慰，甚至還有些感激。

學生勝過老師，不正是體現了老師識才育才的本事嗎？歐陽兆熊曾講過這樣一件事情：那年左宗棠在閩浙總督任上，他去福州看望老朋友，左宗棠曾放話說曾國藩不如自己。他對左宗棠說，帶兵打仗，曾國藩或許不如你，但識人用人的智慧卻遠勝於你。曾的門下人才濟濟，你的楚軍除了你外卻再無第二人。誰不如誰，後世自有公論。歐陽兆熊這番直爽的批評，說得左宗棠啞口無言，面有羞色。

左宗棠面有羞色，曾國藩得到了一些安慰，何況李翰章的事業對他來說也是息息相關！他非常明白，有李翰章的興盛和強大，就能確保他的事業後繼有人，他個人的名聲不會因人死而滅。縱觀數千年歷史，有多少人在世時聲勢顯赫，炙手可熱，人一死，屍骨未寒便遭唾棄鞭撻，一生名望盡掃於地。曾國藩知道自己在對待洋務和津案的處理方式上，結怨甚多，倘若沒有一個具強勢之人將自己的思想貫徹下去，並有些成就的話，一旦倒下，便有可能逃不掉鞭屍揚灰的結局。現在有了李鴻章，有了他的強大權勢和這麼多佔據要位的部屬兄弟，估計在二三十年內自己的聲譽還不至於下

墜。曾國藩對自己十年前選定李鴻章作爲傳人的決策很慶幸，並感激這個爭氣的門生，佩服他的堅強勝過自己。由此，曾國藩也寬容了李鴻章寵榮利祿計較太深的毛病，師生之間的關係進入一個相知相惜的新階段。

李鴻章在天津期間，親眼看見恩師面對清議的指責、津民的憤恨，如處冰火的艱難處境，望著恩師每下愈況的病軀，他有預感恩師來日無多了。當讀到這次手諭中「此次晤面後或將永訣，當以大事相託」的話時，李鴻章遂不顧一切南下江寧。

在見面之後，曾國藩把容閎選拔幼童出國留學的建議提了出來，李鴻章立即欣然贊同，並認爲這是徐圖自強的根本措施。爲保證此事達到預期的效果，李鴻章還提出了許多具體意見，使這個被後人譽之爲中華創始之舉、古來未有之業的大膽設想臻於成熟。曾國藩這幾天很興奮，和李鴻章反覆再三討論各項細節，最後決定由李鴻章擬稿，二人會銜上奏。

李鴻章明天就要起程了。中午，曾國藩在督署內設宴爲他餞行。官場要員和故舊好友齊聚一堂，給這位年富力強、功大位顯的協辦大學士敬獻一杯杯美酒，塡塞滿耳的奉承話。李鴻章很高興，但也微感納悶：恩師說有大事相託，但這些天來除了商談遣派幼童出洋留學的事情外，並沒有說上幾句心腹話。大事，難道指的就是這件事

嗎？

午後，天氣突然轉好。正在書齋裏飲茶的曾國藩突然興趣大增，笑著對李鴻章說：「少荃，去看看我們湖南的湘妃竹吧！」

「上哪裏去看？」李鴻章顯然被恩師的話弄糊塗了。

「你隨我來。」

曾國藩起身，李鴻章緊跟在後，兩人來到西花園。這西花園本是李鴻章設計的，當年一把大火把天王宮燒得變成瓦礫場，什麼都被燒毀了，唯獨那艘石舫不曾受到絲毫影響，依舊好好地停泊在原處。同治四年曾國藩赴捻戰前線，李鴻章署理江督，開始籌劃重新修建督署。有人建議將石舫炸掉，被李鴻章制止。今天，當他看到浮游在碧波中的石舫時，頓生親切感，他興致勃勃地穿過九曲橋，在石舫上細細地端詳了好一陣子，才尾隨恩師來到湖岸邊的竹林旁。

曾國藩將門生引進藝篁館，在中間一張小方桌邊坐下。桌面鋪了一塊白布，上面擺了幾樣糕點，房子裏早生好了木炭火，暖融融的，僕人過來斟好兩碗熱茶。

「少荃，這就是從洞庭湖君山移來的湘妃竹。」曾國藩靠在棉墊椅背上，指著窗外的小竹林，對李鴻章說：「你以前見過這種竹子嗎？」

「沒有。」李鴻章答應一聲，對著窗外看了一眼，然後走出藝篁館，來到竹林裏，他要仔細欣賞這一片有著神話色彩的罕見竹林。

李鴻章一連看了幾十根竹子，在竹林中眷戀許久，才依依不捨地回到藝篁館，坐在老師的對面。他喝了一口熱茶，饒有興趣地問：「恩師，這竹子移來多久了？」

「還不到一個月，現在長得還可以，假若能在這裏世世代代札下根，就眞是一件大好事。」曾國藩笑意盈盈。

李鴻章突然覺得，老師對成功移植斑竹的喜悅之情，甚至超過了當年奪取江寧的感覺。

「恩師，您送幾根給我吧，讓老四把它種到廬州李家寨去！」李鴻章說，那莊重的神態很像當年向曾國藩請求籌建淮軍的情景。

「行！」曾國藩爽快地答應，「如果明年這批斑竹還能如此枝繁葉茂的話，我一定送四十根給你。你四兄弟一人十根，這裏還留五十根，我五兄弟也一人十根。」

這句看似普通的話語，其中包含著怎樣的情誼，李鴻章一聽就明白了。他十分感激地說：「謝恩師！」

「喝口熱茶吧！」僕人來到石桌邊，將原先的冷茶撤去，換上熱茶時，曾國藩對李

鴻章說：「少荃，你知道我爲何喜歡湘妃竹嗎？」

「因爲此竹是恩師家鄉的特產，恩師看著它，猶如回到了家鄉。」李鴻章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說得對，但還不只是這一層意思。」曾國藩撫鬚微笑。

「因爲此竹還有一個美麗動人的傳說，使得它比別的竹子更讓人喜愛。」李鴻章立刻加以補充。

「說得好，但還不完全。」

「那……」李鴻章略停片刻，嬉笑著說，「門生愚陋，實在想不出了。」

以李鴻章的敏捷才思，莫說兩層原因，就是一口氣說上十層八層都不要緊，但他有意不說了。一來他素知恩師城府極深，恩師心中的意念不是他能輕易道出的；二來他要在恩師面前保持著虛心求教的晚輩形象，寧可不再猜下去，請恩師賜教，也不要逞強顯能，使乖賣巧。李鴻章終於磨練出來了，恃才自負的淮軍首領，過去是不會想到這一點的。

「湘人愛斑竹，老朽尤重之，物以稀爲貴，古有舜王南巡，客死蒼梧，娥皇、女英尋夫不見，淚灑竹林自投湘江的那一段傳說，這的確是斑竹受人喜愛的原因。老朽看

重斑竹，主要是從斑竹身上聯想到了一種血性。娥皇、女英明知舜王已死，不可再見，卻偏要南下尋找，尋不著，則投水自盡，以身相殉，這是什麼道理呢？是知其不可而爲之的血性，是以死報答知遇之恩的證明，是對目標的追求至死不渝的表徵！」

李鴻章聽著聽著，不禁肅然起敬。他的腦子裏漸漸浮現出二十七年前的碾兒胡同書房，恩師在給他講《詩經》中的借物喻志，講先賢的品德節操……身爲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一等肅毅伯的李鴻章，在恩師的面前，仍有一種當年作學生時的凜然崇敬之感。他在深思恩師這番話中的深遠含義。

「少荃，這次我們師徒在江寧晤面，說不定是今生今世的最後一面了。」曾國藩的聲調突然變了，過往的意氣風發、慷慨激昂被一種華年已逝的惆悵情緒所代替。

「恩師精力如昔，門生今後求教的日子還長哩！」李鴻章心中憮然，臉上仍泰然無事地微笑著，像是不把這話當作一回事。

「你不知道，我的腳已腫了好幾個月了。」曾國藩把腳伸前一步。「俗話說男怕穿靴，女怕戴帽，這腳發腫是一個極壞的預兆。」

「不要緊的。我回保定後，爲恩師尋一個專治此病的良醫來。」李鴻章注視著曾國藩的腳，安慰道。

「不必了。」曾國藩恢復了常態，「這二十年來，我已死過幾次了。死，對我來說，不值得害怕。把你從保定請來，是想在死前跟你說幾句重要的話。少荃，時勢把我們師徒綁在一起，塞進了同一艘船中。」

天空的裂雲漸漸聚合，溫暖燦爛的冬日又被陰霾所掩蓋。李鴻章感覺到胸口有點堵塞，身上添了一份寒意。他肅然答道：「這些年來，門生追隨恩師做了一點事，雖是時勢所促成，但恩師獎掖提攜之大恩，門生豈敢須臾淡忘！」

「當年在京師初見賢弟之面，老夫便將賢弟許爲偉器。丁未年賢弟打馬進玉堂，我視你與郭筠仙、帥遠澤、陳作梅爲丁未四君子。安慶攻下後，我請賢弟招募淮軍，東下上海，後又以蘇撫一職密薦。我一生庸碌，無所建樹，唯一可安慰的就是看準了賢弟這個可寄重任的大才，要說報答皇恩，留聲後世，也僅此一樁而已。」

曾國藩一往情深地追憶著往事，這些由衷的贊許，引起李鴻章一股激動莫名的心情。李以近於哽咽的聲音說：「門生微薄之勞，與恩師巍巍功德相比，如燭火之於日月，沙丘之比泰嶽，何況這點勞績，也包括在恩師一生的動業之中。」

「十年來，湘淮兩軍、曾李兩家爲世所矚目。前人說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老朽近年來常有憂讒畏譏之患，時存履薄臨深之感，這是老朽與生俱來的膽氣薄弱、遇事膽

顧的本性，所喜賢弟豪邁堅強，敢作敢爲，在心性上勝我許多，這是老朽最感欣慰之處。」

「門生也經常有空虛怯弱的時候，尤當事機不順、夜闌更深之時更是如此。」李鴻章向以鐵腕強硬著稱，這是他在人前第一次表示自己也有虛弱的一面。

「我想再硬再強的人，這點怯弱感總是難免的。蘇長公說，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人在天地滄海之間是何等短暫藐小，能不怯弱嗎？」曾國藩淡淡一笑。僕人過來換上熱茶，曾國藩喝了兩大口，李鴻章也淺啜了一口。

偏西的太陽被陰雲壓抑多時，終於又掙扎出來了。

「我自知來日無多，而賢弟正如日中天，方興未艾，前途極宜珍重，我有幾句心腹話要對賢弟說。」曾國藩凝重地對凜然端坐的門生說，「湘淮軍自創建以來，平長毛滅捻寇，殺人不計其數，仇敵遍於天下，自然不消說。還有一層，不知賢弟可曾注意到，湘淮軍之所以取得勝利，乃因破除祖宗成法、世俗習見。」

「門生知道。」李鴻章點點頭，「我朝兵權握在中樞，從不下移。過去川楚白蓮教造反，各地建起團練，參與鎮反，然事畢團練即全部解散。湘淮軍爲平定長毛捻寇之主力，一反成例。長毛平後，恩師遵成法將湘勇陸師撤去十之八九，但水師仍基本保

留，並轉爲經制之師。捻寇平後，淮軍撤去不過十之二三罷了。這些都與世俗文法不大相合。」

「對！你見事明白。」對李鴻章的回答，曾國藩十分滿意。「湘淮軍不反世俗文法，則不可成事；湘淮軍一反成法，則又貽下無窮後患。有人說，將爲唐之藩鎮、晉之八王之先聲，非危言聳聽，實見微知著也。我生性顧慮甚多，懾於各種壓力，同治三年江寧收復後，強行大撤湘軍，雖一時免去不少口舌，但終究缺乏遠見。後賢弟淮軍平捻亂以成大功，賢弟氣度恢廓，近年來不但不撤淮軍，反而大量用洋槍洋炮裝備，使其成爲當今天下第一勁旅。對於此事，朝野議論甚多，甚至有人以董卓、曹操視之，疑有非常之舉。」

說到這裏，曾國藩又端起茶杯喝水，並留意李鴻章的反應，只見他神態自若，並不因世有董、曹之譏而動容。曾國藩心裏歎道：「這就是李少荃，他到底與我大不相同。」

「這當然是無識者淺見。」曾國藩接下去說，「當今內亂雖平，外患不已，大清江山時有被蹂躪之虞，八旗、綠營不能做依靠，前事已見，保太后皇上之安，衛神州華夏之固，日後全仗賢弟之淮軍。另外，維護我湘淮軍十多年來破世俗文法之成果，亦

只有指望強大淮軍的存在。這就是我要跟你說的第一點，今後不論有多大的風波與起，淮軍只可加強不可削弱，這點絕不能動搖。」

「請恩師放心，只要門生一息尚存，這一點一定謹守不渝！」李鴻章語氣堅定地表示。他沒有保君衛國的強烈神聖使命感，也並非有維護湘淮兩軍破除世俗文法戰果的深遠認識，他只有一個明確的觀點：亂世之中，手裏的刀把子不能鬆，這是一切賴以存在的基礎。不過，曾國藩的這些話也給了他警示，他今後可用保君衛國的響亮口號來提高淮軍的戰鬥力，而一旦淮軍眞的成了天下獨一無二的勁旅，無論是誰也不敢說撤銷一類的混帳話了！

「長毛平後，我曾期望國家即刻中興，誰知捻亂又起；捻亂平後，以爲可以放手了，不料又發生津案。在處理津案時，我已力盡神散，自知不能再有任何作爲了，而朝野又對津案的處置分歧甚大，一時尚難望彌縫，中興何時到來，看目前形勢，實難預卜。然我輩天生異於流俗，以天下興亡爲己任，知難而進，甚至知其不可爲而強爲之。數十年來，我知辦事之難，在人心不正，風俗不厚，而正人心厚風俗，實賴一二人默運於淵深微末之中，而起後人亦爲之和，天亦爲之應。我與賢弟，正是屬於這一二人之列。我力求先正己身，同時大力培養人才，造就好官，將他們當作種子，期待

他們開花結果，實現天下應和的局面。可惜此事辦得不成功，爾後尚需賢弟時時自覺身處天下表率，並且要多多培植人才，援引好官，到了普天之下都來應和的時候，風俗自然改變，康乾盛世當可重睹。這是我要與賢弟談的第二點。」

說到人才，李鴻章一向最佩服曾國藩的知人善任，於是趁機問：「恩師，門生閱歷有限，又常帶兵打仗，無暇深究當今一些重要人物。恩師向以識人精微著稱，是否可將他們略加品評，以便門生心中有數？」

曾國藩上下梳理著長鬚，沈思良久，才慢慢地說：「品評人物，從來非易，身處高位之人，一言可定人終身，對這類話尤須謹慎。我向來不輕易議論別人，即因爲此。今日晤談，非比尋常，有些話再不說，恐日後永無機會了。不過，我也只是隨便說說，你聽後記在心裏就行了，不必把它作爲定評，更不要對旁人說起。當今海內第一號人物，當屬在西北的左季高。此人雄才大略，用兵打仗，自是第一好手；待人耿直，廉潔自守，亦不失爲一良友賢吏。但喜出格恭維，自負偏激，這些毛病常常害得他吃虧，而他自己並不明白。金陵收復後，他不與我通往來，後人也許以爲我們胸中有隙。其實我們所爭的在兵略國事，不在私情。我一直認爲他是大清開國以來少見之將才。我想，他若平心靜氣地談起我，大概也不會把我說得一無是處。」

李鴻章說：「門生聽楊昌濬說，浙江的餉銀只要晚到幾天，左季高便會火速函催，不管青紅皂白，開口便嚴厲責問：你的官是誰給你的？誤了我的大事，我立即參掉你的巡撫！」

「這就是左季高！」曾國藩笑道，「這話只有他說得出。左宗棠之下當數彭玉麟。此人極富血性，光明磊落，嫉惡如仇，且淡泊名利，重情重義，我常說他是天下一奇男子。他每次都跟我說起他要回退省庵去。」

「他曾對我講過，陳廣敷先生有次仔細看了他的骨相，說他前世是南嶽一老僧。」李鴻章插話。

「這或許是眞的。」曾國藩正色道，「廣敷先生的相看得很準。他要回退省庵，我也不再強難他了。今後小事，你也不要再去驚動他。倘若洋人與我有戰事，你用忠義二字一激，我料他哪怕七八十歲，也會像老廉頗一樣勇赴前線。」

李鴻章點頭應允。

「此外還有郭筠仙。他前幾年在粵與寄雲鬧得不可開交，於情於理，自是筠仙不對。早年在都中，寄雲見筠仙文采，便極欲納交，央我從中介紹。後任湘撫，又屢思延之入幕，比任粵督，寄雲才具固然不如筠仙，但畢竟有德與筠仙，而筠仙與寄雲爭

權，弄得督撫不和。筠仙自己亦不檢點。先是棄錢氏夫人，後迎錢氏入門，其老妾命服相見。住房，夫人居下首，妾居上首，進撫署則與夫人、如夫人三乘綠呢大轎一齊入大門。你看，輿論怎不鼎沸？而筠仙竟悍然不顧。」

「怪不得粵撫做不下去了。」這些趣聞，李鴻章聽得津津有味。

「不過話又說回來，筠仙之才，海內罕有其匹，然才華不在封疆拜侯。他才子氣重，不堪繁劇。他只能出主意、獻計謀，運籌於帷幄之中。他對洋務極有見解，明年合適的時候，我擬保薦他出洋考察一次，他的所見必定會比志剛、斌春要深刻得多。我觀他的氣色，絕不是老於長沙城南書院的樣子，說不定晚年還有一番驚人之舉，達到一生事業的頂峰。」

「我對這個同年多少有點瞭解，他最適宜與洋人交往。去年津案發生，舉國主張強硬，反對柔讓，筠仙力排眾議，反對不負責任的清議，眞正難能可貴。」

「是呀，他在這方面的見識遠勝流俗，也勝過孟容。」曾國藩說，「另外，劉印渠長厚謙下，心地亦端正，性能下人，是有福之相。官秀峰城府甚深，與人交往不誠，然止容身保位尚無險陂。沈幼丹胸次狹窄而本事不小。楊厚庵病重，臥床不起，他學問不足，事業怕就做到這一步了。黃翼升人極老實廉潔，但本事不足，長江水師提督

一職，今後遇到合適的人再更換。丁日昌精明能幹，辦洋務是一把好手，但操守方面欠檢點，非議頗多。」

「關於丁日昌的議論我也聽說過，天津有人罵他丁鬼子。此人有點像門生，做事太不留後路。」李鴻章自嘲似地笑了笑。

「近日戶部有一摺，言減漕事，據說是王文韶。你認識此人嗎？」

「沒見過。」

「這道摺子寫得好，此人有宰相之才，今後要注意接納。」

李鴻章在心裏記下了這個人的名字。

「至於令兄筱荃，血性不如你，但深穩又過之。」

「恩師，你看門生最大的不足在哪裏？」

李鴻章心智大開，冷不防向曾國藩提出這個問題，憑他多年與老師相處的經驗，知道用這種突然發問的方式，往往可以得到老師最直率的眞言。這一招果然奏效。曾國藩隨口答道：「你的不足在欠容忍。我一生別無長處，就在這點上比你強。在京師時，邵位西便看出來了，他說我死後當文韌公，雖是戲言，卻眞說到重點上。我那年給你講的挺經第一條，你還記得嗎？」

「記得，記得。」李鴻章連聲答道。那年曾國藩說的兩個鄉下人在田坎上互不相讓的故事，給他極深的印象。他曾經認眞思考過一段時間，體會出在這個小故事裏面所包含的意義，但他猜不透老師在這個時候提出這件事的用意。「恩師，門生和其他幕僚當時都猜不透那個故事中的含義，請說明一下吧！」

望著李鴻章這副虔誠的態度，曾國藩笑了，「其實也沒有什麼很深的含義，一樁鄉下時常可見的小事罷了。都是兩個強人，在哪裏挺著，看哪個挺得久，不能堅持下去的自然就輸了。我年輕時就喜歡與人比耐力，現在老了，耐力也差了，所以提醒你注意，世間事誰勝誰負，有時就看能不能堅持下去。」

李鴻章似有所悟地點頭表示贊同。隔了一會兒，他說：「門生當時想，恩師這個故事，是要告誡我們：天下之事，在局外吶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身入局，挺膺負責，如同那個老頭子樣，乃有成事之望。好比後來發生的天津教案，主戰者全是局外之人，他們不負責任，徒尚意氣，倘若讓他們入局負責，也不會喊得那麼起勁了。門生這個理解，不知有道理否？」

「有道理。」曾國藩會心一笑。心裏想：這個聰明過人的李鴻章，眞的能見人之所不能見，發人之所不能發，你看他把那個爭過田坎的小故事，與津案輿論聯繫得天衣

無縫！

「第三件大事，是希望賢弟把鴻圖自強的事業進行到底。這一兩年先要把選派幼童出洋一事辦好。賢弟於此成績斐然，我最爲放心。」

說起辦洋務，李鴻章興趣最大，也自認爲研究最深，他不自覺地高談闊論起來：

「洋務非辦不可！歐洲各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東北，闖入我邊疆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載，亙古之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以如天之度，一概與之立約通商，合地球東西南北九萬里之遙皆聚於中國，這的確是三千年一大變局。中國之弓矛、長槍、土炮，不能敵洋人之來福槍炮，中國之舟楫艇船，不能敵洋人之輪機兵船，故而受制於洋人。處今日之局勢而奢言攘夷，驅逐出境等等，而虛妄之論，即欲保和局、守疆土，若無槍炮船艦，亦是空話。門生以爲，自強之道在師其所能，奪其所恃，故不能不辦機器局，辦造船廠。門生想，洋人之槍炮船艦，也不過創製於百數十年間，就能持之而侵凌我中國。若我們果能深通其法，就能造出和洋人一樣的船炮，說不定還可超過他們，那時就不愁攘夷自立了。所以門生極爲贊成派幼童出國留洋之事，並竭盡全力協助恩師辦好。」

曾國藩握鬚凝神聽完李鴻章這番宏論，對他所提出的「三千年一大變局」的論點

激賞不已。這是一句振聾發聵的呼喊，但願太后、皇上、中樞大臣，以及各省督、撫、將軍、提督都能聽到這聲呼喊！

「少荃，你以『三千年一大變局』這句話來概括今日形勢，非常簡明動聽。你回保定後，就以這句話爲宗旨，把剛才說過的這些內容，給太后、皇上上一個摺子，讓天下人都能受到震動。」

「好，我回去就寫。」李鴻章早有這個想法了，他要給醇王和像不久前去世的倭仁一類的人敲敲警鐘。

「少荃，有一點我要提醒你，無論辦洋務也好，引用洋人的好辦法、好制度也好，甚至派人留洋也好，有一件基本的事情要時刻記住，那就是必須以我中華名教爲本。這個意思，你的幕僚馮桂芬早在十年前便用最明確的語言表達了：『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爲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這句話我很讚賞。」

「這也是門生的意思。」

「那就好。」曾國藩滿意地頷首。「洋人的長處要學，老祖宗的衣缽更不能丟！」

稍停片刻，他又問：「少荃，直隸是外交第一要衝，這一年多來，你與洋人交涉，是抱著什麼樣的態度？」

李鴻章思索一會，說：「門生與洋人交往，也無固定的態度。洋人狡詐，門生只同他們打痞子腔。」

只見曾國藩以手撫鬚，久久不語。李鴻章知此話說得不得體，便不再說下去了。

「啊，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你的痞子腔是何打法，你打兩句聽聽。」曾國藩輕撫著花白的鬍鬚好一會兒，慢慢地說出這兩句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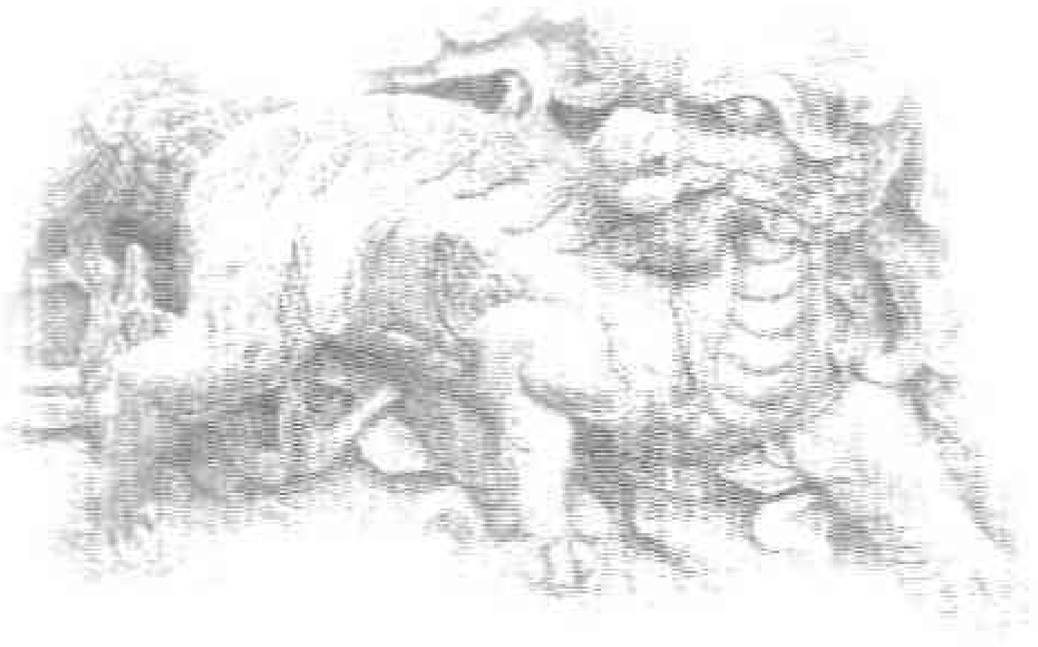
李鴻章忙說：「門生是信口胡說的，究竟應以何種態度與洋人打交道，還求恩師指點。」

曾國藩的手仍未離開鬍鬚，凝視李鴻章良久，說：「依我看，還是一個誠字適當，誠能動人。洋人亦是人，中國人可以誠動之，洋人豈能例外？我們眼下既無實力，你如何虛強造作，他看得明明白白，那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雖不能佔到便宜，也不致過於吃虧。無論如何，腳踏實地，想來比痞子腔靠得住些，你說是嗎？」

「是，是。」李鴻章點頭不已，「門生今後一定遵循恩師的教誨辦理，與洋人推誠相見。」

這時，曾國藩對著窗外的僕人招招手。那人進來，雙手捧著一個約七寸長三寸

寬、以暗紅織錦飾面的精美玉球。他指著玉球對李鴻章說：「這兩個和闐玉球，原是穆中堂的愛物，在他的手心裏轉過二十餘年。咸豐四年穆相病重期間，託康福將它們送給我了。從那時起，這兩個玉球在我的手心裏又轉過十七八年了。現在，我再也不需要它了。賢弟目前精力充沛，然亦須早加保養。明天是個晴天，正好啓程，我一生無奇珍異寶，穆中堂的這兩個玉球，就轉送給你，權作我留給你的一點紀念吧，願賢弟爲國珍重！」



點評

高手下棋，必先知數招，一則免於落入圈套，二則反可處處引君入甕。在官場中行事，這點更加重要。因爲輸了一盤棋還可重開戰局，若換了宦海相爭，一招失誤，恐怕連性命都保不住，哪裏還來得及後悔。

曾國藩爲官數十年，就像他說過的話：「死也死過好幾次了」，自然對宦海兇險瞭若指掌。

肅順本非風雅敦厚之人，早年以滿族貴族的身分入主，精明幹練，又願任事，故咸豐委之重任。一旦位高，飛揚跋扈，朝中三公大臣多有得罪，日久勢單力孤。當然他也有高明的一面，即十分看重漢人。《清代野史大觀》載：肅順嘗謂人曰：「咱們旗人渾蛋多，懂得什麼？漢人是得罪不起的，他那支筆厲害得很。」故其受賄亦只受旗人，不受漢人也。

清祖制漢人不能掌兵權，降至太平之亂，八旗綠營不敵，曾國藩等舉辦團練，實自辦軍隊，朝廷雖心存芥蒂，終默以之，其中不乏肅順之力。

但如前所述，肅順終非賢相，更無遠見，曾國藩對此當然清楚，所以儘管獲薦感

激萬分，仍能維持清醒，裝聾作啞，不落圈套。

事實證明曾國藩是對的，沒兩年（一八六一年）咸豐駕崩，慈禧與恭親王聯手發動辛酉政變，肅順伏法，軍機處淡出政壇。想必曾國藩得知此事時一定別有感觸。

曾國藩是用人的高手。曾國藩以一位儒生的身分，卻能平定國家亂事，迨「同治中興」，用人得當是關鍵，這一點頗似劉邦。韓信善於帶兵，劉邦不會帶兵打仗，卻善「將將」，終得天下。

曾國藩對李鴻章所舉數人皆切中肯綮。其中對郭崇燾的預言一一應驗。郭早期隨曾國藩演練湘軍，與曾的關係非同一般。戰事吃緊時又四處籌餉，頗爲用心，但正如曾國藩所言，「萬馬氣重」，得罪不少人，宦海幾經沈浮。後因識洋務，於一八七六年「滇案」後，奉命代表朝廷使英道歉，後任駐英公使，成爲中國歷史上首任駐外公使，一八七八年兼任駐法公使。他泛遊歐洲，見多識廣，對洋務運動貢獻良多，但終因長期與副使不和，卸任回國。

曾國藩最主要的成功之因在於他知人善用。這一點對於今天的當政者或企業領袖來說，是很值得借鑑的。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從曾國藩看處事智慧／逍遙師父，夏天編著.
-- 初版. -- 臺北縣中和市 : 大步文化, 2001〔民90〕
面 ： 公分. --（名人館：6）
ISBN 957-480-581-6（平裝） 1.謀略學 － 通俗作品
177 90012660

從曾國藩看處事智慧

名人館06

定價/199 元

發 行 人 胡明威
編 者 逍遙師父·夏天 執行編輯 廖呈彩
企劃印務 范揚松 行政祕書 余綺華·高伊姿
出 版 者 大步文化
台北縣 235 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50號5樓
TEL:(02)2245-2239 . FAX:(02)2245-9154
郵政劃撥 戶名 ： 漢湘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 ： 1697754-9
E-mail hansnian @mail.book4u.com.tw
登 記 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1050號
法律顧問 文聞·黃福雄·蔡兆誠·王玉楚律師
電腦排版 鄭凱夫
內文製版 家昌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內文印刷 隆興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裝 訂 吉翔裝訂印刷有限公司 TEL:(02)2962-7511
線上總代理：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 ： //www.book4u.com.tw
紙本書平台 ▶ 華文網網路書店
瀏覽電子書 ▶ 華文電子書中心
下載電子書 ▶ Online Books電子書中心

初版一刷 2001年10月
ISBN 957-480-581-6
香港總經銷 ● 漢源圖書有限公司
地 址 ● 香港九龍觀塘開源道55號開聯工業中心A座1226
電 話 ● 002-852-23438466
傳 眞 ● 002-852-23438440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者，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總經銷：
JAURYH CULTURE
朝日閱讀·快樂滿足
朝日文化
進退貨地址：北縣中和市橋安街15巷1號7F
TEL：(02)2249-7714 FAX：(02)2249-8715
戶名：朝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帳號：19088440

從曾國藩看處世智慧

名滿天下的曾國藩，擁有滿腹的才華和過人的膽識，
在他獨特的處世哲學裡有正反兩極的評價，
與他師徒之間的恩怨情愁更使得人們無法真正看清他。
究竟此人物在世人的眼裡評價如何?
何謂對與錯? 都將留待讀著細心回味……